

殘本一

魏書

五至十一

翁文端公硃批三國志

邑後學趙士蓮
潤之甫珍藏



原件短缺 缺卷1~4

魏書五

三國志五

后妃傳第五

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嬙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廢興存亡恒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惟色其崇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漢制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帝妃曰皇后其餘內官十有四等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婕妤有容華有美人文帝增貴嬪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脩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

其位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
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
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脩容比亭侯脩儀比關內侯健仔
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

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文帝母也本倡家

魏書曰后以漢延熹三年十二月己巳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

室移曰父敬侯怪之年二十太祖於譙納后為妾後隨太祖至洛及

董卓為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至
洛者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

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建

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為繼室諸子無母者太祖皆令后養之

魏略曰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修及清河長公主劉早終丁養子修亡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都不復念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云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太祖到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顧又不應太祖却行立於戶外復云得無尚可邪遂不應太祖曰真訣矣遂與絕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為嫡加有

子修丁視后母子不足后為繼室不念舊惡因太祖出行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巳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邪其後丁亡后請太祖殯葬許之乃葬許城南後太祖病困自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於心未嘗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修若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

魏書曰后性約儉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偽故取其中者文帝為太子左右長御賀后

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不

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

遺乎長御還具以語太祖太祖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

為難二十四年拜為王后策曰夫人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

今進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滅國內死罪一等二十五

年太祖崩文帝即王位尊后曰王太后及踐阼尊后曰皇太后稱

永壽宮魏書曰后以國用不足減損御食諸金銀器物皆去之東阿王植太后少子最愛之後植犯法為有司所奏文帝令太后弟子奉車都尉蘭持公卿議曰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兒所作如是汝還語帝不可以我故壞國法及自見帝不以為言臣松之案文帝夢磨錢欲使文滅而更愈明以問周宣宣答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則太后用意不得如此書所言也魏書又曰太后每隨軍征行見高年白首輒住車呼問賜與絹帛對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時也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也外舍

當怪吾遇之大薄吾自有常德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帝為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設下厨粟飯無魚肉其儉如此

明帝即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黃初中文帝欲追

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

永為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士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

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

以作著詔下燕之臺閣永為後式至太和四年春明帝乃追諡太

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

人皆贈印綬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陵初太后弟秉以功封

都鄉侯黃初七年進封開陽侯邑千二百戶為昭烈將軍

魏略曰初秉

當建安時得為別部司馬后常對太祖怨言太祖答言但得與我作婦弟不為多邪后

又欲太祖給其錢帛太祖又曰但汝盜與不為足邪故詔太祖世秉官不移財亦不益

子蘭嗣少有才學魏略曰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須

實其言吾丘壽王一時以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

之賜蘭事雖不諒義也嘉也今賜牛一頭由是遂見親敬為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

散騎常侍蘭薨子暉嗣魏略曰明帝時蘭見外有二難而帝留意於宮室

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詔問其意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於此帝為變色

而蘭終不服後渴稍甚以至於亡故時人見蘭好直言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其實不然

分秉爵封蘭弟琳為列侯官至步兵校尉蘭子隆女為高貴鄉公

皇后隆以后父為光祿大夫位特進封睢陽鄉侯妻王為顯陽鄉

君追封隆前妻劉為順陽鄉君后親母故也琳女又為陳留王皇

后時琳已沒封琳妻劉為廣陽鄉君

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漢太保甄邯後也世吏二千石

父逸上蔡令后三歲失父魏書曰逸娶常山張氏生三男五女長男豫早終次儼舉

當怪吾遇之大薄吾自有常德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帝為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設下厨粟飯無魚肉其儉如此

明帝即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黃初中文帝欲追

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

永為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士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

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

以作著詔下燕之臺閣永為後式至太和四年春明帝乃追諡太

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

人皆贈印綬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陵初太后弟秉以功封

都鄉侯黃初七年進封開陽侯邑千二百戶為昭烈將軍

魏略曰初秉

當建安時得為別部司馬后常對太祖怨言太祖答言但得與我作婦弟不為多邪后

又欲太祖給其錢帛太祖又曰但汝盜與不為足邪故詔太祖世秉官不移財亦不益

子蘭嗣少有才學魏略曰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須

實其言吾丘壽王一時以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

之賜蘭事雖不諒義也嘉也今賜牛一頭由是遂見親敬為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

散騎常侍蘭薨子暉嗣魏略曰明帝時蘭見外有二難而帝留意於宮室

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詔問其意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於此帝為變色

而蘭終不服後渴稍甚以至於亡故時人見蘭好直言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其實不然

分秉爵封蘭弟琳為列侯官至步兵校尉蘭子隆女為高貴鄉公

皇后隆以后父為光祿大夫位特進封睢陽鄉侯妻王為顯陽鄉

君追封隆前妻劉為順陽鄉君后親母故也琳女又為陳留王皇

后時琳已沒封琳妻劉為廣陽鄉君

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漢太保甄邯後也世吏二千石

父逸上蔡令后三歲失父魏書曰逸娶常山張氏生三男五女長男豫早終次儼舉

榮次即皇后以漢光初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覆其上者常其

怪之逸薨加號慕內外益奇之後相者劉良相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后自少至

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問之

后答言此豈女人之所觀耶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為學當作

如博士邪后答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

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

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

前世成敗以為已誠不知書何由見之

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

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

前世成敗以為已誠不知書何由見之

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

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

前世成敗以為已誠不知書何由見之

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

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

前世成敗以為已誠不知書何由見之

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

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

前世成敗以為已誠不知書何由見之

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

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

前世成敗以為已誠不知書何由見之

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寶為罪又左右皆饑乏不如以穀

振給親族鄰里廣為恩惠也舉家稱善即從后言魏略曰后年十四喪中

謙敬事處其勞拊養儼子慈愛甚篤后母性嚴待諸婦有常后數諫母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節

願留一子以大義言之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母感后言流涕便令后與嫂共止寢息坐起常

相隨恩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納之熙出為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

平文帝納后於鄴有寵生明帝及東鄉公主魏略曰熙出在幽州后留待姑

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

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取世語曰太

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之劉答是熙妻願擊髮髻

以中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后不憂死矣遂見納有寵魏書曰后寵愈隆而彌自挹損後宮

有寵者勸勉之其無寵者慰誨之每因閑宴常勸帝言昔黃帝子孫蕃育蓋由妾勝眾多乃獲斯

祚耳所願廣求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嘉焉其後帝欲遣任氏后請於帝曰任既卿黨名族德色妾

等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任性猶急不婉順前後忿吾非一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固請曰妾受敬

遇之恩衆人所知必謂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懼有見私之譏下受專寵之罪願重留意帝不聽遂

出之十六年十月太祖征關中武宣皇后從留孟津帝居守鄴時武宣皇后體小不安后不得定

省憂怖晝夜泣涕左右驟以差問告后猶不信曰夫人在家故疾每動輒歷時今疾便差何速也

此欲慰我意耳憂愈甚後得武宣皇后還書說疾已平復后乃懼悅十七年正月大軍還鄴后朝

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感動左右武宣皇后見后如此亦泣且謂之曰新婦謂吾前病如昔時困

邪吾時小小耳十餘日即差不當視我顏色乎嗟歎曰此真孝婦也二十一年太祖東征武宣皇

后文帝及明帝東鄉公主皆從時后以病留鄴二十二年九月大軍還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見后

顏色豐盈怪問之曰后與二子別久下流之情不可為念而后顏色更盛延康元年正月

文帝即王位六月南征后留鄴黃初元年十月帝踐阼踐阼之後

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郭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

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魏書曰有司奏建長秋宮帝璽書迎后

延康元年正月

魏略曰后年十四喪中

兄儼悲哀過制事寡嫂

願留一子以大義言之

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

女母感后言流涕便令

后與嫂共止寢息坐起常

相隨恩

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

納之熙出為幽州后留

養姑及冀州

平文帝納后於鄴有寵

生明帝及東鄉公主

魏略曰熙出在幽州后

留待姑

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

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

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

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

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

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

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

其意遂為迎取世語曰

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

尚府有婦人被髮垢面

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

問之劉答是熙妻願擊

髮髻以中拭面姿貌絕

倫既過劉謂后不憂死

矣遂見納有寵魏書曰

后寵愈隆而彌自挹損

後宮有寵者勸勉之其

無寵者慰誨之每因閑

宴常勸帝言昔黃帝子

孫蕃育蓋由妾勝眾多

乃獲斯祚耳所願廣求

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嘉

焉其後帝欲遣任氏后

請於帝曰任既卿黨名

族德色妾等不及也如

何遣之帝曰任性猶急

不婉順前後忿吾非一

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固

請曰妾受敬遇之恩衆

人所知必謂任之出是

妾之由上懼有見私之

譏下受專寵之罪願重

留意帝不聽遂出之十

六年十月太祖征關中

武宣皇后從留孟津帝

居守鄴時武宣皇后體

小不安后不得定省憂

怖晝夜泣涕左右驟以

差問告后猶不信曰夫

人在家故疾每動輒歷

時今疾便差何速也此

欲慰我意耳憂愈甚後

得武宣皇后還書說疾

已平復后乃懼悅十七

年正月大軍還鄴后朝

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

感動左右武宣皇后見

后如此亦泣且謂之曰

新婦謂吾前病如昔時

困邪吾時小小耳十餘

日即差不當視我顏色

乎嗟歎曰此真孝婦也

二十一年太祖東征武

宣皇后文帝及明帝東

鄉公主皆從時后以病

留鄴二十二年九月大

軍還武宣皇后左右侍

御見后顏色豐盈怪問

之曰后與二子別久下

流之情不可為念而后

顏色更盛延康元年正

月文帝即王位六月南

征后留鄴黃初元年十

月帝踐阼踐阼之後山

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

郭后李陰貴人並愛幸

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

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

葬于鄴魏書曰有司奏

建長秋宮帝璽書迎后

以饗國久長垂祚後嗣

無不由后妃焉故必審

選其人以與內教今踐

阼之初誠宜登進賢淑

統理六宮妾自省愚陋

不任榮盛之事加以寢

疾敢守微志璽書三至

而后三讓言甚懇切時

盛暑帝欲須秋涼乃更

迎后會后疾遂篤夏六

月丁卯崩于鄴帝哀痛

策贈皇后璽綬臣松之

以為大惡邪則直隱而

不言若謂為小惡邪則

不應假為之辭而崇飾

虛文乃至於是乎所聞

於舊史推此而言其稱

不甄諸后言行之善皆

難實錄陳氏神洛良有

以也明帝即位寢廟

魏書載三公奏曰蓋孝

敬之道篤乎其親乃四

海所以承化天地所以

明察是謂生則致其養

歿則光其靈誦述以盡

其美宣揚以顯其名者

也今陛下以聖懿之德

紹承洪業至孝烝烝通

於神明遭罹殷憂每勞

謙讓先帝遷神山陵大

禮既備至於先后未有

顯諡伏惟先后恭讓著

於幽微至行顯於不

言化流邦國德侔二南

故能膺神靈嘉祥為大

魏世妃雖夙年登遐

昭昭者光明之至盛

久而不昧者也宜上

尊諡曰文昭皇后是

月三公又奏曰自古

周人始祖后稷又特

立廟以祀姜嫄今文

昭皇后之於萬嗣聖

德至化豈有量哉夫

以皇家世祀之尊而

克讓允恭固推盛位

神靈遷化而無寢廟

以承享禮非所以報

顯德昭孝敬也稽之

古制宜依周禮先妣

別立寢廟並

有司奏請追諡使司

空王朗持節奉策以

太牢告祠于陵又別

立寢廟

魏書載三公奏曰蓋

孝敬之道篤乎其親

乃四海所以承化天

地所以明察是謂生

齊太和中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追封逸諡曰敬侯
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
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又嘗夢見后於是差次
舅氏親疏高下敘用各有差賞賜累鉅萬以像爲虎賁中郎將是
月后母薨帝制總服臨喪百僚陪位四年十一月以后舊陵庫下
使像兼太尉持節詣鄴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陽陵像還遷散
騎常侍青龍二年春追諡后兄儼曰安成鄉穆侯夏吳賊寇揚州
以像爲伏波將軍持節監諸將東征還復爲射聲校尉三年薨追
贈衛將軍改封魏昌縣諡曰貞侯子暢嗣又封暢弟溫韓豔皆爲
列侯四年改逸儼本封皆曰魏昌侯諡因故封儼世婦劉爲東鄉
君又追封逸世婦張爲安喜君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冬又
奏曰蓋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神靈然後克昌

厥世以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摯陶
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
宮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奏夷則歌中呂舞太濩以享先妣者也
詩人頌之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閟
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禮所稱姬宗之盛其美
如此大魏期運繼于有虞然崇弘帝道三世彌隆廟祧之數實與
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於文昭皇后膺天
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
寢廟特祀亦姜嫄之閟宮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懼論功報德之義
萬世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樂與
祖廟同永著不毀之典以播聖善之風於是與七廟議並勒金策
藏之金匱帝思念舅氏不已暢尚幼景初末以暢爲射聲校尉加

散騎常侍又特為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又於其後園為像母起觀廟名其里曰渭陽里以追思母氏也嘉平三年正月暢薨追贈車騎將軍諡曰恭侯子紹嗣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諡淑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惠為之後承甄氏姓封惠為平原侯襲公主爵盛孫

曰於禮婦人既無封爵之典况於孩末而可建以大邑乎惠自異族援繼非類匪功匪親而襲母尊違情背典於此為甚羣雖抗言楊阜引事比並然皆不能極陳先王之禮明封建繼嗣之義忠王之辭猶有闕乎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宰輔之職其可略哉晉諸公贊曰惠字彥孫司馬景王輔政以女妻惠妻早亡文王復以女繼室即京兆長公主景文二王欲自結於郭后是以頻繁為婚惠雖無才學而恭謹謙順甄温字仲舒與郭建及惠等皆后族以事宜見寵咸熙初封郭建為臨渭縣公惠廣安縣公邑皆千八百戶温本國侯進為輔國大將軍加侍中領射聲校尉惠鎮軍大將軍泰始元年晉受禪加建惠温三人位特進惠為大員素加以世祖姊夫是以遂貴富世惠暮年官更轉為宗正遷侍中太康中大司馬齊王攸當之藩惠與左衛將軍王濟共諫請時人嘉之世祖以此望惠由此出惠為大鴻臚加侍中光祿大夫尋疾薨贈中軍大將軍開府侍中如故諡恭公子喜嗣喜精粹有器美歷中書郎右衛將軍侍中位至輔國大將軍加散騎常侍喜與國姻親而經趙王倫齊王冏事故能不豫際會良由其才短然亦以退靜免之

青龍中又封后從兄子毅及像弟二人皆為列侯毅數上疏陳時政官至越騎校尉嘉平中復封暢子

領元版增

二人為列侯后兄儼孫女為齊王皇后后父已沒封后母為廣樂

鄉君

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

魏書曰父永官至南郡太守諡敬侯母姓董氏即堂陽君生三男二女長男淳

高唐令次女曼次即后后弟都弟成后以漢中平元年三月乙卯生生而有異常

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

也遂以女王為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沒在銅鞮侯家太祖為魏

公時得入東宮后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為嗣后有謀焉

太子即王位后為夫人及踐阼為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黃

初三年將登后位文帝欲立為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

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

娥降媯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末喜紂以炮烙怡悅

妲已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

宮虔奉宗廟陰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

于時官別有
科禁今不可
考矣

青龍中諸士
女婚非士族者
一切錄奪以配
對士三當錄此
善辭身

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
丘亦曰無以妾為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
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遂立

為皇后

魏書曰后上表謝曰妾無皇英釐降之節又非姜任思齊之倫誠不足以假充女君
之盛位處中饋之重任后自在東宮及即尊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宮以

孝聞是時柴貴人亦有寵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為帝言其
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為之頓首請罪是以六宮無怨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漢明德馬后之為

人后蚤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永後拜奉車都尉后外親劉斐與他

國為婚後聞之勅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

因勢彊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勅

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為妾也宜各自慎

無為罰首

魏書曰后常勅戒表武等曰漢氏椒房
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可不慎乎

五年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

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

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没今帝在遠吾幸未

有是患而便移止奈何羣臣莫敢復言六年帝東征吳至廣陵后

留譙宮時表留宿衛欲遏水取魚后曰水當通運漕又少材木奴

客不在目前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遏今奉車所不足者豈魚乎

明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永安宮太和四年詔封表安陽亭侯

又進爵鄉侯增邑并前五百戶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為騎都尉

其年帝追諡太后父永為安陽鄉敬侯母董為都鄉君遷表昭德

將軍加金紫位特進表第二子訓為騎都尉及孟武母卒欲厚葬

起祠堂太后止之曰自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首

陽陵可以為法青龍三年春后崩于許昌以終制營陵三月庚寅

葬首陽陵西

魏略曰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太后以憂暴崩甄后臨沒以帝屬李
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說甄后見譖之禍不獲大斂被髮覆面帝哀恨流涕

命殯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漢晉春秋曰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以糠塞
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心中常懷忿數泣問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且汝

為人子可追讐死父為前母枉殺後母邪明帝怒遂逼殺之勅殯者使如甄后故事魏書載哀
策曰惟青龍二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宮啓殯將葬于首陽之西陵哀子皇帝觀親奉冊祖載遂

郭太后身殯其
宗親恩禮無改
故陳氏不允坐
死曾猶遺
曹氏之禮
曹氏之禮

張按都成皆
原第也戴侯
下親脫第字

親遺奠叩心擗踊號咷仰訴痛靈魂之遷幸悲容車之向路背三光以潛翳就黃墟而安厝嗚呼
哀哉昔二女妃虞帝道以彰三母嬪周聖善彌光既多受祉享國延長哀哀慈妣興化閨房龍飛
紫極作合聖皇不虞中年暴罹災殃愍子小帝進表爵為觀津侯增邑五百并
子熒熒摧傷魂雖永逝定省曷望嗚呼哀哉
前千戶遷詳為駙馬都尉四年追改封永為觀津敬侯世婦董為
堂陽君追封諡后兄浮為梁里亭戴侯都為武城亭孝侯成為新
樂亭定侯皆使使者奉策祠以大牢表薨子詳嗣又分表爵封詳
弟述為列侯詳薨子釗嗣

明悼毛皇后河內人也黃初中以選入東宮明帝時為平原王進
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即帝位以為貴嬪太和元年立為皇后
后父嘉拜騎都尉后弟曾郎中初明帝為王始納河內虞氏為妃
帝即位虞氏不得立為后太皇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
立賤未有能以妾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
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始必由此亡國喪祀矣虞氏遂絀

還鄴宮進嘉為奉車都尉曾騎都尉寵賜隆渥頃之封嘉博平鄉
侯遷光祿大夫曾駙馬都尉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
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駮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為笑

孫盛曰古之王者必求令淑以對揚至德恢王化於關雎致淳風於麟趾及臻三季並亂茲緒義
以情瀕位由寵昏貴賤無章下陵上替興衰隆廢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
幽賤本既卑矣何以長世詩云絺
分給兮淒其以風其此之謂乎後又加嘉位特進曾遷散騎侍郎青龍二

年嘉薨追贈光祿大夫改封安國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諡曰節
侯四年追封后母夏為野王君帝之幸郭元后也后愛寵日弛景
初元年帝游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
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園
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諡葬愍陵遷曾
散騎常侍後徙為羽林虎賁中郎將原武典農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黃初中本郡反叛遂没入宮

明帝即位甚見愛幸拜為夫人叔父立為騎都尉從父芝為虎賁中郎將帝疾困遂立為皇后齊王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永寧宮追封諡太后父滿為西都定侯以立子建紹其爵封太后母杜為邵陽君芝遷散騎常侍長水校尉魏略曰諸郭之中芝最壯直先時自以他功封侯立宣德將軍皆封列侯建兄惠出養甄氏惠及建俱為鎮護將軍皆封列侯並掌宿衛值三主幼弱宰輔統政與奪大事皆先咨啓於太后而後施行母丘儉鍾會等作亂咸假其命而以為辭焉景元四年十二月崩五年二月葬高平陵西晉諸公讚曰建字叔始有器局而彊問泰始中疾薨子叔嗣為給事中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衰漢乘非其據宰割朝政者也鑒往易軌於斯為美追觀陳羣之議棧潛之論適足以為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魏書五

魏川屯鳳崗氏書固爾甫

三國志五

魏書六

三國志六

董卓二袁劉表傳第六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

英雄記曰卓父君雅由微官為隴川綸氏尉有二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穎

穎何改

好俠嘗遊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

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

餘頭以贈卓

吳書曰郡召卓為吏使監領盜賊胡嘗出鈔多虜民人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為從事使領兵騎討捕大破之斬獲千計并州刺史段熲薦卓入府司徒袁

為探漢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卓有才武膂力少比雙

帶兩鞬左右馳射為軍司馬從中郎將張奐征并州有功拜郎中

賜縑九千匹卓悉以分與吏士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戍

已校尉免徵拜并州刺史河東太守

英雄記曰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遷中郎將討黃

巾軍敗抵罪韓遂等起涼州復為中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碇北為

羌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乏絕卓偽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為

穎何改

池使水渟滿數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決堰比羌胡聞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時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眾而還屯住扶

風拜前將軍封殽鄉侯徵為并州牧靈帝紀曰中平五年徵卓為少府勅以營

涼州擾亂鯨鯢木滅此臣奮發效命之秋吏士踊躍懇恩念報各選臣車辭聲懇惻未得印路也

輒且行前將軍事盡心慰郵效力行陣六年以卓為并州牧又勅以吏兵屬皇甫嵩卓復上言臣

草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樂為國家奮靈帝崩少帝即位大將

軍何進與司隸校尉袁紹謀誅諸閹宦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

兵詣京師并密令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

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鼓如洛陽即討讓等

欲以脅迫太后卓未至進敗續漢書曰進字遂高南陽人太后異母兄也進本屠

光和三年立為皇后進由是貴幸中平元年黃巾起拜進大將軍 典略載卓表曰臣伏惟天下

所以有逆不止各由請門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便

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至使怨氣上蒸妖賊蠱起臣前奉詔討於扶羅將

士饑乏不肖渡河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害從臺閣求乞資直臣隨慰撫以至新安臣

聞湯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潰癰雖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將

其眾迎帝於北芒還宮張璠漢記曰帝以八月庚午為諸黃門所劫 步出穀門走至

夜步行欲還宮閹賊逐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卒未公卿以下與卓 共迎帝於北芒

阪下 獻帝春秋曰先是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芒卓時適至屯 顯陽苑聞帝當

還率眾迎帝 典略曰帝望見卓兵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為 國大臣不能匡

正子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御兵之有遂俱入城 獻帝紀曰卓與帝語語不可下 乃更與陳留王

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乃有廢立意 英雄記曰河南 中部掾閔貢扶

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 百官奉迎於北

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三百 里來何云避我

不能斷卿頭邪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為負不小邪 又趨陳留王曰

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貢抱中取王 英雄 記曰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併馬而行也時進弟車騎將軍苗為進眾所殺

部曲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并其眾故京都

兵權唯在卓九州春秋曰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

日輒夜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復入 至洛中人不覺

先時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募兵適至信謂紹曰卓

擁強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為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也

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於是以及久不雨策免司空劉弘而卓

代之俄遷太尉假節鉞虎賁遂廢帝為弘農王尋又殺王及何太

后立靈帝少子陳留王是為獻帝獻帝紀曰卓謀廢帝會羣臣於朝堂議曰大者

奉宗廟為天下主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尚書盧植曰案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

放之桐宮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餘故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

卓怒罷去欲誅植侍中蔡邕勸之得免九月甲戌卓復大會羣臣曰太后逼迫永樂太后令以憂

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天子幼質軟弱不君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著在典籍僉以為

善今太后宜如太甲皇帝宜如昌邑陳留王仁孝宜即皇帝祚

不究高宗眉壽之祚早奔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帝天姿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慢惰哀如故

焉凶德既彰淫穢發聞損辱神器泰汚宗廟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衆論咸

表居喪哀戚言不及邪岐嶷之性有周成之懿休聲美稱天下所聞宜承洪業為萬世統可以承

宗廟廢皇帝為弘農王皇太后還政尚書讀冊畢羣臣莫有言尚書丁宮曰天禍漢室喪亂弘多

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大加權今大臣量宜為社稷計誠合天

請稱萬歲卓以太后見廢故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

卓遷相國封郤侯贊

拜不名劔履上殿又封卓母為池陽君置家令丞卓既率精兵來

適值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威震天下卓

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衆睚眦之際必報人不自保

魏書曰卓所願無極語

實各曰我相貴無上也

英雄記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樓龍宗請卓曰真不解劔立擗殺之京師震動發何嘗遣軍

苗棺出其尸枝解節奔於道邊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弃尸於苑樹落中不復收斂

到陽城時值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

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轅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

萬歲人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姦亂宮

人公王其凶逆如此初卓信任尚書周慈城門校尉伍瓊等用其

所舉韓馥劉岱孔伷張資張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

將以討卓卓聞之以為慈瓊等通情賣已皆斬之

英雄記曰慈字仲遠武

威人瓊字德瑜汝南人

謝承後漢書曰伍孚字德瑜少有大節為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孚出教勅曹下

督郵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孚受教勅外收本邑長

平乞更授他吏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為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

亂百僚震懼孚著小鎧於朝服裏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闕辭去卓送至閣中孚因出刀

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即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

篡主罪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遂殺孚

謝承記孚

字及本郡則與瓊同而致死事乃與孚異也不

知孚為瓊之別名為別有伍孚也蓋未詳之

河內太守王匡遣泰山兵屯河陽

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若將於平陰渡者潛遣銳衆從小平北渡

繞擊其後大破之津北死者略盡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

作卓本

皇帝本

作卓皇

字

適

字

字

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陵墓取

寶物華嶠漢書曰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

故秦得并吞六國今徙西京設令關東豪彊敢有動者以我疆兵蹶之可使諸滄海彪曰海內動

之甚易安之甚難又長安宮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窰數千處以

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為功不難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計邪邊章韓約有書來欲令

朝廷必徙都若大兵來下我不能復相救公便可與袁氏西行彪曰西方自彪道徑也顧未知天

下何如耳議罷卓勅司隸校尉宣璠以災異劾奏因策免彪 續漢書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司

空荀爽俱詣卓卓言昔高祖都關中十一世後中興更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一世案石苞室

識宜復還都長安坐中皆驚愕無敢應者彪曰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昔

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常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殘害

百姓民人流亡百無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此其宜也今方建立聖主光隆漢祚而無故捐宮

廟棄園陵恐百姓驚愕不解此意必糜沸蟻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色

曰楊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方亂所在賊起峭險固國之重防又隴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

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磚瓦一朝可辦宮室官府益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以

大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恐怖失色琬謂卓曰此大事楊公之語得無重思卓罷坐即日令司

隸奏彪及琬皆免官大駕即西卓部兵燒洛陽城外西百里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

家城內埽地殄盡又收諸富室以罪惡沒入其財物無辜而死者不可勝計 獻帝記曰卓獲山

東兵以豬膏塗布上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 袁殺之卓所愛

胡特寵放縱為司隸校尉趙謙所殺卓大怒曰我愛狗 卓至西京為太師 號曰尚父

尚不欲令人呵之而況人乎乃召司隸都官搗殺之 魏書曰言其逼 天子也 獻帝

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轎時人號曰竿摩車 記曰卓既為太 師復欲稱尚父

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為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為尚父今公之功

德誠為巍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然後議之乃止京師地震卓又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天

臣踰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為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皂蓋車也 卓弟旻為左將軍封鄴侯兄子璜為侍

前所載尤近實
觀義其後此其
氣已衰未必能
焉是言徒以
避亮人之鋒耳

中中軍校尉典兵宗族內外並列朝廷

英雄記曰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
以金紫孫女名白時尚未笄封為渭陽

君於郿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

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軒轡筆為白導從之壇上使兄子璜為使者授印綬 公卿見卓

謁拜車下卓不為禮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卓府啓事

山陽公載
記曰初卓

為前將軍皇甫嵩為左將軍俱征韓遂各不相下後卓徵為少府并州牧兵當屬嵩卓大怒及為

太師嵩為御史中丞拜於車下卓問嵩義真服未乎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此是卓曰鴻鵠固不遠

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凰耳卓笑曰卿早服今日可不

拜也 張璠漢紀曰卓抵其手謂皇甫嵩曰義真節未平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

所之存若浮舟以逐將天下皆懼 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

英雄記曰郿去長 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郿行塢

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 卓豫施帳幔飲誘降北地反者數
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眼或鑊煮之未死偃轉不
案間會者皆戰慄亡失七箸而卓飲食自若太史望氣言當有大

臣戮死者故太尉張溫時為衛尉素不善卓卓心怨之因天有變欲以塞咎使人言溫與袁術交關遂笞殺之

張溫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類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溫有傑才陵能 傳子曰靈帝時榜門賣官於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

數百姓嗷嗷道路以目魏書曰卓使司隸校尉劉翬籍吏民有為子不孝為臣不忠 為吏不請為弟不順有應此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愛憎

肉好無輪郭不磨鑢於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書僕射士孫瑞卓將呂布共謀

誅卓是時天子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將親兵十餘人偽著衛士服守掖門布懷詔書卓至肅等格卓卓

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夷三族主簿田景前趨卓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餘莫敢動英雄記曰時有謠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猶不

不知其為呂布也卓當入會陳列步騎自營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躡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使行乃衷甲而入卓既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曼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鄴皆還為其羣下所所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斬首袁氏門生故吏改殮諸袁死於鄴者斂聚董氏尸於其側而焚之暴卓尸於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為之丹守尸吏噴以為大炷致卓臍中以為燈光明達且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於鄴卓塢中金有三三萬斤銀八九萬斤珠玉錦綺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不可知數 長安士庶咸相慶賀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謝承漢書曰蔡邕在王允坐聞卓死有歎惜之

祐人神所同疾君為王臣世受漢恩國王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天誅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邕謝允曰雖似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詞謬出患入願鯨首為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諫允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並受謗議遂殺邕

松之以為蔡邕雖為卓所親任情必不黨寧不知卓之姦凶為天下所毒聞其死亡理無歎惜縱復令然不應反言於王允之坐斯始謝承之妄記也史遷紀傳博有奇功於斯世而云王允謂孝武應早殺遷此非識者之言但遷為不隱孝武之失直書其事耳何謗之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謂內省不疚者矣既無懼於謗且欲殺邕當論邕應死與不豈可慮其謗已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誣罔不通之甚者 張璠漢紀曰初蔡邕以言事見從名聞天下義動志士及還內寵惡之邕恐乃亡命海濱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年卓為太尉辟為掾以高第為侍御史治書三日中遂至尚書後遷巴東太守卓上留拜侍中至長安為左中郎將卓重其才厚遇之每有朝廷事常令置具卓及允將殺邕時各士多為之言允悔欲止而邕已死

初卓女壻中郎將牛輔典兵別屯陝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略陳留潁川諸縣卓死呂布使李肅至陝欲以詔命誅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

斯字宋本無從何改

弘農布誅肅 魏書曰輔懼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碎兵符以鉄鑽致其旁欲以自殛見客

輔輔使筮之得兌下離上筮者曰火勝金外謀內之卦也 其後輔營兵有夜叛出者

營中驚輔以為皆叛乃取金寶獨與素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人

相隨踰城北渡河赤兒等利其金寶斬首送長安比催等還輔已

敗眾無所依欲各散歸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憂

恐不知所為用賈詡策遂將其眾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長安眾十

餘萬 九州春秋曰催等在陝皆恐怖急擁兵自守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

所不善也及李催之叛允乃呼文才整修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温顏謂曰關東鼠子欲

何為邪卿往呼之於是 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長安城十日

城陷與布戰城中布敗走催等放兵略長安老少殺之悉盡死者

狼籍誅殺卓者尸王允於市 張璠漢紀曰布兵敗駐馬青墳門外謂允曰公可以

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為也努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為念催汜入長安城屯南宮掖

門殺太僕魯馱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順吏民死者不可勝數司徒王允挾天

子上宣平城門避兵催等於城門下拜伏地叩頭帝謂催等曰卿無作威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

為乎催等曰 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讎弗敢為逆也請事竟詣廷尉受

罪允窮逼出見 催誅允及妻子宗族十餘人長安城中男女大小莫不流涕允字子師太原

人也少有大節郭泰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泰雖先達遂與定交三公並辟歷

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為從事遷河南尹尚書令及為司徒其所以扶持王室甚得大臣之體自

天子以下皆倚賴焉卓亦推信之委以朝廷 華嶠曰夫士以正立以謀濟以義成若王允之推

董卓而分其權伺其間而弊其罪當此之時天下之難解矣本之皆主於忠義也 葬卓於郿

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不義伺間不為徂詐是以謀濟義成而歸於正也

大風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槨催為車騎將軍池陽侯領

司隸校尉假節汜為後將軍美陽侯稠為右將軍萬年侯催汜稠

擅朝政 英雄記曰催北地人 濟為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是歲韓遂

馬騰等降率眾詣長安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涼州騰征西將軍

屯郿侍中馬宇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等謀欲使騰襲

長安已為內應以誅催等騰引兵至長平觀宇等謀泄出奔槐里

稠擊騰騰敗走還涼州又攻槐里宇等皆死時三輔民尚數十萬

戶催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饑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 獻帝記

新遷都宮人多亡衣服帝欲發御府糴以與之李催弗欲曰宮中有衣胡為復作邪詔賣廢馬百

餘匹御府大司農出糴二萬匹與所賣廢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我耶

張按遂既遣
運源州此時不
得去騰共能
長安稠之被
殺以諸將爭
種轉樊交馬
私語疑非事
實也

關儲侍少乃悉載置其營賈謂曰此上意不可拒惟不從之諸將爭權遂殺稠并其眾九州春秋曰馬騰韓遂之敗樊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相與善語以別避避萬一不如意後可復相見乎俱卻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其語良久而別惟兄子利隨稠利還告惟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惟以是疑稠與韓遂私和而有異意稠欲將兵東出關從惟索益兵因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 **汜與惟轉相疑**
戰鬪長安中 典略曰惟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惟與汜婢妾而奪已愛思有以示之曰一棲不二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惟復請汜大醉汜疑惟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生嫌隙而治兵相攻 **惟質天子於營燒宮**
殿城門略官寺盡收乘輿服御物置其家 獻帝起居注曰初汜謀迎天子幸其營夜有上告惟者惟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舉事當合天下心諸君作此非是也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天子一乘貴人伏氏一乘賈詡左靈一乘其餘皆步從是日惟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諸侍臣皆有饑色時盛暑熱人盡寒心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惟曰朝舖上飯何用米為乃與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上封事曰惟邊鄙之人習於夷風今又自知所犯悖逆常有快怏之色欲輔車駕幸黃白城以紓其憤臣願陛下恐之未可顯其罪也帝納之初惟屯黃白城故謀欲徙之惟以司徒趙溫不與已同乃內溫塢中溫聞惟欲移乘輿與惟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釋也今爭睚皆之隙以成干鈞之讎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寤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欲輔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兵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惟大怒欲遣人害溫其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止帝聞溫與惟書問惟使公卿詣侍中常洽曰惟弗知滅各溫言太切可為寒心對曰李應已解之矣帝乃悅 **惟使公卿詣**

汜請和汜皆執之

華嶠漢書曰汜贊公卿議欲攻惟楊彪曰羣臣共圖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中郎將楊密及左右多諫汜乃

歸之相攻擊連月死者萬數

獻帝起居注曰惟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効厭勝之具無所不為又於

朝廷省門外為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訖過省閣問起居求入見惟帶三刃手復與鞭合持一刃侍中侍郎見惟帶仗皆惶恐亦帶劍持刃先入在帝側惟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為帝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答應之惟喜出言明陛下真賢聖主意遂自信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雖然猶不欲令近臣帶劍在帝邊謂人言此曹子將欲圖我邪而皆持刀也侍中李膺惟州里素與惟通語惟所以持刀者軍中不可不爾此國家故事惟意乃解天子以謁者僕射皇甫郛涼州舊姓有專對之才遣令和惟汜斷先請汜汜受詔命論惟惟不肯曰我有臣布之功輔政四年三輔清靜天下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何敢乃欲與吾等邪必欲誅之君為涼州人觀吾方略士衆足辦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利郭多李惟有膽自知之郛答曰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於幾近董公之疆明將軍目所見內有王公以為內主外有董曼承璜以為鯁毒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懸竿端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為上將把鉞杖節子孫握權宗族荷寵國家好爵而皆據之今郭多劫質公卿將軍脅至尊誰為輕重邪張濟與郭多楊定有謀又為冠帶所附楊奉白波帥耳猶知將軍所為非是將軍雖拜寵之猶不肯盡力也惟不納郛言而呵之令出郛出詣省門白惟不肯從詔辭語不順侍中胡邈為惟所幸呼傳詔者令飾其辭又謂郛曰李將軍於卿不薄又皇甫公為太尉李將軍力也郛答曰胡敬才卿為國家常伯輔弼之臣也語言如此寧可用邪邈曰念卿失李將軍意恐不易耳我與卿何事者郛言我累世受恩身又常在幃幄君辱臣死當坐國家為李惟所殺則天命也天子聞郛答語切恐惟聞之便勅遣郛郛裁出營門惟遣虎賁王昌呼之昌知郛忠直縱令去還答惟言追之不及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惟為大司馬在三公之右惟自以為得鬼神之力乃厚賜諸巫 **惟將楊奉與惟軍吏宋果等謀殺惟事泄遂將兵叛惟眾叛稍衰**

討府 刃何改

素密漢記 婢喜下有 松字

弱張濟自陝和解之天子乃得出至新豐霸陵間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

兵數百八渡橋問是天子邪車不得前催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左右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不卻何敢迫近至尊邪郭汜等兵乃卻既度橋士眾

奉及將軍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催汜悔遣天子復相與和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奉急招河東故白波帥韓暹胡才李樂等合與

催汜大戰奉兵敗催等縱兵殺公卿百官略宮人入弘農獻帝記曰時尚書令

士孫瑞為亂兵所害三輔決錄注曰瑞字君榮扶風人世為學門瑞少傳家業博達無所不通仕歷顯位早既誅遷大司農為國三老每三公缺瑞常在選中太尉周忠皇甫嵩司徒淳于嘉趙溫

司空楊彪張喜等為公皆辭拜讓瑞入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澹津亭侯天子走陝北

渡河失輜重步行唯皇后貴人從至大陽止人家屋中獻帝記曰初議者欲令天子浮

河東下太尉楊彪曰臣弘農人從此已東有二十六灘非萬乘所當從也劉艾曰臣前為陝令知其危險有師猶有傾覆况今無師太尉謀是也乃止及當北渡使李樂具船天子步行趨河岸岸

高不得下董承等謀欲以馬羈相縛以繫帝腰時中宮僕伏德扶中宮一手持十足綰乃取德綰連續為董承行軍校尉尚弘多力令弘居前負帝乃得下登船其餘不得渡者甚眾復遣船收諸不

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以刃櫟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奉暹等遂以天子都安邑御乘牛車太尉楊

彪太僕韓融近臣從者十餘人以暹為征東才為征西樂征北將軍並與奉承持政遣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還所略宮人公卿

百官及乘輿車馬數乘是時蝗蟲起歲旱無穀從官食棗菜魏書曰乘輿時

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專權或擅笞殺尚書司隸校尉出入民兵抵擲之諸將或遣婢詣省閣或自齎酒啖過天子飲侍中不通嗔呼罵詈

遂不能止又競表拜諸營壁民為部曲求其禮遺醫師走卒皆為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錐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也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

糧食盡奉暹承乃以天子還洛陽出箕關下軹道張楊以食迎道

路拜大司馬語在楊傳天子入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

荆棘依丘牆間州郡各擁兵自衛莫有至者饑窮稍甚尚書郎以

下自出樵采或饑死牆壁間太祖乃迎天子都許暹奉不能奉王

法各出奔寇徐揚間為劉備所殺英雄記曰備誘奉與相見因於坐上執之暹失奉勢孤時欲走還并州為行秋屯帥張宣所邀

董承從太祖歲餘誅建安二年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

誅催夷三族典略曰催頭至有詔高縣汜為其將五習所襲死於鄆濟饑餓至南陽

寇略為穰人所殺從子繡攝其眾才樂留河東才為怨家所殺樂
病死遂騰自還涼州更相寇後騰入為衛尉子超領其部曲十六
年超與關中諸將及遂等反太祖征破之語在武紀遂奔金城為
其將所殺超據漢陽騰坐夷三族趙衢等舉義兵討超超走漢中
從張魯後奔劉備死於蜀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

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華嶠漢書曰安字邵公好學有威重明帝時為楚郡太守治楚王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皆蒙全濟安遂為名臣章

帝時至司徒生蜀郡太守京弟敞為司空京子陽太尉陽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將並早

卒成弟逢逢弟隗皆為公魏書曰自安以下皆博愛容眾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賢愚皆得所欲為天下所歸紹即逢之庶子術異母弟也出後成為子英雄記曰成字文開壯健有紹

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為作諺曰事不諧問文開紹

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與交焉以大將軍掾

為侍御史英雄記曰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幼使為郎弱冠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奸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女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謂諸黃曰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為乎紹叔父隗聞之責數紹

曰汝且破我家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臣松之案魏書云紹逢之庶子出後伯父成如此記所言則似實成所生夫人追服所生禮無其文沈於所後而可以行之二書未詳孰是

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靈帝崩太后兄大將軍何進與紹謀誅諸

閹官續漢書曰紹使客張津說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又承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為海內除患進以為然遂與紹結謀太后不從

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常侍黃門聞之皆詣進謝唯所錯置時紹

勸進便可於此決之至于再三而進不許令紹使洛陽方略武吏

檢司諸宦者又令紹弟虎賁中郎將術選温厚虎賁二百人當入

禁中代持兵黃門陞守門戶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召進入議

遂殺之宮中亂九州春秋曰初紹說進曰黃門常侍累世太盛威服海內前竇武欲誅之而反為所害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為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

中人而賣民反助其鋒遂果叛走歸黃門是以自取破滅今將軍以元舅之尊二府並領勁兵其

部曲將吏皆英雄名士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贊其時也今為天下誅除貪穢功勳顯著垂名後

世雖周之中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嚴將軍以詔書領兵衛守可勿入宮進納其言後更狐疑

紹懼進之改變脅進曰今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何為不早決之事留變生後機禍至進不從
遂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瑣門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劫
帝及帝弟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既斬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遂

游侯之歸必為
乳首諸表是已
曹格亦謂之傷
者上之人當圖

至手未形也儀
帝在武紀荆
州平下

進意既同紹
為司隸乘讓
忠之生選心牙
武吏執取建魁
盡之於獄乃掌
可以其事後
見王甫既誅
跡旋七受相欲
捕其身於萬

全之地惟望
道之早終不
敢自決耳

給此舉更誤方
起兵討卓以廢
弑少帝為拜
欲尊立疎宗
其復轍其後
終以獻帝君
之好不固孤疑
未即奉迎言
播先之使歸命
為他人所做不
戰而成敗與執
矣

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形
體而後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其濫如此死者二千
餘人急追珪等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董卓呼紹議欲廢帝立
陳留王是時紹叔父隗為太傅紹偽許之曰此大事出當與太傅
議卓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去獻帝春秋曰卓欲廢帝

乘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癡亦知復何如為當且爾卿不見靈帝乎念此令
人憤毒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來久今帝雖幼冲未有不善宜開天下
公欲廢嫡立庶恐眾不從公議也卓謂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決我我今為之誰敢不從爾謂董
卓刀為不利乎紹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引佩刀橫揖而出臣松之以為紹于時與卓未構嫌
隙故卓與之諮謀若但以言議不同便罵為豎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紹復答屈彊為甚卓又安能
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紹此言進非亮正退違詭遜而顯其競爽之旨以觸孝闕之鋒有志功業
者理豈然哉此語妄之甚矣紹既出遂亡奔冀州侍中周越城門校尉伍瓊議郎何

顒等皆白士也卓信之而陰為紹乃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
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為變
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

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

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拜紹勃海太守封邠鄉侯紹遂以勃海起

兵將以誅卓語在武紀紹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冀州牧韓馥立

幽州牧劉虞為帝遣使奉章詣虞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為公孫

瓚所敗瓚遂引兵入冀州以討卓為各內欲襲馥馥懷不自安英

記曰逢紀說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答云冀州兵彊吾士饑乏設
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可與公孫瓚相聞導使來南擊取冀州公孫必至而馥懼矣因使說利害
為陳禍福馥必遜讓於此之際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使陳留

高幹潁川荀諲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應之袁車

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為將軍危之馥曰為之奈何諲曰

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為將軍下夫

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

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為將軍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

氏

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交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乃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奐請以兵拒之馥又不聽乃讓紹九州春秋曰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奐將疆弩萬張屯河陽浮等聞馥欲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尚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眾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浮羅新附未肯為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解明將軍但當開閣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出居趙忠故舍遣子齋冀州印綬於黎陽與紹紹遂領冀州牧從事沮授沮音菹說紹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眾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

浮本作狀

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眾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眾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復以此爭鋒誰能敵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為監軍奮威將軍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權略仕州別駕舉茂才歷二縣令又為韓馥別駕表拜騎都尉袁紹得冀州又辟焉 英雄記曰是時年號初平紹字本初自以為年與字合必能克平禍亂卓遣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修齋詔書喻紹紹使河內太守王匡殺之漢末名士錄曰班字季皮太山人少與山陽度尚東平張邈等八人並輕財赴義振濟人士世謂之八厨 謝承後漢書曰班王匡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詔到河內解釋義兵匡受袁紹命收班繫獄欲殺之以狗軍班與匡書云自古以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劉向傳曰擲鼠忌器器猶忌之况卓今處宮闈之內以天子為藩屏幼主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修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釁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下旅狼虎之口吐長蛇之毒志卓遷怒何其酷哉死人之所難然恥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著矣曩為一體今為血讎亡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也匡得書抱班二子而泣班遂死於獄班嘗見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記語多不載卓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當是時豪俠多附紹皆思為之報州郡

修後漢書作

蜂起莫不假其名馥懷懼從紹索去往依張邈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先時為馥

所不禮內懷怨恨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策拔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槌折兩脚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有憂怖故報紹索去

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謂見圖構無何起至溷自殺英雄記曰公孫

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改易守令冀州長吏無不望風響應開門受之紹自往征瓚

合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二萬餘人為方陣騎為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為中堅

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射右射左射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為先登瓚弩千張夾承之

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於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鬪兵皆曉銳瓚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蹈之義

兵皆伏橋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吶直前衝突瓚弩雷發所中必倒臨陣斬瓚

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瓚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瓚殿兵還戰橋上

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眾皆復散走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瓚已破

不為設備惟帳下彊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進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而矢

雨下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卻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入牆間豈可得活

乎彊弩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麴義來迎乃散去瓚每與虜戰常乘白馬

追不虛發數獲戎捷虜相告云當避白馬因虜所忌簡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為白馬義

從一日胡夷健者常乘白馬瓚有健騎數千多乘白馬故以號焉紹既破瓚引軍南到薄落津方

與賓客諸將共會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遂殺太守梁成賊十餘部眾數萬人聚

會鄴中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以啼泣紹容貌不變自若也賊陶升者故內黃小

吏也有善心獨將部眾踰西城入閉守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

衛送到斥丘乃還紹到遂屯斥丘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巖谷討于毒

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左髮丈八等皆斬之又擊

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皆屠其屯擊奔走得脫斬首數萬級紹復還屯

鄴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山迎於百里上拜奉命

岐住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實揚朝恩示以和略曠

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費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竟親俱陸見同與共出時人

以為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麴義後特功而驕恣紹乃殺

之初天子之立非紹意及在河東紹遣潁川郭圖使焉圖還說紹

迎天子都鄴紹不從獻帝傳云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

城纓定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悅將從之郭圖淳

于瓚曰漢室陵遲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眾動萬計所謂秦失其鹿

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

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若不早圖必存先人者也夫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將軍其圖之紹弗能

川案此書稱郭圖之計則與本傳違也會太祖迎天子都許收河南地關中皆附紹悔欲

令太祖徙天子都鄆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天子以紹為太尉轉

為大將軍封鄴侯獻帝春秋曰紹恥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紹

讓侯不受頃之擊破瓚於易京并其眾典略曰自此紹貢御希慢私使主簿耿

意紹以苞密白事示軍府將吏議者咸以苞為妖妄宜誅紹乃殺苞以自解九州春秋曰紹延

徵北海鄭玄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為之君不

敢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以有為矣英雄記載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

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園桑如此之文則玄無病而卒餘

李三紹自此以後

舉棋不定矣

張揖迎駕都鄴

沮授本謀也郭圖

小人焉知大計哉

素忌授進說于

紹而令其權即心

善授策其肯贊

成之手注所載

獻帝傳云紹得

其實不然圖遂

下或偶脫沮授

字

趙玄言

趙玄言

宋本作

長何

不從迎天子
之謀所以先敗
不聽出長子
諫所以速其
家扼舉之乃
一傳之綱也

書不見故
出長子譚為青州沮授諫紹必為禍始紹不聽曰孤欲令

諸兒各據一州也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合者悉

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譚始至青州

為都督未為刺史後太祖拜為刺史其土自河而西蓋不過平原而已遂北排田楷東攻孔融

兵海隅是時百姓無主欣戴之矣然信用羣小好受近言肆志奢淫不知稼穡之艱難華珍

皆姦佞小人也信以為腹心王修等備官而已然能接待賓客慕名敬士使婦弟領兵在內至令

草竊市井而外虜掠田野別使兩將募兵下縣有賂者見免無者見取貧弱者多乃至於竄伏丘

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獵鳥獸邑有萬戶者著籍不盈數百收賦納稅參分不入一招命賢士不就

不趨赴軍期安居又以中子熙為幽州甥高幹為并州眾數十萬以審

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誡許攸為謀王顏良文醜為將軍簡精卒

十萬騎萬匹將攻許世語曰紹步卒五萬騎八千孫盛評曰案魏武謂崔琰曰昨案貴

州戶籍可得三十萬眾由此推之但冀州勝兵已如此況兼幽并

及青州乎紹之大舉必悉師而起十萬近之矣獻帝傳曰紹將南師沮授田豐諫曰師出歷年

百姓疲弊倉更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

氏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治器械分遣精騎鈇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

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審配郭圖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

河朔之疆眾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收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彊謂

之騎兵其義無敵者先滅曹氏迎天子安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

勢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弃萬安之術而與無名之兵竊為公懼之

圖等曰武王伐紂不曰不義况兵加曹氏而云無名且公師武臣竭力將士憤怒人思自聘而不

及時早定大業慮之失也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亡也監車之計計在

持牢而非見時知機之變也紹從之圖等因是譖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

臣與王不同者昌王與臣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眾於外不自知先是太祖遣劉

內紹疑焉乃分監軍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遂合而南

趙宋本作
強赴宋
本作并

軍

率

師

作

兵

天

年

作

兵

師

作

兵

師

作

兵

師

作

兵

師

作

兵

師

天下之人豈可盡
欺發遣之徒
屬探所咄耳

此事不知信不
文選注引曹瞞
傳云曹孫破梁
孝王棺收金寶
天子聞之哀泣
似緣此微實
之者也

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翼衛幼主而
便放志專行脅遷省禁界侮王宮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
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蒙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
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三司享國極位操因唯皆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至觸情放恣不顧憲
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權杜絕言路擅收立殺
不俟報聞又采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
裸尸略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
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殄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繒繳充蹊坑并塞路舉
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嗟吁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
無道之臣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苞禍謀乃
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滅中正專為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強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
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路贊亦梟夷故使
鋒芒坐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為固乃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
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材聘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滌太軍汎黃
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倚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熾飛蓬覆滄海而沃燦炭
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繩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肆拘執懼其
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
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此陳琳之辭
紹進軍黎陽遣顏良攻劉延於白
馬沮授又諫紹良性佻俠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太祖救延
與良戰破斬良獻帝傳曰紹臨發沮授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夫勢在則威無不加
勢亡則一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亮
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充公孫實疲弊而將驕王伏
軍之破敗在此舉也楊雄有言八國由虫為羸弱姬今之謂也
紹渡河壁延津南使

劉備文醜挑戰太祖擊破之斬醜再戰禽紹大將紹軍大震獻帝傳
曰紹將

濟河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變眾
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不反乎遂以疾辭紹恨之乃省其
所部兵屬郭圖太祖還官渡沮授又曰北兵數眾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

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搏宜徐持久曠以日
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合戰太祖軍不利復壁紹為高檜起

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眾大懼太祖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

紹眾號曰霹靂車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澹動
而鼓譟曰廢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紹為地道欲襲太

祖營太祖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

盡焚其穀太祖與紹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會紹

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車沮授說紹可遣將蔣奇別為

支軍於表以斷曹公之鈔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太

祖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候夜潛往攻瓊紹遣騎救之敗走

後漢書
傳云乃官
字之誤

此因其法
今必行而
動搖之

文公御
覽補

破瓊等悉斬之太祖還未至營紹將高覽張郃等率其眾降紹眾

大潰紹與譚單騎退渡河餘眾偽降盡坑之張璠漢紀云殺紹卒凡八萬人沮授不及

紹渡為人所執詣太祖獻帝傳云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為軍所執耳太祖與之有舊

太祖厚待之後謀還袁氏見殺初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曹公善

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

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

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

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

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

以為沮眾械繫之紹軍既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

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

笑遂殺之先賢行狀曰豐字元皓鉅鹿人或云勃海人豐天姿瓌偉權略多奇少喪親居喪

宦擅朝英賢被害豐乃弃官歸家袁紹起義舉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

紹命以為別駕勸紹迎天子紹不納紹後用豐謀以平公孫瓚逢紀惲豐亮直數讒之於紹紹遂

忌豐紹軍之敗也上崩奔北師徒略盡軍皆拊膺而泣日向令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也紹謂逢紀

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唯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慙見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

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戒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

復日向使紹用田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

本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霸王之業隆臣奉閭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

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離邦就有適所也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內多忌

害皆此類也冀州城邑多叛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憂

死紹愛少子尚貌美欲以為後而未顯典論曰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妻劉氏

未顯而紹死劉氏性酷妒紹死僵尸未瘞寵妾五人劉盡殺之以為死者審配逢紀與辛

評郭圖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
譚立而評等為已害緣紹素意乃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自號
車騎將軍由是譚尚有隙太祖北征譚尚譚軍黎陽尚少與譚兵

李云論合甲庸

急之則相救
緩之則相爭
不待難問也
唯收漁人之利
矣

李適蓋有之
或欲云謀論
如此表其心
矣

觀此語則漢
主稱本生之親
不復係以父母
之名矣

而使逢紀從譚譚求益兵配等議不與譚怒殺紀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

及紀俱請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其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於紹

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

譚遂奪其眾乃使審配守鄴尚自將兵助譚與太祖相拒於黎陽

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譚尚敗走入城守太祖將圍之乃夜遁

追至鄴收其麥拔陰安引軍還許太祖南征荊州軍至西平譚尚

遂舉兵相攻譚敗奔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詣太祖請救太祖

乃還救譚十月至黎陽魏氏春秋載劉表遺譚書曰天篤降害禍難殷流尊公殂殞

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寤青蠅飛於干於無極游於二壘使股肱分爲二體背脊絕爲異身昔三

王五伯下及戰國父子相殘蓋有之矣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或欲以顯宗主或欲以

回家嗣未有奔親即異拔其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若齊襄復九世之讎士句卒荀

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違難不適讎國豈可忘先君之怨弃至親之好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

哉冀州不弟之愾既已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國爲務雖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

後漢書注
二書皆在
三原集中
拔一作托
張按文公
當作曹公
豈以念曹
二字訛若
晉文即

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雖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武有商奄之師皆所以剪除穢害而
定王業非強弱之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爲仇誅兄不傷義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
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義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
後克得其和能爲民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
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已復禮當振
飾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違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爲君之役
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踊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
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尚盡不從漢晉春秋載審配獻書於備曰春秋之義
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疎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
蔡之獄季友歎歎而行鍼叔之鳩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蒯聩而立輒蒯聩爲
不道人戚以篡備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爲可以拒之是以蒯聩終獲叛逆之罪而曼
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況兄弟乎昔先王廢紂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適嗣上告
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爲死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卽世之日
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壘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馳足曲辭誦媚交
亂謔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
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強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
上之資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爲厲行賦爲幣王雖傾倉覆庫窮
剝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唇齒輔車不相爲賜謂爲
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讒譖之人造節無端誘導姦利至
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遂近者在喪之位悖綱紀之理不
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撥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滿野或有見
鬪髮膚割截支體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號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
或聞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大夫
人憂哀憤懣於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

時下當
兼我守

趣
從宋

受敵由屠各
叛庚也

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為難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屠辱各二三其心臨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既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鬪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已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鶴立連結外讎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煙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下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敵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啓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珞 典略曰譚得書悵然登城而泣既劫於郭圖亦以兵鋒累交遂戰不解

尚聞太祖北釋平原還鄴其將呂曠呂翔叛尚歸太祖譚復陰刻將軍印假曠翔太祖知譚詐與結婚以安之乃引軍還尚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譚平原太祖進軍將攻鄴到洹水去鄴五十里由欲為內應謀泄與配戰城中敗出奔太祖太祖遂進攻之為地道配亦於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禮開突門內太祖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人者皆沒太祖遂圍之為塹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太祖一

夜掘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饑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兵萬餘人還救之依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淦水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太祖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為營太祖遂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乞降不聽尚還走濫口進復圍之急其將馬延等臨陣降眾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其家城中崩沮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與配戰城中生禽配配聲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

配於獲之
際從主於昏
難能死不能
與沮授比

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袁紹領冀州委以腹心之任以為治中別駕并總幕府初譚之去皆呼幸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配兄子開城門內兵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望見太祖兵入忿辛郭壞敗冀州乃遣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是時辛毗在軍門開馳走詣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是日生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公引見謂配知誰開卿城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文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公復謂曰曩者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既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

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為降虜審配為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何曰我君在北樂資山陽公載記及袁曄獻帝春秋並云太祖兵入城審配戰於門中既敗逃於井中於井獲之臣松之以為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豈當數窮之日方逃身於井此之難為誠為易了不知資曄之徒竟為何人未能識別然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矣是史籍之罪人達學之所不取者也

資曄史籍罪人

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走故安從熙譚悉收其眾太祖將討之譚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龍湊十二月太祖軍其門譚不出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十年正月攻拔之斬譚及圖等熙尚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丸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命者斬眾莫敢語各以次歃至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於曹氏所弗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高幹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遣

樂進李典擊之未拔十一年太祖征幹幹乃留其將夏昭鄧升守城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典略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為琰富貴將更娶妾媵而奪已愛故也十二年太祖至遼西擊烏丸尚熙與烏丸逆軍戰敗走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略

略宋本

曰尚為人有勇力欲奪取康眾與熙謀曰今到康必相見欲與兄手擊之有遼東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計曰今不取熙尚無以為說於國家乃先置其精勇於殿中然後請熙尚熙尚入康伏兵出皆縛之坐於東地尚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譚字顯思熙字顯奕尚字顯甫吳書曰尚有弟名賢與尚俱走遼東曹瞞傳云賢尚兄子未詳太祖高

康以後

韓珩節屢辟不至卒於家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孝悌焉袁術字公路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以俠氣聞舉孝廉除郎中歷職內外後為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董卓之將廢帝以術為後將軍術亦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術得據其郡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既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紹與瓚不和而南

此類皆勒在太學耶

二事之是振舉其敗也

連劉表其兄弟攜貳舍近交遠如此

吳書曰時議者以靈帝失道使天下叛亂少帝幼弱為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

獻帝幼冲
董卓擅命
何可於子
我術善雖非
事情于事理
則稍分明

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紹等欲立之以安當時使人報術術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紹紹復與術書曰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蹙死於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

揚州刺史陳温領其州

臣松之案英雄記陳温字元悌汝南人先為揚州刺史自病死袁紹遣袁遺領州敗散奔沛國為兵所殺袁術更用陳瑀

為揚州瑀字公璋下邳人瑀既領州而術敗於封丘南向壽春瑀拒術不納術以張勳橋

蕤等為大將軍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為援以術為左將軍封楊翟

侯假節遣太傅馬日磾因循行拜授術奪日磾節拘留不遣

三輔決錄注曰

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備軍中千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家先世諸公許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留之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患而死時沛相下邳陳珪故太尉球

弟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其交游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

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

勢矣誠英又有為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

子實為吾心膂珪中子應時在下邳術竝脅質應圖必致珪珪答

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

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

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為足下當勦力同心匡翼漢

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

舊知故陳至情雖逆於耳肉骨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死不

能也興平二年冬天子敗於曹陽術會羣下謂曰今劉氏微弱海

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意如何眾

莫敢對王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

當時人心歸
操其言至此
早知其為漢
賦者不過數
人而已

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

未若殷紂之暴也術嘿然不悅用河內張炯之符命遂僭號典略曰術以袁

姓出陳陳舜之後以土承火得應運之次又見識文云代漢者當塗高也自以名字當之乃建號稱仲氏呂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

卿祠南北郊荒修滋甚後宮數百皆服綺縠餘梁肉九州春秋曰司隸

亂揚州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

愁必長見敬重焉氏以為然後見術輒垂涕術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因共絞殺懸之廁梁術

誠以為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殮斂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術前為呂布所

破後為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於灑山復為所拒憂懼不

知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魏書曰術歸帝號於紹曰漢之失天

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卒疆者兼之耳

加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民戶百萬以疆則無與比大論德則無與比高曹操

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紹陰然之吳書曰術既為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眾絕

糧乃還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問厨下尚有麥屑三十斛時盛暑欲得蜜漿又無蜜坐榻牀上歎

息良久乃大咤曰袁術至於此乎因頓伏牀下嘔血斗餘而死妻子依術故吏廬江太守劉勲孫策破勲復

見收視術女人孫權宮子耀拜郎中耀女又配於權子奮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張璠漢記曰表與同郡人張隱薛郁王訪宣靖公諸恭劉祗田

林為八交或謂之八顧漢末名士錄云表與汝南陳翔字仲麟范滂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

勃海苑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暉字公孝為八友謝承漢書曰表受

學於同郡王暢暢為南陽太守行過于儉表時年十七進諫曰奢不儉上儉不逼下蓋中庸之道

是故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於世暢答

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以矯俗也長八尺餘姿貌甚偉以大將軍掾為北軍中候靈帝

崩代王叡為荊州刺史是時山東兵起表亦合兵軍襄陽司馬彪戰

之初為荊州也江南宗賊盛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眾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為華容長

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宗賊甚盛而眾

不附袁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眾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

實者南蠻之名宗賊起即宗賊後漢書注則云宗堂若為賊

此說史以表為魯共王後此注無聞

此言極其謂
亦前年即以此
觀世爭者也

袁胤中經籍
不遂其絕實
類有此志可以
表無遠略味
焉不意

牧封城武侯假節天子都許表雖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
中鄧義諫表表不聽漢晉春秋曰表答義曰內不失貢職外不背盟王此天下之大義也治中獨何怪乎義辭疾而退終
表之世張濟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為流矢所中死荊州官屬皆
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乎不受賀
也使人納其眾眾聞之喜遂服從長沙太守張羨叛表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長其得江湘間心然性屈疆不順表薄其為人不甚禮也羨由是懷恨遂叛表焉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
立其子懌表遂攻并懌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
餘萬英雄記曰州界羣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基母闈宋忠等撰定五經章句謂之後定太祖與袁紹方相持於官
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漢間觀天下
變從事中郎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豪傑竝爭兩雄相持天下之
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將擇所從
將軍擁十萬之眾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

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
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故
為將軍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
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大將蒯越亦勸表表狐疑乃遣嵩詣太
祖以觀虛實嵩還深陳太祖威德說表遣子入質表疑嵩反為太
祖說大怒欲殺嵩考殺隨嵩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傅子曰初表謂嵩知所定曹公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為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惟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為懷貳大會寮屬數百人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日韓嵩敢懷貳邪眾皆恐欲令嵩謝嵩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表雖外貌儒雅而
心多疑忌皆此類也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漢晉春秋曰太祖之始征柳城劉備
諸表使襲詐表不從及太祖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
分裂自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建安十三年

大奉作

表不助紹
遂則失合
之則難
欲保江漢
則其可得

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初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為後而蔡瑁張

允為之支黨乃出長子琦為江夏太守眾遂奉琮為嗣琦與琮遂

為讎隙典論曰表疾病琦還省疾琦性慈孝唱允恐琦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

其疾非孝敬也遂過于戶越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太祖琮曰今與

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乎巽對曰逆

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

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

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巽曰

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平則雖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

備足禦曹公平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軍到襄陽

琮舉州降備走奔夏口傅子曰巽字公悌瑗偉博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尚書郎後

卒巽在荆州日麗統為中英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統遂附劉備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

令以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異謂之必反卒如其言巽弟子蝦別有傳漢晉春秋曰

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解池無備輕行單進若洽威前兵數千彼之於

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

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納搜神記曰建安初荆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

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荆州獨全及劉表為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

妻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表當又死因以喪破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荆州

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荆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即

遣馬吏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太祖以琮為青州刺史

貴人後無幾太祖平荆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為荆州刺史

封列侯魏武故事載令曰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復先疆與秦爭衡荆州則其故地劉鎮南

慮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茂萬里之業忽三軍之眾篤中正之體敦令名之譽上權先君之遺塵

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之弃并州竇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未

人心瓦解
必相率而潰
又凡村豈能激
一時之偉諒之
勢必於張請
能相循其眾
者又已再矣徒
尔覆宗不納
焉愈

允

巽

琮

傅

李

王

劉

大

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類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太祖曰羣凶為誰先曰舉目皆是太祖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既無忠義之士翼戴天子緩寧海內使萬邦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已若即出尤智伯復見於今也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太守荆州平先始為漢尚書後為魏國尚書令先甥同郡周不疑字元直零陵人先賢傳稱不疑幼有異才聰明敏達太祖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太祖愛子倉舒夙有才智謂可與不疑為儔及倉舒卒太祖心忌不疑欲除之文帝諫以為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世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至晉太康中表家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

評曰董卓狠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殊未之有也英雄記曰昔大人見

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世有卓而大亂作大亂作而卓身滅所以有也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

臣松之以為桀紂無道秦莽縱虐比自多歷年所然後眾惡乃著董卓自竊權柄至于傾斃計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禍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殘賊之性定豺狼不若書契未有斯言為當但評既曰賊忍又云不仁賊忍不仁於辭為重袁術無毫芒之功纖介之善而猖狂于時妄自尊立固義夫之所扼腕人鬼之所同疾雖復恭儉節用而猶必覆亡不暇而評但云奢淫不終未足見其大惡

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然皆外寬內忌奸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于後嗣顛覆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西川屯鳳閣
氏關而南

魏書七

呂布張邈臧洪傳第七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

尉屯河內以布為主簿大見親待靈帝崩原將兵詣洛陽英雄記曰原字建陽

吾進敗董卓入京都將為亂欲殺原并其兵眾卓以布見信於原

子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

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行止常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而褊忿不思

難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詩曰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注拳力也為卓顧謝卓

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閣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

覺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

原何增

按臧洪上當有陳登二字乃與評合

張揖張邈陳

望皆附信見

此本信也亦獨

不必增入信豈

并疑傳疑衍

張邈二字耳

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為內

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

父子布遂許之手刃刺卓語在卓傳允以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

比三司進封温侯共秉朝政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州人皆

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英雄記曰郭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

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汜言且却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

敗臣松之案英雄記曰書布以四月二十三將數百騎出武關欲詣袁術布

自以殺卓為術報讎欲以德之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北詣袁紹

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兔曹

求益兵眾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紹恐還為已

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露布走河內英雄記曰布自以有功於袁氏輕

傲紹下諸將以為擅相署置不足

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領河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口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

布使止於帳側偽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卧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砍布床被謂

為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存乃閉城門布遂引去與張楊合紹令眾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英雄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士多

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辟公府以高第拜騎都尉遷陳留太守

董卓之亂太祖與邈首舉義兵汴水之戰邈遣衛茲將兵隨太祖

袁紹既為盟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

責紹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

知之益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謙勅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

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把

手其誓紹聞之大恨邈畏太祖終為紹擊已也心不自安興平元

年太祖復征謙邈弟超與太祖將陳宮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共謀

劉天下英
性其如眾
心未一者指有
擅相署置之
擅身

叛太祖宮說魏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兖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魏從之太祖初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衆東迎布爲兖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鄆城東阿范爲太祖守太祖引軍還與布戰與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是時歲旱蟲蝗少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太祖乃盡復收諸城擊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英雄記曰布見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於帳中坐婦床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各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悅魏從布留超將家屬屯雍丘太祖攻圍數月屠之斬超及其家邈詣袁術請救未至自爲其兵所殺獻帝春秋曰袁術議尊號邈謂術曰漢據火德絕而復揚日之所屬華雲不能增其高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魏魏蕩蕩無與爲貳何爲捨此而欲稱制恐禍不盈其禍將流世莊周之稱郊祭犧牛養飼經年豈以文繡宰執鸞乃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

爲孤憤不可得也案本傳邈詣術未至而死而此云諫稱尊號未詳孰是

備東擊術布襲取下邳備還歸布遣

備屯小沛布自稱徐州刺史

英雄記曰布初入徐州書與袁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

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爲術掃滅繼恥使術明目於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兖州甫詣封部爲曹操逆所拒破流離進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兖州術復明目於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也當駱驛復致若兵器戰具佗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造下邳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也尚與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爲三休尚獻帝初爲兖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兖州尚南依袁術術潛號欲以尚爲太尉不敢顯言私使人諷之尚無屈意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爲術所害其後尚喪與太傅馬日磾喪俱至京師天子嘉尚忠烈爲之各嗟詔百官祭拜子璋郎中而日磾不與焉英雄記曰布水陸東下軍到下邳西四十里備中郎將丹陽呂耽夜遣司馬章詎來詣布言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益德殺豹城中大亂不相信丹陽兵有千人屯西白城門內聞將軍來東大小踊躍如復更生將軍兵向城西門丹陽軍便開門內將軍矣布遂夜進晨到城下天明丹陽兵悉開門內布兵布於門上坐步騎放火大破益德兵獲備妻子軍資及部曲將吏士家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郝萌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詣聽事閣外同聲大呼攻閣堅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爲誰直牽婦科頭袒衣相將從閣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直排順門入順問將軍有所隱不布言河內兒聲順言此郝萌也順即嚴兵入府弓弩並射萌衆萌衆亂走天明還故營將曹性反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性砍萌一臂順砍萌首林輿性送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者悉誰性言陳宮同謀時宮在坐上面赤券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也性言萌常以此問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不意萌狂惑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養視之創二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二萬攻備備求救於布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衆

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
備則北連太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嚴步兵千騎
二百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斂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一里
安屯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
也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布令門
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君
當解去不中可留決鬪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
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欲結布為援乃為子索布女布
許之術遣使韓胤以僭號議告布并求迎婦沛相陳珪恐術布成
婚則徐揚合從將為國難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讚國
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今與術
結婚受天下不義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

已在塗追還絕婚械送韓胤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太祖布不
肯遣會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往并令奉章謝恩英

記曰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畜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為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陽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係傳陛下臣為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分為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為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為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登見太祖因陳布勇而無計輕於去就宜早圖之

太祖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太祖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登陰合部眾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為卿所賣耳卿為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為動容徐喻之曰

御其黨但信諸將諸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敗太祖塹圍之三

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宋慮魏續縛陳宮將其眾降九州春秋曰初布

馬十五匹客悉驅馬去向沛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成成釀五六斛

酒獵得十餘頭猪未飲食先持半猪五斗酒自入詣布前跪言間蒙將軍恩逐得所失馬諸將來

相賀白釀少酒獵得猪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布禁酒卿釀酒諸將共飲食作兄弟

弟共謀殺布邪成大懼而去奔所釀酒還諸將禮由是自疑會太祖圍下邳成遂領眾降

與其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曰縛太急小緩

之太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

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

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下建陽及董太師乎太祖領之布

因指備曰是兒最叵信者英雄記曰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

秋曰布問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園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

瘦恨不早相得故也布曰齊桓舍射鉤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力為公前驅可乎布縛急謂

劉備曰玄德卿為坐客我為執虜不能一言以相寬乎太祖笑曰何不相語而訴明使君乎意欲

活之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劫虜也其眾近在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

聽如於是縊殺布布與宮順等皆梟首送許然後葬之英雄記曰順為

人清白有威嚴

不飲酒不受饋遺所將七百餘兵號為千人鎧甲鬪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為陷

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督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

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內外

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

太祖之禽宮

也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宮聞孝治天下者不絕人之親

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太祖召養其母終

此人之為
呂布用楷哉

其身嫁其女

魚氏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

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為布畫策布每不從其計下邳敗

軍士執布及宮太祖皆見之與語平生故布有求活之言太祖謂宮曰公臺卿平常自為智計有

餘今竟何如宮顧指布曰但坐此人不從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為禽也太祖笑曰今

日之事當云何宮曰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死自分也太祖曰卿如是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將以

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曰若卿妻子何宮曰宮聞將施仁政於天

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太祖未復言宮曰請出就戮以明

軍法遂趨出不可止太祖泣而送之宮不還顧宮死後太祖待其家皆厚於初

手時謂馬也
魏略曰畢軌在
并州名為馬
并州之第一
本作荆

慮
續
本
作

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
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
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
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
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
耳遣次難得比也先賢行狀曰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博覽載籍雅有文藝舊典文章莫不貫綜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耆
育孤視民如傷是時世荒民饑州牧陶謙表登為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澗之利穡稻豐積奉使到許太祖以登為廣陵太守令陰合眾以圖呂布登在廣陵明審賞罰威信宣布海賊薛州之羣萬有餘戶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矣太祖到下邳登率郡兵為軍先驅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登執意不撓進圍日急布刺姦張弘懼於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布既伏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甚得江淮間歡心於是存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羣下咸以今賊眾十諸於郡兵恐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處必尋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滅羣狄吾既不能遇除凶惡何逃寇之為邪吾其出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必矣乃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救若無人登乘城望形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殊爽開南門引軍指賊營步騎鈔其後賊周章方結陣不得還船登手執軍鼓縱兵乘之賊遂大破皆奔船進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數賊忿喪軍尋復大與兵向登登以兵不敵使功曹陳矯求救於太祖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束

一聚相去十步從橫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望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遷登為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隨登老弱縋負而追之登曉諭令還曰太守在卿郡頻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何患無令君乎孫權遂跨有江外太初每臨大江而歎恨不早用陳元龍計而令封豕養其爪牙文帝追美登功拜登息肅為郎中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曼歷匈奴中郎將中山太原太守

所在有名謝承漢書曰曼有幹事才達於從政為漢良吏初從徐州從事辟司徒府除盧奴令冀州舉尤異遷揚州刺史丹陽太守是時邊方有警羌胡出寇三輔舉能遷曼

匈奴中郎將討賊有功徵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曼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各種不與中國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曼轉拜長水校尉終太原太守洪體貌魁梧有

異於人舉孝廉為郎時選三署郎以補縣長琅邪趙昱為莒長東

萊劉繇下邑長東海王朗菑丘長洪即丘長靈帝末弃官還家太

守張超請洪為功曹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

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

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

除國賊為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

此洪之所為
起死也

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為郡守政教威恩
不由已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
海內奇士也邈即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
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
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
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剪覆四海兗
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伯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
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
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
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厮養莫不激揚人
思致節臣松之案于時此盟止有劉岱等五人而已魏氏春秋橫內劉表等
數人皆非事實表保據江漢身未嘗出境何由與洪同壇而盟乎頃之諸軍
莫適先進而食盡眾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公孫瓚之難

後漢書云曰
寓于紹奇之
與結交好

袁曹二公與卓將戰於滎陽敗績黃巾遂廣屠裂城邑和不能禦然軍器尚利戰士尚衆而耳目
偵邏不設恐動之言妄至寇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水丸沈河令賊不得渡禱祈
羣神求用兵必利著筮常於於前巫祝不去於側人見其清談于雲出則渾亂命不可知州遂蕭
條悉為
丘墟也

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
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眾九州春秋曰初
平中焦和為青
州刺史是時英雄並起黃巾寇暴和務及同盟俱入京畿不服為民保障引軍踰河而西未久而
袁曹二公與卓將戰於滎陽敗績黃巾遂廣屠裂城邑和不能禦然軍器尚利戰士尚衆而耳目
偵邏不設恐動之言妄至寇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水丸沈河令賊不得渡禱祈
羣神求用兵必利著筮常於於前巫祝不去於側人見其清談于雲出則渾亂命不可知州遂蕭
條悉為
丘墟也

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徙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吾眾人以為袁曹方
睦而洪為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
士終不背本者但恐見禁制不相及逮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
勒所領兵又從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族滅洪
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書
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濶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
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為愴恨可為心哉前日不

悍
後

後漢書注
云洪公寓于
詔叔初之
人

遺比辱雅脫述敘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答者既學薄才鈍
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為仇敵以
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
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闡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
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算計
長短辯詰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
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弃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遙
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
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
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
擲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
接過絕等倫當受仕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

悅本州見侵郡將購牖里之危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
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
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
少垂故人任者側席去者克已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
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喏
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王賜爵
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

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然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之事未詳

臣松之案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

罪復見斫刺濱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
計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蒙虧除

臣松之案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部牙將軍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於勳紹罪也疑此是子璜也

僕雖不敏又素不能

原始見終覩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

計本詐

然宋本

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讎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鑿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弃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君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微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臣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膂力作難北鄙將告倒縣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耶加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况僕親奉承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於境外臧洪受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未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以盡外無疆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

後漢書載洪書其中有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微節無所復申之語

之使不得獨趨故主之急故養憤告絕還為敵進也

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王簿啓內厨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為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為使作薄粥眾分歆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瞑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同其戮力為國除害何為擁眾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

終不為已用乃殺之

徐眾三國評曰洪敦天下名義救舊君之危其恩足以感人情義足以勵薄俗然袁亦知己親友致位州郡雖非君臣且實盟玉既

受其命義不應法乃一罪人也 臧袁曹方睦夾輔皇室呂布反覆無義志在逆亂而邈超擅立布為州牧其於王者苟力所不足可奔他國以求赴救若謀力未展以待事機則宜徐更觀必誓守窮城而無變通身死殄民功名不立良可哀也 洪邑人陳容少

為書生親慕洪隨洪為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令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於

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隕功業未遂洪以兵弱敵彊烈志不立惜哉

魏書七

西川忠貞堂
氏國南

三國

魏書八

三國志八

一公孫陶四張傳第八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

令音郎定反支音其兒反

為郡門下書佐有姿儀

大音聲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

典略曰瓚性辯惠每曰事不肯稍入常忽說數事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

遣詣涿

郡盧植讀經後復為郡吏劉太守坐事徵詣廷尉瓚為御車身執

徒養及劉徙日南瓚具米肉於北芒上祭先人舉觴祝曰昔為人

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鄣氣或恐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

慷慨而起時見者莫不歔歔劉道得赦還瓚以孝廉為郎除遼東

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

約其從騎曰今不衝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

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

遷為涿令光和中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督行事

李云與先主同
墳既遠西人前世
又非素官於朝何
錫先墓迤在北
張按於北芒祭
先人恐是望北
遠祭時不及
歸鄉里故云與
先人葬於此更
不言祭墓也

少童據後漢書注所引魏志改侯字三賢太守侯氏者所以別下劉太守也

傳使將之軍到薊中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丘力居等叛劫略薊

中自號將軍九州春秋曰純自號略吏民攻右北平遼西屬國諸城所至

殘破瓚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屬國烏丸貪至王率種

人詣瓚降遷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擊五六年丘

力居等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朝議以宗正東海

劉伯安既有德義昔為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鎮撫

可不勞衆而定乃以劉虞為幽州牧吳書曰虞東海恭王之後也遭世衰亂又

職召為都吏以孝廉為郎舉遷至幽州刺史轉甘陵相其得東土戎狄之心後以疾歸家常降身

隱約與邑黨州同舉其鄉曲咸共宗之時鄉曲有所訟不以詣

吏自投虞平之虞以情理為之論對皆大小敬從不以為恨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

因以為是虞便推與之後至自得本牛乃還謝罪會甘陵復亂吏民使虞治行復以為甘陵相甘

陵大治徵拜尚書令光祿勳以公族有禮更為宗正 英雄記曰虞為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節

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官錢或一千萬或二千萬富者

以私財辦或發民錢以備之貧而濟恤者無以充調或至自殺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徵 虞

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純首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

譯自歸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徼殺胡使胡知其情間行詣虞虞

上罷諸屯兵但留瓚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純乃棄妻子逃入鮮卑

為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封政為列侯虞以功即拜太尉封襄

賁侯英雄記曰虞讓太尉因薦衛尉趙謨益州牧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司馬

瓚奮武將軍封薊侯關東義兵起卓遂劫帝西遷徵虞為太傅道

路隔塞信命不得至袁紹韓馥議以為少帝制於姦臣天下無所

歸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為帝遣使詣虞虞終不肯受

紹等復勸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虞又不聽然猶與紹等連和九州

春秋曰紹馥使故樂浪太守甘陵張岐齋議詣虞使即尊號虞騰聲呼岐曰卿敢出此言乎忠孝

因紹等之謀計
即可見當日
之效也
宗書云劉伯
宗書云劉伯
宗書云劉伯
宗書云劉伯

別本有
附字

圖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虞於是奉職修貢愈益恭肅
諸外國羌胡有所貢獻道路不通皆為傳送致之京師
虞子和為侍中在長安天

子思東歸使和偽逃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道經袁術

為說天子意術利虞為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為書與虞

虞得和書乃遣數千騎詣和瓚知術有異志不欲遣兵止虞虞不

可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以自結而陰教

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益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為紹所留是時

術遣孫堅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其處術遣越與堅攻昂不勝

越為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將以

報紹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

範遂以渤海兵助瓚破青徐黃巾兵益盛進軍界橋典畧載瓚表紹罪

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張化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軍袁紹託其先軌寇竊人爵既性
暴亂厥行淫穢昔為司隸校尉會值國家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為邪媚不能舉直
至今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卓造為亂根紹罪一也卓既入雒而主見質紹不能權論以濟君父
而奪道節傳竄竄逃亡忝辱爵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為渤海太守默選戎馬當攻董卓不告

此不得為罪
張

父兄至使太傅門戶太僕母子一旦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年不歸國難廣

自封殖乃多以資糧專為不急計糾富室收考責錢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紹罪四也韓馥之迫竊

其虛位矯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卓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邯鄲如浪鄉侯印昔新室之亂

漸以節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日財貨賂遺與其飲食克期會合

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宜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浩兵勳仍有效又降服張

揚而以小忿枉害於勳信用譏罵殺害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萇

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為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

為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汚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

刺史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其功莫大紹令周昂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誅紹罪

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寺姬周政弱王道

陵遲天子遷都諸侯皆叛於是齊桓立柯亭之盟晉文為踐土之會伐荆楚以救苦茅誅曹衛以

彰無禮臣雖關雎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部兵討紹等
若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效攻
戰形狀前後續上遂舉兵與紹對戰紹不勝
以嚴綱為冀州出楷為青州單經為
兗州置諸郡縣紹軍廣川令將麴義先登與瓚戰生禽綱瓚軍敗
走勃海與範俱還薊於大城東南築小城與虞相近稍相恨望虞
懼瓚為變遂舉兵襲瓚虞為瓚所敗出奔居庸瓚攻拔居庸生獲
虞執虞還薊會卓死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遷前將
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斬虞

魏氏春秋曰初劉虞和輯戎狄瓚以胡
夷難禦當因不寶而討之今加財賞必

自以安本

上疑作止

部

仁而不武惜
哉不為平世
三公

孟輕漢効一時之名非久長深慮故虞所賞賜瓚輒抄奪虞數請會稱疾不往至是戰敗虞欲討之告東曹掾右北平人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特雖有小惡固宜容忍乃止後一年攸病死虞又與官屬議密令眾襲瓚瓚部曲放散在外自懼敗掘東城門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屋殺令勿燒故瓚得放火因以精銳衝突虞眾大潰奔居庸城瓚攻及家屬以還殺害州府衣冠善士殆盡 典畧曰瓚曝虞於市而祝曰若應為天子者天當降雨救之時盛暑竟日不雨遂殺虞 英雄記曰虞之見殺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贊等忠義奮發相與就 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 瓚上訓為幽州刺史瓚遂驕矜記過忘善多所賊害 英雄記曰瓚統內外衣冠子弟有才秀者必抑使困在窮苦之地或謂其故交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為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類多庸兒若故中數師劉緯臺取縉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自號為伯三人者為仲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已子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警也 虞從事漁陽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銀等率州兵欲報瓚以燕國閭柔素有恩信共推柔為烏丸司馬柔招誘烏丸鮮卑得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大破之斬丹袁紹又遣麴義及虞子和將兵與輔合擊瓚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 英雄記曰先是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之乃築京固守瓚別將有為敵所圍義不救也真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慮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為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 臣松之以為童謠之言無不皆驗至如此記似若無微謠言之作蓋令瓚終始係易無

事遠畧而瓚因破黃巾之威意志張遠遂置三州刺史圖滅袁氏所以致敗也 為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

為樓其上中塹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二百萬斛 英雄記曰瓚諸樓樓以平計瓚作鐵門居樓上 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

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水書 我所決不如休兵力田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

此穀足知天下之事矣欲以此弊紹紹遣將攻之連年不能拔 漢

春秋曰袁紹與瓚書曰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為旅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綬以非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

奔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輒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於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曷也故為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

下起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雄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購於余躬遂躍馬控弦

處我疆土毒福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震駿馬電發僕師徒擊合機械不嚴疆弱殊料眾寡豈論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昔因壘館殺此非天威集

謀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蜂賊以焚蕪渤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瞻破眾散不鼓而敗兵眾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為

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階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為京頭顱滿野懸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意婉約有改往修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慰兆民之不

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疆

此謂趙岐和 辭時書

旅宋本作 流疑戮力 之恨 擬何改 控注一作 謹誌本 亦本 何增 謂宋

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實要為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
架叛親離子然無黨又烏丸穢猶皆與是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為鋒銳又東西鮮卑
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驩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
失戎狄之心兵與州壤禍發難離將以定議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翹義餘殘良
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塞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鏘金
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恥是故戰夫引領望旌旆怪遂舍光匿影寂無
聞卒臻屠滅相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
威懷並喪何以立者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哉干
戈放散牛馬尾下獨何守區區之士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壽之非良
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贊不答而增修戎備謂關靖日當今四方虎
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瓚遣子求救於黑山
賊復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南山擁黑山之眾陸梁冀州橫斷紹
後長史關靖說瓚曰今將軍將士皆巴士崩瓦解其所以能相守
持者顧戀其居處老小以將軍為主耳將軍堅守曠日袁紹要當
自退自退之後四方之眾必復可合也若將軍今舍之而去軍無
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草野何所成邪瓚遂止
不出英雄記曰關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語而無大謀特為瓚所信幸救至欲內外擊紹遣人與子書刻

期兵至舉火為應

典畧曰瓚遣行人文則齋書告子續曰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蹙無所聊賴汝當碎首於張燕速致

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獻帝春秋曰瓚夢薊城崩知必敗乃遣問使與續書紹候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曰蓋聞在昔哀周之世僵尸流血以為不然豈意今身當其衝其餘語與典畧所載同紹候者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兵

至遂出欲戰紹設伏擊大破之復還守紹為地道突壞其樓稍至

中京英雄記曰袁紹分部攻者掘地為道穿穴其樓下稍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

子乃自殺漢晉春秋曰關靖曰吾聞君子陷入於危必同其難鮮于輔將其眾奉

王命以輔為建忠將軍督幽州六郡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間

柔遣使詣太祖受事遷護烏丸校尉而輔身詣太祖拜左渡遼將

軍封亭侯遣還鎮撫本州魏畧曰輔從太祖於官渡袁紹破走太祖喜願謂輔曰如

烏丸以功封關內侯魏畧曰太祖甚愛閭柔每謂之曰我視卿如子亦輔亦率其

眾從文帝踐阼拜輔虎牙將軍柔渡遼將軍皆進封縣侯位特進

更其書者所以
請瓚在答泉周
二十四字後漢書
即作瓚與續書
後端者近之非
所更也

左度遠
將軍

更子有
脫文

乃舞以御
減下疑有劫
字

漢末爭下
主相臣臣
行其言

彈起作彈或
古字通耶北
宋本作彈

漢末漢文
哀困凶此極
耶

陶謙字恭祖丹楊人

吳書曰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

生仕州郡舉茂才除盧令

吳書曰謙性剛直有大節少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

衆選成因以公事進見坐罷警常私還入與謙飲宴或拒不為留常以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強之
及舞又不轉警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由是不樂卒以構隙謙在官清白無以糾舉禍
意星有贏錢五百欲遷幽州刺史徵拜議郎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西

討韓遂

吳書曰會西羌寇邊皇甫嵩為征西將軍表請武將召拜謙揚武都尉與嵩征羌大

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眾辱溫溫怒從謙於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
以材畧見重於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弃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
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人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
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華謝
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以慰其意時溫於宮門見謙謙仰曰謙會徐州黃巾起

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破走之董卓之亂州郡起兵天子都長

安四方斷絕謙遣使間行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溧陽侯

是時徐州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廣陵

太守琅邪趙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見疏

謝承漢書曰昱年十三母嘗病經

握粟出七祈禱泣血鄉黨稱其孝就處士東莞綦母君受公羊傳兼該羣業至歷年潛志不闕園
圃親疎希見其面時入定省父母須臾即還高潔廉正抱禮而立清英儼恪莫干其志旌善以興
化殫邪以矯俗州郡請召常稱病不應國相檀諶陳遵共召不起或興盛怒終不迴意舉孝廉除
莒長宣揚五教政為國表會黃巾作亂陸梁五郡郡縣發兵以為先辦徐州刺史巴祗表功第
當受遷賞昱深以為恥委官還家徐州牧陶謙初辟別駕從事辭疾遜道謙重令揚州從事會稽
吳範宣旨昱守意不移欲威以刑罰然後乃起舉茂才遷廣陵太守賊率融從臨淮見討進入郡
界昱將兵拒曹宏等讒慝小人也謙親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

由是漸亂下邳闕宣自稱天子謙初與合從寇鈔後遂殺宣并其

衆初平四年太祖征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死者

萬數泗水為之不流謙退守剡太祖以糧少引軍還

吳書曰曹公文於

謙欲伐謙而畏其疆乃表令州郡一時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未殲或
將吏不良因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衆風聲流聞震蕩城邑丘牆懼於橫暴負良化為羣惡此
何異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佗方攜白首於山野弃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
哀歎向阡陌而流涕饑厄困苦亦曰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於今日然兵連眾結鋒鏑布
野恐一朝解散夕見係虜是以阻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還親農桑惟
留常員吏以供官署慰示遠近咸使聞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
非兵不濟是以涿鹿版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
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遑啓處雖憲章勅戒奉宣

恭祖
病元
高

比何改

已

子布之萃
未為奇傑
何以補衡
重之

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類眾殊不畏死父兄穢瘡子弟羣起治屯連兵至今為患若承命解甲弱國自虛釋武備以資亂損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罷明日難必至上忝朝廷寵授之本下令羣凶日月滋蔓非所以疆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臣雖愚蔽忠恕不昭抱恩念報所不忍行輒勒部曲申令警備出芟疆寇惟力是視入宣德澤躬奉職事冀效微勞以贖罪負又曰華夏沸擾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歎無日敢寧誠思貢獻必至薦羞獲通然後銷鋒解甲臣之願也臣前調穀百萬斛已在水次輒勅兵衛送曹公得謙上事知不罷兵乃進攻彭城多殺人民謙引兵擊之青州刺史田楷亦以兵救謙公引兵還臣松興平元年復東征略之案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尚未秉政罷兵之詔不得由曹氏出

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恐欲走歸丹楊會張邈叛逆呂布太祖還擊布

是歲謙病死吳書曰謙死時年六十三張昭等為之哀辭曰猗歟使君君侯將軍膺秉懿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武猛從事靈帝末天下德元武允文體足剛直守以溫仁令舒及盧遺愛于民幽牧暨徐甘棠是均

亂帝以所寵小黃門蹇碩為西園上軍校尉軍京都欲以禦四方靈帝紀曰以虎

徵天下豪傑以為偏裨太祖及袁紹等皆為校尉屬之貴中郎將袁紹

詣碩為假司馬靈帝崩碩為何進所殺楊復為進所遣歸本州募

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董卓作亂楊遂以所將攻上

黨太守於壺關不下略諸縣眾至數千人山東兵起欲誅卓袁紹

至河內楊與紹合復與匈奴單于於夫羅屯漳水單于欲叛紹楊

不從單于執楊與俱去紹使將麴義追擊於鄴南破之單于執楊

至黎陽攻破渡遼將軍耿祉軍眾復振卓以楊為建義將軍河內

太守天子之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拜安國將軍封晉陽侯楊欲

迎天子還洛諸將不聽楊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

子還舊京糧乏楊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

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即拜為

大司馬英雄記曰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楊素與呂布善太祖之圍布楊欲

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為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太祖楊將

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馮芳為助軍校尉夏牟淳于瓊為左右校尉并州刺史丁原遣楊將兵

芳

德

幽

與

本

眭固殺醜將其眾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破之於大城斬

固盡收其眾也典畧曰固字白兔既殺楊驍軍屯射犬時有巫誠固曰將軍字兔而此邑名犬兔見犬其勢必驚宜急移去兔不從遂戰死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為郡

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歲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

子同年域見而親愛之遣就師學為取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稍

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同郡徐榮為董卓中郎將薦度為遼東太

守度起玄菟小吏為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

度子康為伍長度到官收昭笞殺於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

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

擊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

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魏書曰度語毅儀識書云孫登當為天子太守姓公孫字升濟升即登也時襄

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為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

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為

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為恐為所害乃

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晉陽秋曰敏子

二十餘年不娶州里徐邈責之曰不孝莫大於無後何可終身不娶乎乃娶妻生子胤而遺妻常如居喪之禮不勝憂數年而卒胤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亡設至奉之由是知名任至司徒臣松之案本傳云敏將家人海而復與子相失未詳其故分遼東郡為遼西中遼郡置太守

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

為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墀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

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太祖表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

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

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

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語在武紀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

子晃淵等皆小眾立恭為遼東太守文帝踐阼遣使即拜恭為車

馬將軍

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初恭病陰消為閹人劣弱

不能治國太和二年淵魯奪恭位明帝即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

太守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吳書載淵表權曰臣伏惟遭天地反易遇無

事漢魏階緣際會為國效節繼世享任得守藩表猶知符命未有攸歸每感厚恩頻辱顯使退念

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執拒違前使雖義無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鎮撫長存小國前後裴校

尉葛都尉等到奉被勅誠聖旨彌密重統累素幽明備著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晝則誦吟

宵則發夢終身誦之志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革未戢人民蕩析仰此天命將有眷顧私

從一隅永瞻雲日今魏家不能採錄忠善褒功臣之後乃令讒譏得行其志聽幽州刺史東萊太

守誑誤之言猥興州兵圖害臣郡臣不負魏而魏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饒適齊樂毅走

趙以不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陳平耿況亦觀時變卒歸於漢勒名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時

不世遇是以悽懷懷慕自納望遠視險有如近易誠願神謨蚤定洪業奮六師之勢收河洛之地

為聖代宗天下幸甚魏畧曰國家知淵兩端而恐遼東吏民為淵所誤故公文下遼東因赦之

曰告遼東玄菟將校吏民逆賊孫權遭遇亂階因其先人劫略州郡遂成羣凶自擅江表舍垢藏

疾冀其可化故割地王權使南面稱孤位以上將禮以九命權親義手北向稽顙假人臣之寵受

人臣之榮未有如權者也狼子野心告令難移卒歸反覆背恩叛主滔天逆神乃敢僭號特江湖

之險阻王誅未加比年已來復遠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邊民無知與之交關長吏

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沈滯津岸貿遷有無既無疑拒齎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

奸十室之邑猶有忠信陷君於惡春秋所書也今遼東玄菟奉事國朝紆青拖紫以千百為數戴

纓垂纓咸佩印綬曾無匡正納善之言龜玉毀於履虎兇出於匣是誰之過歟國朝為子大夫羞

之昔孤突有言又教子貳何以事君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乃阿順邪謀曾從姦惑豈獨父兄之

教不詳子弟之舉習非而已哉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艾俱焚安能自別乎且又此事固然易

見不及鑿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遼東君臣無怵惕之患則義所不利貴

則義所不貴此為厭安樂之始求危亡之禍賤忠貞之節重背叛之名蠻貊之長猶知愛禮以此

事人亦難為顏且又宿舒無罪擠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泣而行及至賀死之日得蒙

神以元

志

諡

事

書

本

書

本

國竭祿遠命上卿寵授極位震動南土備盡禮數又權待舒綜契濶委曲君臣上下畢歡竭情而令使便見沒梟示萬里士眾流離屠戮津洛懸貳遠布痛辱彌天權之怨疾將刻肌骨若天衰其業使至喪賈權將內傷憤激而死若期運未訖將播毒螫必恐長蛇來為寇害徐州諸屯及城陽諸郡與相接近如有船眾後年向海門得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得備豫又曰臣門戶受恩實深實重自臣承攝印車以來連被榮寵殊特無量分富隕越竭力致死而臣狂愚意計迷闇不即禽賊以至見疑前章去所陳情趣事勢實但欲罷弊此賊使困自絕誠不敢背累世之恩附僭盜之虜也而後愛憎之人緣事加誣偽生節目卒令明聽疑於市虎移恩改愛與動威怒幾至沈沒長為負忝幸賴慈恩猶垂三宥使得補過解除愆責如天威遠加不見假借早當糜碎辱先廢祀何緣自明建此微功臣既喜於事捷得自申展悲於疇昔至此變故餘怖踊未敢便寧惟陛下既崇春日生全之仁除忿塞隙抑弭繼介推今亮往察臣本心長令抱戴銜分三泉又曰臣被服光榮恩情未報而以罪釁自招譴怒分當即戮為眾社戒所以越典詭常偽通於吳誠自念窮迫報效未立而為天威督罰所加長恐奄忽不得自洗故敢自關替廢於一年遣使誘吳知其必來權之求郡積有年歲初無倡答一言之應今權得使來必不疑至此一舉果如所規上卿大眾翕赫豐盛財貨賂遺傾國極位到見禽取流離死亡十有餘人滅絕不反此誠暴猾賊之鋒摧矜夸之巧昭示天下破損其業足以慙之矣臣之悽懷念效於國雖有非常之過亦有非常之功願陛下原其踰關之愆采其毫毛之善使得國恩保全終始矣

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眾如故魏名臣奏載中領軍夏侯獻表曰公孫淵特阻險又怙孫權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舒親見賊權軍眾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以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麗滅貊與淵為仇並為寇鈇今外失吳援內有胡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禍福奉車都尉驤弘武皇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牛絹百匹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康遂稱臣妾以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弘性果烈乃心於國夙夜拳拳念自竭效冠族子孫必好學問博通書記多所關涉口論速捷辯而不俗附依典誥若出胸臆加

明帝於是拜魏名臣奏載中領軍夏侯獻表曰公孫淵特阻險又怙孫權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舒親見賊權軍眾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以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麗滅貊與淵為仇並為寇鈇今外失吳援內有胡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禍福奉車都尉驤弘武皇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牛絹百匹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康遂稱臣妾以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弘性果烈乃心於國夙夜拳拳念自竭效冠族子孫必好學問博通書記多所關涉口論速捷辯而不俗附依典誥若出胸臆加

又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吳書曰魏遣使者傅容齋拜淵為樂浪公淵計吏從洛陽還語淵曰使者左駿伯使皆擇勇力者非凡人也淵由是疑怖容夔至任學館中淵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拜容嘆天怖由是還洛言狀

景初元年乃遣幽州刺史母丘儉等是疑怖容夔至任學館中淵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拜容嘆天怖由是還洛言狀

自立為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

誘呼鮮卑侵擾北方魏書曰淵知此變非獨出儉遂為備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為與國然猶令官屬上書自直於魏曰大司馬長史臣郭昕參軍臣柳

蒲等七百八十九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已卯詔書伏讀懇切精魄散越不知身命所當投指昕等伏自惟省螻蟻小醜器非時用遭值千載被受公孫淵祖考以來光明之德惠澤沾渥滋潤榮華無尺寸之功有負乘之累遂蒙褒獎登名天府竝以驚蹇附龍託驥紆青拖紫飛騰雲梯感恩惟報死不擇地臣等聞明君在上聽政采言人臣在下得無隱情是以因緣訴讓冒犯愆罪郡在藩表密瀾不羈平昔三州轉輸費調以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國然猶跋扈虐虐劉邊陸陸烽火相望羽檄相逮城門書閉路無行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祖父度初來臨郡承受荒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烏合之民掃地為業威震耀于殊俗德澤被于羣生遼土之不壤實度是賴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向不遭度則郡早為丘墟而民係於虜庭矣遺風餘愛永存不朽度既薨祖吏民感慕欣戴子康尊而奉之康踐統洪緒克壯徽猷文昭武烈邁德種仁乃心京輦翼翼虔恭佐國平亂效績紛紜功隆事大動藏至府度康當值武皇帝休明之會合策明之計夾輔漢

室降身委質卑已事魏匪處小厭大畏而服焉乃慕託高風懷仰盛懿也武皇帝亦虛心接納待以不次功無巨細每不見忘又命之曰海北地臣割以付若世子孫實得有之皇天后土實聞德音臣庶小大豫在下風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淵生有蘭石之姿少含愷悌之訓允文允武忠惠且直生民欽仰莫弗懷愛淵纂戎祖考君臨萬民為國以禮淑化流行獨見先覩羅結遐方勤于之義視險如夷世載忠亮不隕厥名孫權慕義不遠萬里連年遣使欲自結援雖見絕殺不念舊怨纖纖往來求成恩好淵執節彌固不為利廻守志匪石確乎彌堅猶懼丹心未見保明乃卑辭厚幣誘致權使臬截獻饒以示無二吳雖在遠水道通利舉帆便至無所隔限淵不顧敵讎之深念存人臣之節絕疆吳之歡昭事魏之心靈祇明鑒普天咸聞陛下嘉美洪烈懿茲武功誕錫休命寵亞齊魯下及陪臣普受介福誠以天覆之恩當卒終始得竭股肱永保祿位不虞一旦橫被殘酷惟育養之厚念積慮之效悲思不遂痛切見弃舉國號咷拊膺泣血夫三軍所伐蠻夷戎狄驕逸不虔於是致武不聞義國反受誅討蓋聖王之制五服之域有不供職則修文德而又不至然後征伐淵小心翼翼恭于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盡忠竭節還被患禍小弁之作離騷之與皆由此也就或佞邪盜言孔甘猶當清覽憤而知善讒巧似直惑亂聖聽尚望文告使知所由若信有罪當垂三宥若不改憲計功減降當在入議而潛軍伺襲大兵奄至舞戈長驅衝擊遼士犬馬惡死況於人類吏民昧死挫辱王師淵雖冤枉方臨危殆猶恃聖恩悵然重奔冀必為臣矯制妄肆威虐乃謂臣等曰漢安帝建光元年遼東屬國都尉龐奮受三月乙未詔書曰收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詔書遣侍御史幽州牧考姦臣矯制者今刺史或儻謬承矯制乎臣等議以為刺史與兵搖動天下殆非矯制必是詔命淵乃俯仰歎息自傷無罪深惟土地所以養人竊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冠釋紱逝歸林麓臣等維持誓之以死屯守府門不聽所執而七營虎士五部蠻夷各懷素飽不謀同心奮臂大呼排門遁出近郊農民釋其耨鎛伐薪制挺改案為櫓奔馳赴難軍旅行成雖蹈湯火死不顧生淵雖見孤奔怨而不怒比遣勅軍勿得干犯及手書告語懇惻至誠而吏士凶悍不可解散期於畢命投死無悔淵懼吏士不從教令乃躬馳奮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所死况淵累葉信結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與爰暨陛下榮淵累葉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辯著廊廟勝衣舉履誦詠明文以為口實理而掘之古人所恥

小白重耳衰世諸侯猶慕著信以降霸業詩美文主作乎萬邦論語稱仲尼夫食存信信之為德固亦大矣今吳蜀共帝非足而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臣等每為陛下懼此危心淵據金城之固仗和睦之民國殷兵疆可以橫行策名委質守死善道忠至義盡為九州表方今二敵關闕未知孰定是之不戒而淵是害茹柔吐剛非王者之道也臣等雖鄙誠竊恥之若無天乎臣一郡古凶尚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臣等聞仕於家者三世則主之三世則君之臣等生於荒裔之士出於圭竇之中無大援於魏世隸於公孫氏報生與賜在於死力昔崩通言直漢祖赦其誅鄭詹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頑愚不達大節苟執一介披露肝膽言逆龍鱗罪當萬死惟陛下恢崇撫育亮其控告使疏遠之臣永有保持

馬宣王征淵六月軍至遼東

漢晉書秋曰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聞魏人將討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吳人欲戮其使羊術

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益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畧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權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侯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也

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宣王軍至令衍逆

戰宣王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宣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

東北即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

等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為圍塹會霖雨三十

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全城下雨霽起土山修櫓為發石

土地可攻

回何收

虞王作

行成府作成行

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眾潰與其子修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魏略曰始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聞淵劫奪恭位謂淵終不可保以國法擊晃晃雖有前言莫不坐然內以骨肉知淵破則已從及淵首到晃自審必死與其子相對啼哭時上亦欲活之而有司以為不可遂殺之

張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為羣盜在山澤間轉攻還真定眾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眾自號將兵從事與燕合燕推牛角為帥俱攻廩陶牛角為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令眾

奉燕告曰必以燕為帥牛角死眾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眾覆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其小帥孫輕王當等各以部眾從燕眾至百萬號曰黑山靈帝不能征河北諸郡被其害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

難中郎將九州春秋曰張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黃龍左校牛角五鹿根苦蝟劉石平漢大洪司隸緣城羅市雷公浮雲飛燕白爵楊鳳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萬小者不減數千靈帝不能討乃遣使拜楊鳳為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吏後遂彌漫不可復數

典略曰黑山黃巾諸帥本非冠蓋自相號字謂騎白馬者為張自騎謂輕捷者為張飛燕謂聲大者為張雷公其饒鬚者則自稱于根根其眼大者自稱李大目張璠漢記云又有左校郭大賢左髭丈八三部也

是後董卓遷天子於長安天下兵數起燕遂以其眾與豪傑相結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燕

遣將杜長等助瓚與紹戰為紹所敗人眾稍散太祖將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師拜平北將軍率眾詣鄴封安國亭侯邑五百戶燕薨子方嗣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曰門下通事令史張林飛燕之曾孫林與趙別字子方嗣尚有王倫為亂未及周年位至尚書令衛將軍封郡公尋為倫所殺

張繡武威祖厲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邊章韓遂為亂涼州金城

麴勝襲殺祖厲長劉雋繡為縣吏間伺殺勝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為邑中豪傑董卓敗濟與李傕等擊呂布為卓報仇語在卓傳繡隨濟以軍功稍遷至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屯弘農士卒饑餓南攻穰為流矢所中死繡領其眾屯宛與劉表合太祖南征軍濟水繡等舉眾降太祖納濟妻繡恨之太祖聞其不悅密有殺繡之計計漏繡掩襲太祖太祖軍敗二子沒繡還保穰傅子曰繡有所親胡車健手以金與之繡聞之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反吳書曰繡降凌統用賈詡計乞徙軍就高道由太祖屯中繡又曰車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太祖信繡皆聽之繡乃嚴兵入屯掩太祖備故敗太祖比年攻之不克太祖拒袁紹於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眾降語在詡傳繡至太祖執其手與歡宴為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官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破羌將軍從破袁譚於南皮復增邑凡二千戶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有未滿千戶者而繡特多從征烏丸於柳城未至薨諡曰定侯魏略曰五官將數因請會發怒曰君殺吾兄何

忍持面視人邪繡心不自安乃自沒子泉嗣坐與魏諷謀反誅國除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修殺之奪其眾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神輒病之犯法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

典略曰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張修駱曜教民編鴈法角為太平道修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為不信道修法畧與角同

本有者字

云何收

而何改

加施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姦令祭酒祭酒至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督號為姦令為
鬼吏主為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天著山上其一埋之
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
為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其事之後角被誅修亦亡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修業遂增鑄之教使
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
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臣松之謂張修應是張衡非典畧之失則傳其之誤

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貢獻而

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為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閭圃

諫魯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為

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

不稱勿為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

數萬家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

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肖率眾數萬人拒關堅守太祖攻破之遂入

蜀魏名臣奏載董昭表曰武皇帝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

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為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山上

諸屯既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武皇帝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遣故大將軍夏侯惇將軍許褚

呼山上兵還會前軍未還夜迷惑誤入賊營賊使退散侍中辛毗劉曄等在兵後語惇褚言官兵

已據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不信之惇前自見乃還白武皇帝進兵定之幸而克獲此近事史士

所知又楊暨表曰武皇帝始征張魯以十萬之眾身親臨履指授方略因就民麥以為軍糧張

之守蓋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欲抽軍還言作軍三十年一朝持

與人如何此計已定天祚大魏魯守自壞因以定之世語曰魯遣五官掾降弟衛橫山樂陽平

城以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東郡郭諶曰不可魯已降留使既未反

衛雖不同偏攜可攻縣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麋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

夜高祚等誤與衛眾遇祚等多鳴鼓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圍又曰今以迫往

功必輕不如依杜灌赴朴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

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

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
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太祖逆
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閭圃等
皆為列侯臣松之以為張魯雖有善心要為敗而後降今乃寵以萬戶五子皆封侯過矣
習鑿齒曰魯欲稱王而閭圃諫止之今封圃為列侯夫賞罰者所以懲惡勸善也
苟其可以明軌訓於物無遠近幽深矣今閭圃諫魯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塞
其本源而未流自止其此之謂與若乃不明於此而重燒燬之功豐爵厚賞止於死戰之士則民
神於存亂俗統於殺伐阻兵仗力干戈不戢矣太祖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雖湯武居之無以
加也魏略曰黃初中增圍爵邑在禮謂中後十餘歲病死晉書云西戎司馬閭續圃孫也

情手魯法
用先之有
漢川之民
比而心其
此也

此操不敢
之寶錄其後
提於夏侯首
六無意復爭
漢川也然持勝
之道莫善乎此

勝此類

淫妄謂

注申儀拜提督
將軍在禮請中
可互証

此屬會大光
時訪歷日保
曰為長雄
此至未封
九之六用此
力不能平及
飯心存任使
者并物也

按漢書滕公
之後皆隨外姓
為孫氏則此
為附會也

為子彭祖取魯女魯蒙謚之曰原侯子富嗣

魏畧曰劉雄鳴者藍田人也少以採藥射獵為事常居覆車山

下每晨夜出行雲霧中以識道不迷而時人因謂之能為雲霧郭李之亂人多就之建安中附屬州郡州郡表薦為小將馬超等反不肯從超破之後詣太祖太祖執其手謂之曰孤方入關蒙得一神人即卿邪乃厚禮之表拜為將軍遣令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遂劫以反諸亡命皆往依之有眾數千人據武關道口太祖遣夏侯淵討破之雄鳴南奔漢中漢中破窮無所之乃復歸降太祖捉其鬚曰老賊真得汝矣復其官徙勃海時又有程銀侯選李堪皆河東人也與平之亂各有眾千餘家建安十六年竝與馬超合超破走堪臨陣死銀選南入漢中漢中破詣太祖降皆復官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載凶祗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於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繡曾舍羣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為愈焉

張掖滅洪傳關東諸將起兵討卓張超兄弟實為倡始事雖無成義聲動海內矣厥後背曹向呂卓致顛覆末路與張楊等乃超超事之僅附見于志滅一傳曾不得與繡繡諸人比也陳氏史例之疎也

魏書八

魏書八

三國志八

魏書九

三國志九

諸夏侯曹傳第九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初起惇常為裨將從征伐太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為司馬別屯白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太祖征陶謙留惇守濮陽張邈叛迎呂布太祖家在鄆城惇輕軍往赴適與布會交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偽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

次平有三侍杖
與有頃司赫校
尹洛陽令圍子
空家味等恐
殺其子未敢迫
子之命繼賊從
今兵進于是攻
子之至子充詣
朋謝乞天下
凡有叔質者并
赦之不得與
實開張嘉路
下其章初自
安帝以後漢禁
稍弛京師叔質
不避其責自是
也
遠絕此靈帝先
和元年爭蓋行
法在人至此復舉

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為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後有持

質者皆當并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孫盛曰案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

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魏略曰時夏侯淵與惇俱為將軍軍中號惇太祖自徐州還惇從

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封高安鄉侯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

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轉領河南尹太

祖平河北為大將軍後拒鄴破遷伏波將軍領尹如故使得以便

宜從事不拘科制建安十二年錄惇前後功增封邑千八百戶并

前二千五百戶二十一年從征孫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

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

二十四年太祖軍擊破呂布軍於摩陂召惇常與同載特見親重

出入臥內諸將莫得比也拜前將軍魏書曰時諸將皆受魏官號惇獨漢官乃

王位拜惇大將軍數月薨惇雖在軍旅親迎師受業性清儉有餘

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業諡曰忠侯子充嗣帝追思

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惇邑千戶賜惇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惇

弟廉及子林素自封列侯初太祖以女妻林即清河公主也林歷

位侍中尚書安西鎮東將軍假節魏略曰樹字子林惇中子也文帝少與林親及

中林性無武畧而好治生至太和二年明帝西征人有白樹者遂召還為尚書林在兩時多畜伎

妾公主由此與林不和其後羣弟不遵禮度林數切責弟懼見治乃其構林以誹謗公主奏之有

詔收林帝竟欲殺之以問長水校尉京兆段熲熲以為此必清河公主與林不睦出於誹構冀不

推實耳且伏波與先帝有定天下之功宜加三思帝意解曰吾亦以為然乃發詔推問為公主作

表者果其羣弟子充苑子與嗣與薨子劭嗣卒惇之孫也嗣絕詔曰惇魏之元功勳

善竹帛肯庭堅不罷或悼之况朕受福於韓浩者河內人及沛國史渙與浩

俱以忠勇顯浩至中護軍渙至中領軍皆掌禁兵封列侯魏書曰韓

漢末起兵縣近山數多寇浩聚徒眾為縣藩備太守王匡以為從事將兵拒董卓於盟津時浩舅

結何改
公北保
為何
呂布當
時字是

奇之使領兵從征伐時大議損益浩以為當急田太祖善之遷護軍太祖欲討柳城領軍史渙以為道遠深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謀浩曰今兵勢強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患將為後憂且公神武舉無遺策吾與君為中軍主不宜沮眾遂從破柳城改其官為中護軍置長史司馬從討張魯魯降議者以浩智略足以緩邊欲留使都督諸軍鎮漢中太祖曰吾女可以無護軍乃與俱還其見親任如此及薨太祖愍惜之無子以養子榮嗣史渙字公劉少任俠有雄氣太祖初起以客從行中軍校尉從征伐常監諸將見親信轉拜中領軍十四年薨

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太祖居家曾有縣官事淵代引重罪大

祖營救之得免魏略曰時充豫大亂淵以饑乏弃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太祖起兵以別部司馬騎都

尉從遷陳留潁川太守及與袁紹戰於官渡行督軍校尉紹破使

督兗豫徐州軍糧時軍食少淵傳饋相繼軍以復振昌豨反遣于

禁擊之未拔復遣淵與禁并力遂擊豨降其十餘屯豨詣禁降淵

還拜典軍校尉魏書曰淵為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故軍中為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月五日五百六日一千濟南樂安黃巾

徐和司馬俱等攻城殺長吏淵將泰山齊平原郡兵擊大破之斬

和平諸縣收其糧穀以給軍士十四年以淵為行領軍太祖征孫

權還使淵督諸將擊廬江叛者雷緒緒破又行征西護軍督徐晃

擊太原賊攻下二十餘屯斬賊帥商曜屠其城從征韓遂等戰於

渭南又督朱靈平隃糜汧氏與太祖會安定降楊秋十七年太祖

乃還鄴以淵行護軍將軍督朱靈路招等屯長安擊破南山賊劉

雄降其眾圍遂超餘黨梁興於鄠拔之斬興封博昌亭侯馬超圍

涼州刺史韋康於冀淵救康未到康敗去冀二百餘里超乃逆戰

軍不利汧氏反淵引軍還十九年趙衢尹奉等謀討超姜敘起兵

鹵城以應之衢等譎說超使出擊敘於後盡殺超妻子超奔漢中

還圍祁山敘等急求救諸將議者欲須太祖節度淵曰公在鄴反

覆四千里比報敘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在

前從陳倉狹道入淵自督糧在後郃至渭水上超將氏羌數千逆

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器械淵到諸縣皆已降韓遂在顯親

孝之敗當

西縣屬漢陽
此與楊昇傳
皆記為鹵

以張魯傳
未注各核
當有鳴字

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糧追至略陽城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與國氏淵以爲遂兵精與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可必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輕兵步騎到長離攻燒羌屯斬獲甚衆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離與淵軍對陣諸將見遂衆惡之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罷弊不可久賊雖衆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精麾還略陽進軍圍與國氏王千萬逃奔馬超餘衆降轉擊高平屠各皆散走收其糧穀牛馬乃假淵節初枹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太祖使淵帥諸將討建淵至圍枹罕月餘拔之斬建及所置丞相已下淵別遣張郃等平河關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諸羌盡降隴右平太祖下令曰宋建造爲亂

宗何按
作宋

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二十一年增封三百戶并前八百戶還擊武都氏羌下辯收氏穀十餘萬斛太祖西征張魯淵等將涼州諸將侯王已下與太祖會休亭太祖每引見羌胡以淵畏之會魯降漢中平以淵行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太祖還鄴留淵守漢中卽拜淵征西將軍二十三年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二十四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郃爲備所襲淵遂戰死諡曰愍侯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淵妻太祖內妹長子衡尚太祖弟海陽哀侯女恩寵特隆衡襲爵轉封安寧亭侯黃初中賜中子霸太和中賜霸四弟爵皆關內侯霸正始

中為討蜀護軍右將軍進封博昌亭侯素為曹爽所厚聞爽誅自

疑亡入蜀以淵舊勲赦霸子徙樂浪郡魏略曰霸字仲權淵為蜀所害故霸常切齒欲有報蜀意黃初中為偏將軍子

午之役霸召為前鋒進至典世圍安營在曲谷中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角

軍統屬征西時征西將軍夏侯玄於霸為從子而玄於曹爽為外弟及司馬宣王誅曹爽遂召玄

准代玄為征西霸尤不安故遂奔蜀南趣陰平而失道入窮谷中糧盡殺馬步行足破崑崙石下

使人求道未知何之蜀聞之乃使人迎霸初建安五年時霸從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採為

張飛所得飛知其良家女遂以為妻產息女為劉禪皇后故淵之初亡飛妻請而葬之及霸入蜀

禪與相見釋之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兒子以示之曰此夏侯氏之

甥也厚霸弟威官至兗州刺史世語曰威字季權任俠貴歷荆兗二州刺史于駿并州

加爵龍威弟惠樂安太守文章敘錄曰惠字稚權幼以才學見稱

陽相散騎常侍莊晉景陽皇后威弟惠樂安太守善屬奏議歷散騎黃門侍郎與鍾毓數

姊夫也由此一門修盛於時惠弟和河南尹世語曰和字義權清辯有才論歷河南尹太常

有辯駁事多見從遷燕相惠弟和河南尹淵第三子稱第五子榮從孫湛為其序曰稱字

樂安太守年三十七卒惠弟和河南尹叔權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兒為之渠帥戲必為軍旅戰陳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撻眾莫敢逆淵陰

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為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馬逐之

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各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為布衣之交每譙會氣陵一

坐辯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弟榮字幼權幼聰惠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

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請為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

一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

逃死乃奮劔衡薨子績嗣為虎賁中郎將績薨子褒嗣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魏書曰仁祖襄穎川太守父熾侍中長水校尉少好弓馬弋獵後豪

傑竝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為別

部司馬行厲鋒校尉太祖之破袁術仁所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

常督騎為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

少章云當作
羊此晉景獻
皇后也

七歲見表此
有書內是為

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將騎擊備破走之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壺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衆少遂爲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曰賊衆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殉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等以爲仁當任溝上爲金形勢也仁徑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轉封安平亭侯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荊州侯音以宛叛略傍縣衆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屯樊卽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徐

是救至水亦稍滅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走仁少時不修
行檢及長為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鄢陵侯彰
北征烏丸文帝在東宮為書戒彰曰為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
即王位拜仁車騎將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二
千并前三千五百戶追賜仁父熾諡曰陳穆侯置守冢十家後召
還屯宛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
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於漢北文帝遣使即拜仁大
將軍又詔仁移屯臨穎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江還屯合肥黃
初四年薨諡曰忠侯魏書曰仁時年五十六傳子曰曹大司馬之勇實有弗加也張遼其次焉子泰嗣官至鎮東
將軍假節轉封甯陵侯泰薨子初嗣又分封泰弟楷範皆為列侯
而牛金官至後將軍仁弟純英雄記曰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兄仁別居承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為能好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為遠近所稱年十八為黃門侍郎二十從太祖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征戰初以議郎參司空

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大戰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
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懸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
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
麾下騎斬譚首及北征三郡純部騎獲單于踰頓以前後功封高
陵亭侯邑三百戶從征荊州追劉備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
散卒進降江陵從還譙建安十五年薨文帝即位追諡曰威侯魏書曰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補之太祖難其純以選為督撫循甚得人心及卒有司白選代太祖曰純之北何可復得吾獨不中督邪遂不選子演嗣官
至領軍將軍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演薨子亮嗣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魏書曰洪伯父鼎為尚書令任弘為蘄春長太祖起義兵討董卓
至滎陽為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
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
渡洪循水得船與太祖俱濟還奔譙揚州刺史陳溫素與洪善洪

據揚州信此等
罪之重不引也
洪家富而性吝
別動益極其
其下也沛事
賈進修注中

將家兵千餘人就溫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陽復得數
千人與太祖會龍亢太祖征徐州張邈舉兗州叛迎呂布時太饑
荒洪將兵在前先據東平范聚糧穀以繼軍太祖討邈布於濮陽
布破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
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天子都許拜洪諫議大夫
別征劉表破表別將於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封
國明亭侯累從征伐拜都護將軍文帝即位為衛將軍遷驃騎將
軍進封野王侯益邑千戶并前二千一百戶位特進後徙封都陽
侯始洪家富而性吝吝晉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常恨之遂以舍客犯
法下獄當死羣臣竝救莫能得卞太后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
吾明日勅帝廢后矣於是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魏略曰文帝收
洪時曹真在左
右請之曰今誅洪必以真為請也帝曰我自治之卿何豫也會卞太后責怒帝言梁沛之間非
十廉無有今日詔乃釋之猶尚沒入其財產太后又以為言後乃還之初太祖為司空時以已率

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贖丁時譙令平洪贖財與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貴那得如子廉邪文帝在
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其不稱意及洪犯法自必死既得原喜上書謝曰臣及不由道過在人
倫長竊非任遂蒙舍貸性無檢度知足之分而有狴狼無厭之賢老惜倍貪觸突國綱罪迫三千
不在赦宥當就辜誅弃諸巾朝猶蒙天恩骨肉更生臣仰視天日愧負靈神備惟愆闕慙愧怖悸
不能維經以自裁割謹
塗顏闕門拜章陳情洪先帝功臣時人多為缺望明帝即位拜後將軍

更封樂城侯邑千戶位特進復拜驃騎將軍太和六年薨諡曰恭
侯子馥嗣侯初太祖分洪戶封子震列侯洪族父瑜修慎篤敬官

至衛將軍封列侯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年十餘歲

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吳魏書曰休祖父嘗為吳郡
太守休於太守舍見壁上

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

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

之以休為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

此夫郡太守
丞像故事

居北

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眾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太祖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文帝即王位為領軍將軍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惇薨以休為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駕臨送上乃下輿執手而別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別遣兵渡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

魏書曰休喪母至孝帝使侍中奪喪服使飲酒食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

乞歸諱葬母帝復遣越騎校尉薛喬奉詔節其憂哀使歸家治喪一宿便葬葬訖詣行在所帝見親自寬慰之其見愛重如此

帝征孫權以休為征東大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明帝即位進封長平侯吳將審惠屯皖休擊破之斬惠首吳將韓綜翟丹等前後率眾詣休降增邑四百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大司

少章云替休二字當乙宣王与休並為上將分道而進宣王方從西道而吳上深則東南之向尋陽者不得而兼替也

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帝為二道征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

下督休諸軍向尋陽賊將偽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

驚士卒亂棄甲兵輜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帝遣屯騎校尉楊暨慰

喻禮賜益隆休因此癰發背薨諡曰壯侯子肇嗣

世語曰肇字長思

肇有當

世才度為散騎常侍屯騎校尉明帝寢疾方與燕王宇等屬以後

事帝意尋變詔肇以侯歸第正始中薨追贈衛將軍子興嗣初文

帝分休戶三百封肇弟纂為列侯後為殄吳將軍薨追贈前將軍

張隱文士傳曰肇孫據字願遠少厲志操博學有才藻仕晉辟公府歷洛陽令有能名大司馬齊王冏輔政據與齊人左思俱為記室督從中郎出為襄陽太守征南司馬值天下亂據討賊向吳

戰敗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眾為州郡所殺

魏略曰真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父伯南夙與太祖善與平末袁術部黨與太祖攻劫太祖出為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太祖所在答云我是也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故變其姓魏書曰邵以忠篤有才智為太祖所親信初平中太祖與義兵邵募徒眾從太祖周旋時豫州刺史黃琬欲害太祖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

太祖哀真少孤

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常獵為虎所逐顧射虎應射而倒
太祖壯其鷲勇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以偏將
軍將兵擊劉備別將於下辯破之拜中堅將軍從至長安領中領
軍是時夏侯淵沒於陽平太祖憂之以真為征蜀護軍督徐晃等
破劉備別將高詳於陽平太祖自至漢中拔出諸軍使真至武都
迎曹洪等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真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
涼州諸軍事錄前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耀
討破之斬進等黃初三年還京都以真為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
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擊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大
將軍加給事中七年文帝寢疾真與陳羣司馬宣王等受遺詔輔
政明帝即位進封邵陵侯

原松之案真又名邵封邵陵侯若非書誤則事不可論

遷大將軍諸葛亮

圍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應亮帝遣真督諸軍軍都遣張郃

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真進軍圍
之條謂其眾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平真
以亮懲於祿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
城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
四年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蜀連出侵邊
境宜遂伐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也帝從其計真當發西討帝親臨
送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泝漢水當會南鄭
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或棧道斷絕
詔真還軍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
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
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百戶
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為

四書已外是
于時定能必
元道與師子
且此舉幾于
固表在昭伯
事于昭伯
結念于昭伯
此德伴之德

朱符下... 平... 功...

真名位素輕 忽膺重寄不 勞謙以先天下 而偃然輒當殊 亦有以知其必 敗矣

兼大司馬則... 指典兵虛... 之言宗以太傅... 名而為實... 之權也

曹典諸葛恪... 以輕舉去功... 平民無懷之... 以致敗後之... 者苟才德不...

用真病還洛陽帝自幸其第省疾真薨諡曰元侯子爽嗣帝追思
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
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義訓
則彥皚皆為列侯初文帝分真邑二百戶封真弟彬為列侯

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即位為散騎
侍郎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寵待有殊帝寢疾
乃引爽入卧內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
太尉司馬宣王竝受遺詔輔少主明帝崩齊王即位加爽侍中改
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丁謚畫

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
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魏書曰爽使弟羲為表曰臣亡父真奉事三朝入
備家宰出為上將先帝以臣肺腑遺緒獎飾拔擢

與兵林省進無忠恪積累之行退無羔羊自公之節先帝聖體不豫臣雖奔走侍疾嘗樂曾無精
誠冀日之應與太尉懿俱受遺詔且慙且懼靡所底告臣聞虞舜序賢以稷契為先成湯褒功

以伊呂為首審選博舉優劣得所斯誠輔世長民之大經錄勳報功之令典自古以來未之或闕
今臣虛闚位冠朝首顧惟越天中心愧惕敢竭愚情陳寫至實夫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齒也
懿本以高明中正處上司之位名足鎮眾義足率下一也包懷大畧允文允武仍立征伐之勳遐
邇歸功二也萬里旋旆親受遺詔重亮皇家內外所向三也加之耆艾紀綱邦國體練朝政論德
則過於吉甫樊仲課功則踰於方叔召虎凡此數者懿實兼之臣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
謂臣以宗室見私知進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以察臣之言臣以為宜以懿為太傅
太司馬上昭陛下進賢之明中顯懿身文武之實下使愚臣免於謫誚於是帝使中書監劉放令
孫資謂詔曰昔吳漢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為大司馬名稱于今太尉體履正直功蓋海內先
帝本以前後欲更其位者輒不彌久是以遲遲不施行耳今大將軍薦太尉宜為大司馬既合先
帝本旨又放推讓進德尚勳乃欲明賢良辯等列順長少也雖且與之屬宗師呂望念在引領以
處其下何以過哉朕甚嘉焉朕惟先帝固知君子樂天知命繼介細疑不足為忠當顧柏人彭亡
之文故用低何有意未遂耳斯亦先帝敬重大臣恩愛深厚之至也昔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漢顯
宗以鄧禹為太傅皆所以優崇儔爽弟羲為中領軍訓武衛將軍彥散騎常

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闥貴寵莫盛焉南陽何
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謚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
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敘任為腹心颺等欲令爽立威
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宣王止之不能禁正始五年爽乃
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是時關中及氏羌轉輸不

飾何改

少長

李... 傳...

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谷行數百里賊因山為固

兵不得進爽參軍楊偉為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世語曰偉字世英馮翊人明帝

治宮室偉諫曰今作宮室斬伐生民墓上松柏毀壞碑獸石枉宰及亡人傷孝子心不可以為後世之法則颺與偉爭於爽前偉曰颺勝

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乃引軍還漢晉春秋曰司馬宣王謂夏侯玄曰春秋責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

大敗君所知也今與平路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敵絕糧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引軍退曹裨進兵據三壩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所發牛馬運轉者死失者盡

光胡怨歎而關右悉虛耗矣初爽以宣王年德竝高恒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等進

用咸共推戴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謚為尚書晏

典選舉執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宣王宣王遂稱疾避

爽初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卑下當時稱焉王謚畢軌等既進用數言於爽曰宣王有大志而無得民心不可以推誠委之由是爽恒猜防焉禮貌雖存而

諸所與造皆不復由宣王宣王力不能爭且懼其禍故避之晏等專政其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

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為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

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

毓法使王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爽飲食車服擬

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

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為伎樂詐作詔書

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健仔教習為伎擅取太樂樂器

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羲深以

為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

不敢斥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為已發也甚不悅羲或時以

諫喻不納涕泣而起宣王密為之備九年冬李勝出為荊州刺史

往詣宣王宣王稱疾困篤示以羸形勝不能覺謂之信然魏末傳曰爽等令勝

辭宣王并伺察焉宣王見勝勝自陳無他功勞橫蒙時恩當為本州詣闕拜辭不悟加恩得蒙引見宣王令兩婢侍邊持衣衣落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宣王持杯飲粥粥皆流出沾胸勝怒

然為之涕泣謂宣王曰今至上尚幼天下恃賴明公然眾情謂明公方舊風疾發何意尊體乃爾宣王徐更寬言木令氣息相屬說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為之恐不復

相見如何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也宣王仍復陽為昏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愛錯亂其辭狀如荒語勝復曰當忝荊州非并州也宣王乃若微悟者謂勝曰懿年老意荒忽不解君言

此或實錄

此敗豈不由酒

特何改

復嘗嘗... 相伺之機固不難為

伯兄弟... 敗宜... 固九... 抑也

為本州刺史盛德烈壯好建功勳今當與君別自顧氣力轉微後必不更會因欲自力設薄主人
生死共別令師昭兄弟結君為友不可相舍去副懿區區之心因流涕哽咽勝亦長嘆答曰輒當
承教須待勅命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太傅語言錯誤口不懽杯指南為北又云吾當作并州吾
答言當還為荊州非并州也徐徐與語有識人時乃知當還為荊州耳又欲設主人祖送不可舍
去宜須待之更向爽等垂淚云
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世語曰爽兄弟

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

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為念

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門

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

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

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槃牙縱

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候

伺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汹汹人懷危懼陛下但為寄坐

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

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

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爽為有無君

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勅臣如奏施行臣

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爽戮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

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

常世語曰初宣王勅兵從關下趣武庫當爽門人通車住爽妻劉怖出至廳事謂帳下守督曰

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係謙在後舉止之曰天下

事未可知如此者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為于寶晉記曰爽留車駕

三宣王遂得過去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為衛魏末傳曰宣王諸弟爭太司農沛國桓範聞兵起不

應太后召矯詔開平昌門拔取劔戟略將門候南奔爽宣王知曰

範畫策爽必不能用範計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
猶豫未決範重謂羲曰當今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

高人
陳許
仲達

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者義猶不能納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使早自歸罪爽於是遣允泰

詣宣王歸罪請死乃通宣王奏事于寶晉書曰桓範出赴爽宜王謂將濟曰智囊

世語曰宣王使許允陳泰解語爽將濟亦與書達宜王之旨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

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為誓爽信之罷兵 魏氏春秋曰爽既罷兵曰我不失作富家翁範哭

曰曹子丹佳人生女兄弟猶遂免爽兄弟以侯還第魏未傳曰爽兄弟歸家勅洛陽縣

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

南行爽還聽事上與兄弟共議未知宣王意深淺作書與宣王曰賤子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分

受屠滅前遣家人迎櫬于今未反數日之憂當頓斃餉以繼且冬宜王得書大驚即答書曰初不

知之糧甚懷踉蹌今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大豆等送爽兄弟不達變數即便喜歡自謂不死

初張當私以所擇才人張何等與爽疑其有姦收當治罪當陳爽

與晏等陰謀反逆竝先習兵須二月中欲發於是收晏等下獄會

公卿朝臣廷議以為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爽以支屬世

蒙殊寵親受先帝握手遺詔託以天下而包藏禍心蔑棄顧命乃

與晏颺及當等圖謀神器範黨同罪人皆為大逆不道於是收爽

義訓晏颺謚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三族魏客曰鄧粲字玄茂鄧禹後也少

除洛陽令坐事免拜中郎又入兼中書郎初颺與李勝等為浮華友及在中書浮華事發被斥出

遂不復用正始初乃出為潁川太守轉大將軍長史遷侍中尚書颺為人好貨前在內職許藏艾

授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故京師為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每所薦達多如此比故何晏選舉

不得人頗由颺之不公忠遂同其罪蓋由交友非其才 魏畧曰丁謚字彥靖父斐字文侯初斐

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宥為典軍校尉總攝內外每所

陳說多見從之建安末從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贏困乃私易官牛為人所白被收送獄奪

官其後太祖問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亦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太祖笑顧謂左右曰東曹毛掾

數曰此案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

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聽用如初後數歲病亡謚少不肖交游但博觀書傳為人沈毅

頗有才略太和中常任鄴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謚已得直開門入謚望見王

交脚卧而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何等入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言明帝收謚繫鄴獄以

崖崇氣文作唯
樂安王使北詣鄴又遣文欽令還淮南皆謚之計司馬宣王由是特深恨之畢軌字昭先父字子

可大用會帝崩爽輔政乃拔謚為散騎常侍遂轉尚書謚為人外似疎略而內多忌其在臺閣數

鮑

鮑

鮑

鮑

鮑

鮑

鮑

鮑

鮑

鮑

鮑

鮑

鮑

鮑

鮑

芝嶽位卑人
微不難馮馭
故宥之以示公

言於爽多見從之李勝字公昭父休字子則有智畧張魯前為鎮北將軍休為司馬家南鄭時
漢中有甘露降于朗見張魯精兵數萬人有四塞之固遂建言赤氣久衰黃家當興欲魯舉號魯
不聽會魯破太祖以其勸魯內附賜爵關內侯署散官騎從詣鄴至黃初中行歷上黨鉅鹿二郡
太守後以年老還拜議郎勝少游京師雅有才智與曹爽善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簾入
達各有王各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原禁錮數歲帝崩曹爽輔政勝為洛陽令夏侯玄
為西將軍以勝為長史玄亦宿與勝厚駱谷之役議從勝出由是司馬宣王不悅於勝累遷榮
陽太守河南尹勝前後所宰守未嘗不稱職為尹歲餘廳事前屠蘇壞令人更治之小材一枚激
墮正適受符吏石虎頭斷之後旬日遷為荊州刺史未及之官而敗也恒範字元則世為冠族
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為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明帝時為中領軍尚書遷
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為岐
所奏不直坐免還復為兗州刺史快快不得意又聞當轉為冀州牧是時冀州統屬鎮北而鎮北
將軍呂昭才實任進本在範後範謂其妻仲長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為呂子展屈
也其妻曰君前在東坐欲擅斬徐州刺史衆人為君難為作下今復羞為呂屈是復難為作上也
範忿其言觸實乃以刀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範亦竟稱疾不赴冀州正始中拜大司農
範前在臺閣號為曉事及為司農又以清省稱範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
要論蔣濟為太尉嘗與範會社下羣卿列坐有數人範懷其所撰欲以示濟謂濟當虛心觀之範
出其書以示左右左右傳之示濟濟不肯視範心恨之因論他事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輩
何似邪濟性雖強毅亦知範剛毅脫而不應各罷範於沛郡任次在曹真後于時曹爽輔政以範
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親也及宣王起兵開城門以範為曉事乃指召之欲使領中
領軍範欲應召而其子諫之以為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疑有頃兒又促之範欲去而司農丞吏
皆止範範不從乃突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呼之舉手中版以示之
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言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
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範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徵四方
以自輔爽疑義又無言範自謂義曰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邪於今日卿等門戶倒矣俱不言範

何改
字通用

謂何改

謂何改

許何改

又謂義曰卿別營近在
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太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默然下從中夜至五鼓爽乃投刃於地謂諸
從駕羣臣曰我度太傅意亦不過欲令我兄弟向已也我何有以不合於遠近耳遂進謂帝曰陛
下作詔免臣官報皇太后令範知爽首免而已必坐唱義也範乃曰老子今茲坐卿兄弟矣爽
等既免帝還宮遂令範隨從到洛水浮橋北望見宣王下車叩頭而無言宣王呼範姓曰桓大夫
何為爾邪車駕入宮有詔範還復位範請闕拜章謝待報會司蕃詣鴻臚自首具說範前臨出所
道宣王乃忿然曰誣人以反於法何應主者曰利律反受其罪乃收範於闕下時人持範甚急範
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世語曰初爽夢二虎銜雷公雷公若二升碗於著庭中
爽惡之以問占者靈真丞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爽將以兵亡不出旬日漢晉春秋曰安
定皇甫謐以九年冬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眾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而以告其邑
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強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謐曰
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於強昔漢之閭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重矣
闡人十九人一旦尸之況爽兄弟乎世語曰初爽出司馬曹芝之留在府聞有事將營騎斫津門
出赴爽爽誅擢為御史中丞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
爽不從有司奏綜導爽反宣王曰各為其主也宥之以為尚書郎芝字世英扶風人也以後仕進
至特進光祿大夫綜字初伯後為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長史臣松之案夏侯湛為芝銘及于寶
晉紀竝云爽既誅宣王即擢芝為并州刺史以綜為安東參軍與世語不同嘉平中紹功臣世封真族孫熙為新昌
亭侯邑三百戶以奉真後千寶晉記曰蔣濟以曹真之勳力不宜絕祀故晏何進
孫也母尹氏為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
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晏字平叔魏略曰太祖為

嘉平中紹功臣世封真族孫熙為新昌

亭侯邑三百戶以奉真後

孫也母尹氏為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

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據此則平... 帝立頗為... 得賜爵為... 有舊者多... 日甚將何... 子王宮中... 沛王故特... 故能通天... 行而至吾... 宥宣王曰... 臣松之案... 此言出於... 王苦與沛... 令女文叔... 以刀截兩... 為梁相憐... 也家以為... 流滿牀席... 且大家夷... 心時尚欲... 司馬宣王... 為五信

其時秦宜祿兒阿蘇亦隨母在公家並見寵如公子蘇即朗也蘇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常謂之為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為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為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前以尚主得賜爵為列侯又其母在內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晏為尚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魏末傳曰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賢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為惡日甚將何仔身母笑曰汝得無如晏邪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向使者搏頰乞曰活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為沛王故特原不殺魏氏春秋曰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已也初宣王使晏典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臣松之案魏末傳云晏取其同母妹為妻此縉紳所不忍言雖楚王之妻媿不是甚也已設令此言出於舊史猶將莫之或信况底下之書乎案諸王公傳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晏母姓尹公王苦與沛王同生焉得言與晏同母皇甫謐烈女傳曰爽從弟文叔妻燕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以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強迎令女歸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其意沮迺微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解令女於是寤人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樓弱岸耳何至辛苦迺爾且大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心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

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文帝與之親友

魏書曰尚有詩書智略文帝器之與為布衣之交

太祖

定冀州尚為軍司馬將騎從征伐後為五官將文學魏國初建遷黃門侍郎代郡胡叛遣鄴侯彰征討之以尚參彰軍事定代地還太祖崩於洛陽尚持節奉梓宮還鄴并錄前功封平陵亭侯拜散騎常侍遷中領軍文帝踐阼更封平陵鄉侯遷征南將軍領荊州刺史假節都督南方諸軍事尚奏劉備別軍在上庸山道險難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潛行出其不意則獨克之勢也遂勒諸軍擊破上庸平三郡九縣遷征南大將軍孫權雖稱藩尚益修攻討之備權後果有貳心黃初三年車駕幸宛使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軍於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竝攻破之城未拔會大疫詔勅尚引諸軍還益封六百戶并前千九百戶假鉞進為牧荊州殘荒外接蠻夷而與吳阻漢

母廷作婦張

增何改

水為境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餘里山民蠻夷

多服從者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五年徙封昌陵鄉侯尚有愛妾

嬖幸寵奪適室適室曹氏女也故文帝遣人絞殺之尚悲感發病

恍惚既葬埋妾不勝思見復出視之文帝聞而恚之曰杜襲之輕

薄尚良有以也然以舊臣恩寵不衰六年尚疾篤還京都帝數臨

幸執手涕泣尚薨諡曰悼侯魏書載詔曰尚自少侍從盡誠竭節雖云異姓其猶骨肉是以人為腹心出當瓜牙智略深敏謀謨過人

不幸早殞命也奈何贈征南大將軍昌陵侯印綬子玄嗣又分尚戶三百賜尚弟子奉爵關內侯

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為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

竝坐玄恥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為羽林監正始初曹

爽輔政玄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世語曰玄世名知人為中護軍拔用武官參戰牙門

無非俊傑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為後式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為夫官才用

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

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濇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

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騫之路開下踰其敘則

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

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

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敘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

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觀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

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為政乎義斷行於鄉黨

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

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

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下交侵以生

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眾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

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眾人驅駭欲風俗清

此議在當

清教謂中正

當行內句疑有脫字

前代吏部用人略得此意雖不設中正猶參取鄉評也

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

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敘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竝興而姦偽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儼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為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

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已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志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

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爲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安而不

此謂刺史黃
郡書位

當時掾史由
辟召與今不
同然今日有
才力能入上
衙門辦事者
未有官留州
縣為胥役也

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
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
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
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
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
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為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
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
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
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効功之敘也
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
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
省費在於此矣又以為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

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秦侈則救之以質
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
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純素金銀飾
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
朝臣之制已得俾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
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
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為禮度車輿服章皆
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
之飾無兼采之服織巧之物自上以下至于樸素之差示有等級
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
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
侈之心自消於下矣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

較甚作
較詳

考方云雖無
刺史亦有監
御史

公侯謂誌云封
侯故董相之子時
魏方營立私門日
暮倒行何暇遠
如清放審選奈
相涉而互相檢
此及掌軍行而
不能有政有心
其志不在公矣

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
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
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為官司耳
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
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玄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
度內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
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
末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眾矣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
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
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頃之為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
軍事魏略曰玄既遷司馬景王代為護軍護軍總統諸將任王武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
止賈賈故將濟為護軍時有謠言欲求牙門當得千四百人督五百匹宜王與濟香間以
同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則不行遂相對歡與曹爽其與駱谷之
玄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景王之代玄整頓法令人莫犯者

役時人譏之爽誅徵玄為大鴻臚數年徙太常玄以爽抑絀內不
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為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玄
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玄輔政豐既內握權柄子尚
公主又與緝俱馮翊人故緝信之豐陰令弟兗州刺史翼求入朝
欲使將兵入并力起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
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陛兵誅大將軍以玄代之以緝為驃騎將
軍豐密語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宄從僕射劉賢等曰卿諸
人居內多有不法大將軍嚴毅累以為言張當可以為誠鑠等皆

許以從命魏書曰玄素貴以爽故廢黜居常快快不得意中書令李豐與玄及后父光祿大
夫張緝陰謀為亂緝與豐同郡傾巧人也以東莞太守召為后家亦不得意故皆

同謀初豐自以身處機密息韜又以列侯給事中尚齊長公主有內外之重心不自安密謂韜曰
玄既為海內重人加以當大任年時方壯而永見廢又親曹爽外弟於大將軍有嫌吾得玄書深

以為憂緝有才用棄兵馬大郡還坐家巷各不得志欲使汝以密計告之緝嘗病創臥豐遣韜省
馬韜屏人語緝曰韜尚公王父子在機近大將軍秉事常恐不見明信太常亦懷深憂君侯雖有

后父之尊安危未可知皆與韜家同慮者也韜父欲與君侯謀之緝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焉
所述此大事不捷即禍及宗族韜於是往報豐密語黃門監蘇鑠等蘇鑠等答豐唯君侯計豐言

誌之意
謂無害
制但刺史
亦察于
六條循漢
之初意則
亦無重累
之意即
以提率令
長左有監
收亦不可
盡也

與曹爽其與駱谷之
弟自信兄
弟也

曰今拜貴人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便共迫脅將羣寮人兵就誅大將軍卿等當共密白此意樂等曰陛下儻不從人奈何豐等曰事有權宜臨時若不信聽便當劫將去耳那得不從樂等許諾豐曰此族滅事卿等藏之事成卿等皆當封侯常侍也豐復密以告玄玄緝緝遣大將子逸與豐相結同謀起事世語曰豐遣子輅以謀報玄玄曰宜詳之耳而不以告也

軍微聞其謀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即殺之

世語曰大將軍聞豐謀舍人王美請以命請豐豐若無備情屈

勢迫必來若不來美一人足以制之若知謀泄以眾挾輪長戟自衛徑入雲龍門挾天子登峻雲臺臺上有三千人仗鳴鼓會眾如此美所不及也大將軍乃遣美以車迎之豐見劫迫隨美而至魏氏春秋曰大將軍責豐豐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大將軍怒使勇士以刀環築腰殺之魏畧曰豐字安國故衛尉李義子也黃初中以父任召隨軍始為白衣時年十七八在鄴下各為清白識別人物海內翕然莫不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曰隆其心不願其然遂令閉門勅使斷客初明帝在東宮豐在文學中及即尊位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者是時豐為黃門郎明帝問左右安國所在左右以豐對帝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後轉騎都尉給事中帝崩後為永寧太僕以各過其實能用少也正始中遷侍中尚書僕射豐在臺省常多託疾時臺制疾滿百日當解祿豐疾未滿數十日輒暫起已復卧如是數歲初豐子輅以選尚公主豐雖外辭之內不甚憚也豐弟翼及偉仕數歲間並歷郡守豐常於人中顯誠二弟言當用榮位為及司馬宣王久病偉為二千石荒於酒亂新平扶風二郡而豐不召眾人以為恃寵曹爽專政豐依違二公間無有適莫故于時有謗書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其意以為豐雖外示清淨而內圖事有似於游光也及宣王奏誅爽任車闕下與豐相聞豐佈遠氣索足委地不能起至嘉平四年宣王終後中書令缺大將軍諮問朝臣誰可補者或指向豐豐雖知此非顯選而自以連婚國家思附至尊因伏不辭遂奏用之豐為中書二歲帝比每獨召與語不知所說景王知其議已請豐豐不以實告乃殺之其事祕豐而後仕歷二朝不以家計為意仰俸廩而已輒雖尚公主豐常約勅不得有所侵取時得賜錢帛輒以外施親族及得賜宮人多與子弟而豐皆以與諸外甥及死後有司藉其家

家無餘積魏氏春秋曰夜送豐尸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狀告且勅之乃受帝怒將問豐死意太后懼呼帝入乃止遣使收翼世語曰翼後妻散騎常侍荀爽妹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河共同赴水火者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

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二兒必免果如翼言翼子斌楊駿外甥也晉惠初帝為河南尹與駿俱死見晉書事下有司收玄緝樂敦賢等送廷尉世語曰玄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玄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辭卿為令史責人也卿便為吾作毓以其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毓涕以示玄玄視領之而已毓弟曾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押玄玄不受孫盛雜語曰玄在廷尉鍾毓奏豐等謀迫脅

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以為豐等各受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備世臣竝居列位而包藏禍心構圖凶逆交關闡豎授以姦計畏憚天威不敢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

京室顛危社稷毓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王先帝遺愛原其三子死命於是豐玄緝敦賢等皆夷三族魏書曰豐子輅以尚主賜死獄中其餘親屬徙樂浪郡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

其餘親屬徙樂浪郡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

其餘親屬徙樂浪郡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

其餘親屬徙樂浪郡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

張按為下管有脫字

帝初

巧以宗本

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
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客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薨許允謂玄
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眾賓客咸感
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都督至十年喪誅
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
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
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
本為昌陵亭侯邑二百戶以奉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
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
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
投書燒之不以開呈司馬景王後豐等事覺徙允為鎮北將軍假
節督河北諸軍事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道死魏畧曰允字士

節督河北諸軍事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道死魏畧曰允字士
宗世冠族父據仕歷典農校尉郡守允少與同郡崔贊俱發名於冀州召入軍明帝時為尚書選
曹郎與陳國袁侃對同坐職事皆收送獄詔旨嚴切當有死者正直者為重允謂侃曰卿功臣之
子法應入議不憂死也侃知其指乃為受重允刑竟復吏出為郡守稍遷為侍中尚書中領軍允
聞李豐等被收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訖大將軍聞允前處怪
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為忿忿乎是時朝臣遽者多耳而眾人咸以為意在允也會鎮
北將軍劉放卒朝廷以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外命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

即九是矣
以不遠及

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畫行也允心甚悅與臺中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
兄子素頗聞眾人說允前見嫌意戒允但當趣耳用是為邪允曰卿俗士不解我以榮國耳故求
之帝以允當出乃詔會羣臣羣臣皆集帝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為侍中顧當與帝別涕泣獻袂會
訖罷出詔促允去去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併及其官屬故遂收送廷尉考問意收減
死徙邊允以嘉平六年秋徙妻了不得自隨行道未到以其年冬死魏氏春秋曰允為吏部郎
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跪出謂曰明正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領之
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遣
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賜之允之出為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
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
於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章仲將印工揚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
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牛
經馬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傳於世允妻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
然交禮畢無復入意妻遣婢規之云有客姓桓妻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
須臾便起妻促裙留之允顧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
幾許曰皆備婦曰士有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知其非凡遂雅相親
重生二子奇猛少有令問允後為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
門生欲兼其子婦曰無預諸兒事後移居墓所景王道鍾會看之若才藝德能及父當收兒以語
母母答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習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
從之會反命具以狀對卒免其禍皆母之教也雖會之識鑒而輸賢婦之智也果慶及後嗣追封
子孫而已世語曰允二子奇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才學晉元康中奇為司隸校尉猛幽
州刺史傅暢晉諸公讚曰猛禮樂儒雅當時最優奇子遐字思祖清河王經亦與允
俱稱冀州名士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始經為郡守經

三槐梓之臣
於曹典之誅
高貴之誅
七

故何字
四字以脚
覽補

謂世道近之
通隱固作史之
法也哉

謂駱興與
駱谷之役

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

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世語曰經字彥偉初為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縉二十匹令交市於吳經不

發書棄官歸母問歸狀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經為司

隸校尉歸河內向雄為都官從事王業之出不申經竟以及難經刑於東市雄哭之感動一市刑

及經母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焉漢晉春秋曰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

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晉武帝太始元年詔曰故尚

書王經雖身陷法辟然守志可嘉門允友人同郡崔贊亦嘗以處世太盛戒

允云荀綽冀州記曰贊子洪字良伯清恪

評曰夏侯曹氏世為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竝以親舊肺腑

貴重於時左右勲業咸有效勞爽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

所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

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魏書九

三國志九

魏書十

三國志十

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當漢順桓之

間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八龍彧父緄濟南相叔父爽司空續

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為師為朗陵侯相號稱神君張璠漢紀曰淑博學有高行與李

相李膺同志友善拔李昭於小吏友黃叔度於幼童以賢良方正徵對策譏切梁氏出補朗陵侯

相卒官八子儉繼靖熹詵爽肅爽爽字慈明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耽思經典不應徵命

積十數年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詔下郡即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又追拜光祿勳

視事三日策拜司空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淑舊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

才子八人署其里為高陽里靖字叔慈亦有至德名幾亞爽隱居終身皇甫謐逸士傳或問許

子將靖與爽就賢子將曰二人或年少時南陽何顥異之曰王佐才也典畧曰

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樞唐衛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不娶轉以與彧父緄慕衛勢為彧娶之彧為論者所譏臣松

竟當為
高貴卿公
卒下注云
經正且不
出因業中
意也

顧下漢晉
春秋及詔
詔可見因
沈業中志
之言亦誣

究何改

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無入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或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待或以上賓之禮或弟誼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爲紹所任或度紹終不能成大事時太祖爲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或去紹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是時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問或或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爲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略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略明年太祖領兗州牧後爲鎮東將軍或常以司馬從興平元年太祖征陶謙任或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潛迎呂布布旣至邈乃使劉翊告或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或知邈爲亂卽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太祖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或或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數結也今來遠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太祖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太祖軍乘氏大饑人相食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曰昔高祖係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係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

如此論事所
謂表裏皆見
信乎留侯之
亞

李云文若見
格慘暴如此
便應早圖本
之奈何切為
之謀乎
如謂以之取
可也

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閒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
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其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
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係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
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兖州也若徐
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
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
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眾未戰而自
困耳臣松之以為于時徐州未平兖州又叛而云十萬之眾雖是抑
仇之言要非寡弱之稱蓋知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滿萬也前討徐州威罰
實行曹瞞傳云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遇太祖至坑殺男女數萬口
於泗水水為不流陶謙帥其眾軍武原太祖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
皆屠之雞犬亦盡虛邑無復存人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
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
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

太祖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兖州遂平建安
元年太祖擊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或
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卒制或
勸太祖曰昔高祖東伐為義帝編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
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
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
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
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
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
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
子拜太祖大將軍進或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典畧曰或
折節下士
坐不繫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擅意或有羣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或以君當事不可不以
其為議郎亦或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來言眾人其謂我何邪其持心平正者類此

晉文以下
二字以御
覽補於
名義有
固何可
略

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之為典畧曰或為人偉美又平原稱衡傳曰

傲逸滅名過差見不如已者不與語人皆以是憎之唯少府孔融高貴其木上書薦之曰淑質貞

亮英才卓犖初涉學文升堂親與自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弘羊心許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衡時年二十四是時許都雖新建衡人土衡嘗書一

刺懷之字漫滅而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

又問曰當今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兒有孔文學小兒有楊德祖又問曹公荀令君趙雲冠皆足

蓋世乎衡稱曹公不甚多又見荀有儀容越有腹尺因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

客其意以為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於是眾人皆切齒衡知果不悅將南還荆州裴束臨發舉人

為祖道先設供帳於城南自共相誠曰衡數不遜今因其後到以不起報之及衡至眾人皆坐不

起衡乃號跳大哭舉人問其故衡曰行屍柩之間能不悲乎衡南見劉表表甚禮之將軍黃祖屯

夏口祖子射與衡善隨到夏口祖喜其才每在坐席有異賓介使與衡談後衡驕蹇答祖言併優

健言祖以為罵已也大怒顧伍伯捉頭出左右遂扶以去拉而殺之臣松之以本傳不稱或容

貌故載典畧與衡傳以見之又謂衡為文稱或瓌奇表張衡文士傳曰孔融數薦衡於太

祖欲與相見而衡疾惡之意常憤懣因狂疾不守往而衡有言論太祖聞其各圖欲辱之乃錄為

鼓吏後至八月朝大宴賓客並會時鼓吏擊鼓過皆當脫其故服易著新衣次衡衡擊為漁陽參

地容態不常音節殊妙坐上賓客聽之莫不慷慨過不易衣吏呵之衡乃當太祖前以次脫衣裸

身而立徐徐乃著冠履復擊鼓而顏色不怍太祖大笑告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

今有漁陽參過自衡造也融深賞衡并宣太祖意欲令與太祖相見衡許之曰當為卿往至十

月朝融先見太祖說衡德來見至日晏衡著布單衣疏巾履坐太祖營門外以杖捶地數罵太祖

太祖勃外廢急具精馬二匹并騎二人謂融曰爾衡豎子乃敢爾孤殺之無異於雀鼠顧此人數

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人將謂孤不能容今送與劉表視卒當何如乃令騎以衡置馬上兩

騎扶送至南陽傳子曰衡辯於言而刺於論見荆州牧劉表表曰所以自結於表者甚至表悅之

以為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於是左右因形而謂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

伯不過也唯以為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不許

察遂疏衡而逐之衡以交絕於劉表智窮於黃祖身死名滅為天下笑者證之者有形也太祖

問或誰能代卿為我謀者或言荀攸鍾繇先是或言策謀士進戲

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太祖以或為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唯嚴

象為揚州韋康為涼州後敗亡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以

揚州刺史建安五年為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時年三十八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

不盡其意故隱其書唯以象康字元蔣亦京兆人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

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愍篤誠係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

甚珍貴之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

何改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此即陳琳所
作檄豫州將
較文也操陽
性激其幸
耳

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恡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彊其何能爲太祖悅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超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

問謂聲

李云不特知
君抑又疑臣
此孔明所以優
伍者直也

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三年太祖既破張繡東禽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或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五年與紹連戰太祖保官渡紹圍之太祖軍糧方盡書與或議欲還許以引紹或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今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太祖乃任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

時所在晉書
稍意極少况仰
給乘其膚略
田野者其具一
敗之後不能升
舉也

此二後漢前

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或所
第六年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
破以其間擊討劉表或曰今紹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
背究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太
祖復次于河上紹病死太祖渡河擊紹子譚尚而高幹郭援侵畧
河東關右震動鍾繇帥馬騰等擊破之語在繇傳八年太祖錄或
前後功表封或為萬歲亭侯或別傳載太祖表曰臣聞慮為功首謀為賞本野績
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勢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
蕭何之上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或積德累仁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忠
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游征伐與或勳力同心左右王畧發言授策無施不效或之功業臣由以
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或左右機近忠恪祇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孽天下之
定或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或固辭無野戰之勞不通太祖表太祖與或書曰與君共事已
來立朝廷君之相為匡弼君之相為舉人君之相為建計君之
相為密謀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或乃受
九年太祖拔鄴領冀
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太
祖將從之或言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

既當時務之
要而備後備
間之語六種乃
心王六至

地所奪者眾前日公破袁尚禽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
保其土地守其兵眾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
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為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善守
者轉相脅為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係江漢之
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荆
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
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太祖遂寢九州議是時荀攸常為謀主或兄
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太祖之征袁尚也高幹密遣兵
謀襲鄴衍逆覺盡誅之以功封列侯荀氏家傳曰衍字休若或弟三兄或弟四
兄諶字友若事見袁紹傳陳羣與孔融論
汝穎人物羣曰荀文若公達休若友若仲豫當今竝無對衍子紹位至太僕紹子融字伯雅與王
弼鍾會俱知名為洛陽令參大將軍軍事與弼會論易老義傳於世諶子閎字仲茂為太子文學
家時有甲乙疑論閎與鍾繇王朗袁淑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曰袁王國士更為唇齒荀閎勁悍
往來鏡師真君侯之勅敵左右之深憂也終黃門侍郎閎從孫暉字景文太子中庶子亦知名與
曹亮共定音律又作易集解仲豫名悅朗陵長儉之少子或從父兄也張璠漢紀稱悅清虛沈
靜善於著述建安初為祕書監侍中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二十篇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書

守善
何改

五前
官今

李三或知操功
大必自樹進上
故累日謹諫勞
而不伐以身諫
也

李三或或本末誠
至宜深恥由其
李蓋管子于桓
其其腹節則故

太祖以女妻或長子暉後稱安陽公主或及攸竝貴重皆謙沖

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二年復增或邑千戶合二

千戶或別傳曰太祖又表曰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或議或

不聽臣建宜任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大逆覆取其眾此或親勝敗

之機畧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為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或復止臣陳其得失臣

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踐行而前存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

征委棄充豫州既難要將失本據或之二策以亡為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

帝貴指蹤之功薄博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或巍巍之勲乞重平

議疇其戶邑或深辭讓太祖報之曰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前後謙沖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

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為之盜况君密謀安眾光顯於孤者以百數乎

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邪太祖欲表或為三公或使荀攸深讓至于十數太祖乃止

太祖將伐劉表問或策安出或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問行輕進以掩其不

意太祖遂行會表病死太祖直趨宛葉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逆降

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諮

或或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

存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或

勞軍于譙因輒留或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太祖軍

至濡須或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諡曰敬侯明年太祖遂為

魏公矣魏氏春秋曰太祖饋或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咸熙二年贈或太尉

別傳曰或自為尚書令常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毀之故奇策密計不得盡聞也

征役草創制度多所興復或嘗言於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樸庶績教化征伐時而

用及高祖之初全華方殷猶舉民能善教誨者叔孫通習禮儀於戎旅之閒世祖有投戈講藝息

馬論道之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今公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使干戈戢戢大道流行國難方弭

六禮俱治此姬自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誠仲尼述作之意顯制度於當

於世

太祖

或

千戶

議疇

人達

以二

表或

曰今

意太

十七

或或

存子

勞軍

至濡

魏公

別傳

征役

用及

馬論

六禮

海內

令君

慮華

李三或

大必自

故累日

而不伐

也

李三或

至宜深

李蓋管

其其腹

節則故

李三或

優考矣

與唐周

九錫之

廟之隨

幾諫止

李哥矣

李之頃

李之頃

李之頃

李之頃

李之頃

李之頃

李之頃

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或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之念故不言爾太祖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或無對謝闕而已太祖以此恨或而外舍容之故世莫得知或欲言封事揖而遣之或遂不得言或卒於壽春壽春亡者告孫權言太祖使或殺伏后或不從故自殺權以露布於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不已臣松之案獻帝春秋云或欲發伏后事而求使至鄴而方誣太祖云昔已嘗言言既無徵迴託以官渡之虞俛仰之間辭情頓屈雖在庸人猶不至此何以玷累賢哲哉凡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謂以吾儕之言而厚誣君子者矣袁暉虛罔之類以最為甚邪

中郎將初文帝與平原侯植竝有擬論文帝曲禮事或及或卒暉

又與植善而與夏侯尚不穆文帝深恨暉暉早卒子翽翼翼音以

外甥故猶寵待暉弟侯御史中丞侯弟詵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

名早卒荀氏家傳曰暉字長倩侯字叔倩詵字曼倩侯子寓字景伯世語曰寓少與詵弟

顓咸熙中為司空晉陽秋曰顓字景倩幼為姊夫陳羣所異博學洽聞意思慎密司馬

駙侍郎顓佐命晉室位至太尉封臨淮康公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顓弟繁字奉倩何劭

為繁傳曰繁字奉倩繁諸兄竝以儒術論議而繁獨好言道常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繁兄侯難曰易亦云聖人必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解焉不可得而聞見哉繁答曰益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父或不知從兄攸或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

而已繁以此言善攸諸兄怒而不能迴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論善各理而繁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駟驥頃之繁與嘏善夏茂玄亦親常謂嘏玄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繁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為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為也繁常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繁於是娉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嗔繁繁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竝茂為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繁曰佳人難再得願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繁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又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動路人

暉子翽嗣為散騎常侍進爵廣陽鄉

侯年三十薨子顓嗣荀氏家傳曰顓字溫伯為羽林右監早卒顓子崧字景猷晉陽秋稱崧少有志操雅好文學孝義和愛在朝恪勤位至左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崧子美字令則清和有才尚公少歷顯位年二十八為北中郎將徐亮二州刺史假節都督徐亮青二州諸軍事在任十年遇疾解職卒於家追贈驃騎將軍美孫伯子今御

史中承也翼官至中領軍薨諡曰貞侯追贈驃騎將軍子愷嗣翼妻司

馬景王文王之妹也二王皆與親善咸熙中開建五等翼以著勲

前朝改封愷南頓子荀氏家傳曰愷晉武帝時為侍中于寶晉紀曰武帝使侍中荀

如初孫盛曰遺荀最其餘語時同臣松之案和嶠為侍中荀愷亡沒久矣荀最位亞台司不與嶠同班無緣方稱侍中二書所云皆為非也考其時位愷寔當之愷位至征西大將軍愷兄愷少

府弟悝護軍將軍追贈車騎大將軍

追贈車騎大將軍

追贈車騎大將軍

追贈車騎大將軍

追贈車騎大將軍

追贈車騎大將軍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

荀氏家傳曰曇字元智兄昱字伯修張璠漢紀稱昱曇並傑俊有殊

木昱與李膺王暢杜密等號為八俊位至沛相攸父彝州從事彝於或為從祖兄弟

攸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

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衢寤乃

推問果殺人亡命由是異之

魏書曰攸年七八歲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

荀氏家傳曰衢字祈字伯旗與族父情俱著各祈與孔融論肉刑情與孔融論聖人優劣並在融集祈位至濟陰太守愷後徵有道至丞相祭酒何進秉政徵海

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拜黃門侍郎董卓之亂關東兵起卓

徙都長安攸與議郎鄭泰何顥侍中种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

董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皆怨之雖資彊兵實一匹夫耳今直刺

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殺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

事垂就而覺收顥攸繫獄顥憂懼自殺

張璠漢紀曰顥字伯求少與郭泰賈彪等遊學洛陽泰等與同風好顯顯名太

學於是中朝名臣太傅陳蕃司隸李膺等皆深接之及黨事起顥亦名在其中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交結其豪傑願既奇太祖而知荀或袁紹慕之與為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夫多

遇顥顥常歲再三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為諸窮窘之士解釋患禍而袁術亦豪俠與紹爭名顥本嘗造術術深恨之漢末名士錄曰術嘗於眾坐數顯三罪曰王德彌先覺偽老名德高亮而

伯求疎之是一罪也許子遠凶淫之人性行不純而伯求親之是二罪也郭賈寒窶無他資業而伯求肥馬輕裘光曜道路是二罪也陶丘洪曰王德彌大賢而短於濟時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

不憚濡足伯求熟善則以德彌為首清難則以子遠為宗且伯求嘗為虞偉高手刃復仇義名奮發其怨家積財巨萬文馬百駟而欲使伯求羸牛疲馬頓伏道路此為披其胸而假仇敵之刃也

術意猶不平後與南陽宗承會於闕下術發怒曰何伯求凶徒也吾當殺之承曰何生英俊之士足下善遇之使延令名於天下術乃止後黨禁除解辟司空以每三府掾屬會議顥策謀有餘議者皆自以為不及遷北軍中候董建以為長史後荀或為尚

書令遣人迎叔父司空爽使并置顥尸而葬之於爽冢傍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

死得免

魏書云攸使人說卓得免與此不同

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攸

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為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太

祖迎天子都許遺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

觀變蜀漢不已久乎於是徵攸為汝南太守入為尚書太祖素聞

攸名與語大悅謂荀或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

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建安三年從征張繡攸言於太祖曰繡與

劉表相恃為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

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殺太祖不從遂進軍

之穰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太祖自宛征呂布

魏書曰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還襲呂布其危必也攸以為表繡

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

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

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

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攸畫策斬

顏良語在武紀太祖拔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

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說太祖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

太祖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破

之斬其騎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太

祖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馥銳而輕敵擊可破也

臣松之案諸書韓馥或作韓猛或云

韓若未詳孰是太祖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

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

惰可要擊也眾皆疑唯攸與賈詡勸太祖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

太祖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櫓降紹遂棄軍

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

之七年從討袁譚尚於黎陽明年太祖方征劉表譚尚爭冀州譚

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將許之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爲表彊宜先

平之譚尚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

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百萬紹以寬厚得眾借

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違惡其勢

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

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

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攸曰軍師苟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侯十二年下令大論功行封太祖曰忠正密謀撫寧內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增邑

四百并前七百戶魏書曰太祖自柳城還過攸舍稱述攸前後謀勞勳曰今天下事君自擇所封焉轉為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令攸深密有智防自從

太祖征伐常謀暮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魏書曰攸姑子年韜曾問攸說太祖取冀州時

內勇外弱內彊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苟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

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

前後凡畫奇策十二唯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薨故世不得盡聞

也臣松之案攸亡後十六年鍾繇乃卒撰攸奇策亦有何難而年道八十猶云未就遂使攸從征機策之謀不傳於世惜哉攸從征孫權道薨太

祖言則流涕魏書曰時建安十九年攸年五十八計其年大或六歲魏書載太祖令曰孤與苟公達周遊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者又曰苟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溫

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傳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答曰苟令君之仁苟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苟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

早沒次子適嗣無子絕黃初中紹封攸孫彪為陵樹亭侯邑三百

戶後轉封丘陽亭侯正始中追諡攸曰敬侯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忠異之謂詡

有良平之奇九州春秋曰中平元年車騎將軍皇甫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閻忠時罷信

而勳智者必因機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隨易解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享大名乎高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故有高人功者不受庸王之賞今將軍授鉞於初春

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旬月之間神兵電掃攻堅易於折枯摧敵甚於湯雪七州席卷屠三十六萬方夷黃巾之師除邪害之患或封戶刻石南向以報德威震本朝風馳海外是以羣

雄迴首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於將軍者身建高人之功北面以事庸王將何以圖安嵩曰心不忘忠何為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殮之遇而棄三分之利拒刺通之忠忍鼎時之勢利劍已揣其喉乃嘆息而悔所以見烹於兒女也今主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麾可

以陰謀也

萬行字

增也

人心未忘漢而擁兵
下身骨脊各以
高聽之則重事
前耻耳忠事人作
賊字為賊而坦筋
憤慨而死其氣
有以取之矣

謂本涼州人迫
急為此謀
命身當答各
得獨恨謂也
長壽五年九月

不澤祥其母
遂謂眾非天
命斷不可寬之
遂理其門為夫
既言矣

七州之眾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震響於後蹈蹟漳河飲馬孟津舉天綱以網羅京都誅闔宮之罪
除羣怨之積忿解久危之倒懸如此則攻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兒童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
子可使其褰裳以用命况厲智能之士因迅風之勢則大功不足合八方不足同也功業已就天
下已順乃燎于上帝告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以制移神器於已家推亡漢以定神實神機之至
決風發之良時也夫木朽不彫世衰難佐將軍雖欲委忠難佐之朝影畫朽敗之木猶逆坂而走
危必不可也方今權宦羣居同惡如市主上不自自由詔命出左右如有至聰不察機事不先必與
後悔亦無及矣嵩不從忠乃亡去 英雄記曰涼州賊王國等
起兵共劫忠為王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病而死 察孝廉為郎疾病去
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
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昔久為邊將威震西土
故詡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詡實非段甥
權以濟事咸此類也董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為平津都尉遷
討虜校尉卓婿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又死眾恐懼
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
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眾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眾而
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

若不濟走未後也眾以為然惟乃西攻長安語在卓傳臣松之以為傳

利博哉然則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難著而亂源易成是故有禍機一發而效流百世者矣
當是時元惡既梟天地始開致使厲階重結大梗殷流邦國遭殄悴之哀黎民嬰周餘之酷豈不
由賈詡片言乎詡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亂未有如此之甚 後詡為左馮翊惟等欲以功侯之詡曰此救
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為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
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昧於榮利奈
國朝何乃更拜詡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惟等親而憚之獻帝紀曰

與惟互相違戾欲鬪者數矣詡輒以道理責之願受詡言魏書曰詡典選舉多選舊名以為令僕論者以此多詡會母喪去官拜光祿大夫

惟汜等鬪長安中獻帝記曰惟等與詡議迎天子置其營中詡曰不可脅天子非義也惟不聽張繡謂詡曰此中不可久處君胡不去詡曰吾受國恩義不

可背卿自行 惟復請詡為宣義將軍獻帝記曰惟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我之不能也 惟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

關省門曰天子在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詡為之惟等和出天方計詡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寶於是皆引去惟由此衰弱

子祐護大臣詡有力焉獻帝記曰天子既東而李惟來追王師敗績司徒趙溫大常皆天子大臣卿奈 天子既出詡上還印綬是時將軍段熲屯華陰典畧稱

何害之惟乃止 天子既出詡上還印綬是時將軍段熲屯華陰煨在華

陰時修農事不虞畧天子東還煨逆道貢遺周急 獻帝 與詡同郡遂去催託煨詡

素知名為煨軍所望煨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

安張繡在南陽詡陰結繡繡遣人迎詡詡將行或謂詡曰煨待君

厚矣君安去之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為

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

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詡

說繡與劉表連和傅子曰詡南見劉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 太祖比征之

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進兵

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

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

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

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

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

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

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

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太

祖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於

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

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

繡曰袁彊曹弱又與曹為讎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

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眾從之必不

以我為重曹公眾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

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

眾歸太祖太祖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詡

譚尚兄弟三屬
而後克順江東
下顧易了如是
乎以賈言而以
為後圖養威
持勝之善誡也

孫權自去歷
勝如能三國
此蓋人曰憚
者

實信而求之
佳劉信信使
以收大敗地
惟必族日而
懷失回也

日承用謂謀
本謀也宜節
一曰民齊之按
注當節在謂
本謀也而移
語在武紀白
下

為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冀州未平留參司空軍事袁紹圍
太祖於官渡太祖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
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
其機須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
紹軍大潰河北平太祖領冀州牧徙詡為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
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
遠著軍勢既大若舊江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
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臣松之以為詡之此謀未合當時之宜于時韓

論李承業
舊本作吳
舊楚之錢

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為可偽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
之而已太祖曰解一承用詡謀語在武紀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
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
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
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
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
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
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
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
文帝即位以詡為太尉魏書曰文帝得詡之對太祖故即位首登了司荀勗別傳曰
晉司徒關武帝問其人於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
其人昔魏文帝用賈進爵魏壽鄉侯增邑二百并前八百戶又分邑二
百封小子訪為列侯以長子穆為駙馬都尉帝問詡曰吾欲伐不

其入昔魏文帝用賈
詡為三公孫權笑之

李之洞知波已
此等評論及
西云性忌小
存守十侯書
善從時是
林是過
史勝心致量
誠正得長年
不易斯以

李之文
為古生色

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
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
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
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
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
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
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詔年七十七薨諡曰
肅侯子穆嗣歷位郡守穆薨子模嗣

世語曰模晉惠帝時為散騎常侍護軍將
軍模子胤胤弟龕從弟疋皆至大官並顯

於晉也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也

論者多譏或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或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成
焉陳氏此評蓋亦同乎世識臣松之以為斯言之作誠未得其遠大者也或豈不知魏武之志
氣非衰漢之貞臣哉良以于時王道既微橫流已及雄豪虎視人懷異心不有撥亂之資杖順之
畧則漢室之亡忽諸黔首之類殄矣夫欲翼讚時英一匡屯運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是故經綸

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動于險中至于大亭營生蒙舟航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祥豈非荀生之本
仁恕之遠致乎及至霸業既隆劉漢亦著然後亡身殉節以申素情全大正於當年亦誠心於百
代可謂任事遠志行義
立謂之未充其始証歟

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
歟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
已若不共列則餘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魏氏如詡之儔其比幸多詡不編程郭之
篇而與之荀並列失其類矣且攸詡之為人其猶夜光之與蒸燭
乎其昭雖均質則異焉今荀賈之評共同一稱尤失區別之宜也

何故作

賈模

少章二世
之論者當
有書名或
前人姓名
今脫落

魏書十一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第十一

魏書十一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第十一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為漢司徒

袁宏漢紀曰滂字公熙純素寡欲終不言人之短當權寵之盛

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謝故愛憎不及焉

當時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清靜舉動必以禮郡

命為功曹郡中姦吏皆自引去後辟公府舉高第遷侍御史除譙

令不就劉備之為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間為表術所命術

每有所咨訪渙常正議術不能抗然敬之不敢不禮也頃之呂布

擊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

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疆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

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

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

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

季方云諸人生
于亂世或不忌
故君或甘于死
節其仕于操者
皆因緣託寄非
其本心也況皆
未入黃初卷尊
之事彼不恠焉
故以管運終之
以見隱見不同
臭味別類而因
以見志節必如
秀曼斯為官
上年

袁宏漢紀曰滂字公熙純素寡欲終不言人之短當權寵之盛

渙當作
康縣人
有親表
煥碑

書有軍中
書有西卷
書有

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布誅渙得歸

太祖袁氏世紀曰布之破也陳羣父子時亦在布之軍見太祖皆拜渙獨高揖不為禮太祖

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

害夫然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

安甚於倒懸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歟渙聞明君

善於救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時偽則鎮之以樸世異事變治國

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愛

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玉不易之道也

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之所以失其民

者公既戒之矣海內賴公得免於危亡之禍然而民未知義其唯

公所以訓之則天下幸甚太祖深納焉拜為沛南部都尉是時新

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曰民安土重遷不可卒

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太祖

從之百姓大悅遷為梁相渙每敕諸縣務存鰥寡高年表異孝子

貞婦常談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耳方今雖

擾攘難以禮化然在吾所以為之為政崇教訓恕思而後行外溫

柔而內能斷魏書曰穀熟長呂岐善朱淵袁津遣使行學還召用之與相見出署淵師友

議者多非焉渙教幼幼主簿孫徽等以為淵等罪不足死長吏無專殺之義孔子稱唯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謂之師友而加大戮刑各相伐不可以訓渙教曰主簿以不請為罪此則然矣謂淵等

罪不足死則非也夫師友之名古今有之然有君之師友有士大夫之師友夫君置師友之官者

所以敬其臣也有罪加於刑焉國之法也今不論其罪而謂之戮師友斯失之矣主簿取弟子戮

師之名而加君誅臣之實非其類也夫聖哲之治觀時而動故不必循常將有權也以病去

官百姓思之後徵為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前後得賜甚多皆散

盡之家無所儲終不問產業之則取之於人不為瞰察之行然時

人服其清魏國初建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渙言於太祖曰今

李之真得元
治之安

弗北

何改

有脫

李之若居著
論極字法
著其人可也

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以為可大收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太祖善其言時有傳劉備死者群臣皆賀渙以嘗為備舉吏獨不賀居官數年卒太祖為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又帝聞渙昔拒呂布之事問渙從弟敏渙勇怯何如敏對曰渙貌似和柔然其臨大節處危難雖資育不過也渙子侃亦清粹閑素有父風歷位郡守尚書

袁氏世紀曰渙有四子侃寓與準侃字公然論議清當柔而不犯善與人交在興廢之間人之所趣務者常謙退不為也時人以是稱之歷位黃門選部郎號為清平稍遷至尚書早卒寓字宜厚精辭有機理好道家之言少被病未官而卒與字公榮行足以厲俗言約而理常終於光祿勳準字孝尼忠信公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之不勝已以世事多險故常治退而不敢求進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為易周官詩傳及論五經滯義聖人之微言以傳於世此準之自序也荀綽九州記稱準有雋才泰始中為給事中表氏子孫世有各位貴達至今

弟霸公恪有功幹魏初為大司農及同郡何夔竝知名於時而霸

子亮夔子曾與侃復齊聲友善亮貞固有學行疾何晏鄧颺等著

論以譏切之位至河南尹尚書晉諸公贊曰亮子粲字儀祖文學博識累為儒官至尚書霸弟徽以儒

素稱遭天下亂避難交州司徒辟不至袁宏漢紀曰初天下將亂渙慨然歎曰此身乎微曰古人有言知幾其神乎見幾而作君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漢其亡矣夫有大功必有大事此又君子之所深識退藏於密者也且

兵革既興外患必眾微將遠迹山海以求免身及亂作各行其志徽弟敏有武藝而好水功官至河隄謁者

張範字公儀河內修武人也祖父歆為漢司徒父延為太尉太傅

表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靜樂道忽於榮利徵命無所就

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

欲合徒眾與天下共誅卓承弟昭時為議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曰

今欲誅卓眾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

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

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間行歸家與範避地揚州袁

西張昭
文何改

兩張昭
兩張昭

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往術不彊屈也遣承與相見術問曰昔周
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
士民之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對曰在德不在彊夫能
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與霸王之功不足爲難若
苟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與之術不悅是時太祖將征冀
州術復問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衆可謂不量力矣
子以爲何如承乃曰漢德雖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挾天子以今天
下雖敵百萬之衆可也術作色不懌承去之太祖平冀州遣使迎
範範以疾留彭城遣承詣太祖太祖表以爲諫議大夫範子陵及
承子戩爲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
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
從其言悉以還範太祖自荊州還範得見於陳以爲議郎參丞相

從覽御

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令範及邴原留與世子居守太祖謂
文帝舉動必諮此二人世子執子孫禮救恤窮乏家無所餘中外
孤寡皆歸焉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建安十七年
卒魏國初建承以丞相參軍祭酒領趙郡太守政化大行太祖將
西征徵承參軍事至長安病卒魏書曰文帝即位以範子參爲郎中承孫
邵晉中護軍與舅楊駿俱被誅事見晉書
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也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以處是非太
祖辟爲司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爲泰山太
守旬月之間襁負而至者千餘家博物記曰襁織縷爲之廣八寸長
尺二以約小兒於背上負之而行轉爲樂
浪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留茂不遣之官然茂終不爲屈度謂茂
及諸將曰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今吾欲以步卒三萬騎萬匹直
指鄴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臣松之按此傳云公孫度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則
太祖定鄴後也按度傳度以建安九年卒太祖亦以
此年定鄴自後遠征惟有此征柳
又顧謂茂曰於君意何如茂答曰比者海

多以此
參何改
奉

此年定鄴自後遠征惟有此征柳
又顧謂茂曰於君意何如茂答曰比者海

內大亂社稷將傾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成敗夫爲人臣者固若是邪曹公憂國家之危敗愍百姓之苦毒率義兵爲天下誅殘賊功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以海內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責將軍之罪耳而將軍乃欲稱兵西向則存亡之效不崇朝而決將軍其勉之諸將聞茂言皆震動良久度曰涼君言是也後徵還爲魏郡太守甘陵相所在有績文帝爲五官將茂以選爲長史遷左軍師魏國初建遷尚書僕射後爲中尉奉常文帝在東宮茂復爲太子太傅甚見敬禮卒官英雄記曰茂名在八友中

國淵字子尼樂安益人也師事鄭玄玄別傳曰淵始末知名玄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爲國器後與

邴原管寧等避亂遼東魏書曰淵篤學好古在遼東常講學於山巖士人多推慕之由此知名既還舊土太祖

辟爲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太祖欲廣

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

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太祖征關中以淵爲居府長

史統留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既破後有餘黨皆應伏法淵以

爲非首惡請不行刑太祖從之賴淵得生者千餘人破賊文書舊

以一爲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太祖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

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太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

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太祖太悅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

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

引二京賦淵敕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

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

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

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

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遷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之舊

故宗族以恭儉自守卒官

魏書曰太祖以其子泰為郎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劔初平元年義兵起

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

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眾今欲奉使展效臣節

安得不辱命之士乎眾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

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為從事具其車騎將行

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為眾所指各願以私行期

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募從者

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

先賢行狀曰疇將行引虞密與議疇因說虞曰今帝主幼弱奸臣擅命表上須報懼失事機且公孫

瓚阻兵安忍不早圖之必有後悔虞不聽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間

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為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

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

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

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也

疇答曰漢室衰殞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

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今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

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

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

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眾心瓚

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埽地而盟曰君仇

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

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

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舉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

擇其賢長者以為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

表 魏書 卷一百一十五

相 宋 書 卷一百一十五

慕 宋 書 卷一百一十五

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
偷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
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
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
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竝各遣譯使致
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袁紹數遣使招命又卽授將軍印因安
輯所統疇皆拒不當紹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
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北
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預喻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
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
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
司空戶曹掾引見詔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卽舉

豫北宋

受元版

茂才拜爲薊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漚
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
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
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
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
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
躡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
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
誠以爲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
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
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疇亭
侯邑五百戶

先賢行狀載太祖表論疇功曰文雅優備忠武又著和於撫下慎於事上量時
度理進退合義幽始擾胡漢交萃蕩析離居靡所依懷疇率宗人避難於無

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後食人民化從成共資奉及表紹父子威力加於朔野
遠結烏丸與為首尾前後召疇終不陷撓後臣奉命軍次易縣疇長驅自到陳討胡之執猶廣武
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郅曲持臣露布出誘胡眾漢民或因亡來烏丸聞之震蕩王旅出
塞塗由山中九百餘里疇帥兵五百啓導山谷遂滅烏丸蕩平塞表疇文武有效節義可嘉誠應
寵賞以旌其美疇自以始為居難率眾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意也

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魏書載太祖令曰昔伯成奔國夏后不奪將欲使高尚之士優賢之主不止於一世也其聽疇所執
遼東斬送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為尚所辟乃往

弔祭太祖亦不問臣松之以為田疇不應表紹父子之命以其非正也故盡規魏祖建虛龍之策致使袁尚奔逃授首遼東皆疇之由也既已明其為賊胡為復弔祭其首乎若以嘗被辟命義在其中則不應為人設謀使其至此也疇此舉止良為進退無當與王修哭袁譚貌同而心異也疇盡將其家屬及宗

人三百餘家居鄴太祖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荆

州還太祖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

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先賢行狀載太祖命曰疇令田疇志節高尚遭值州里戎夏交亂引身深山研精味

道百姓從之以成都邑袁賊之盛命召不屈慷慨守志以徵真主及孤奉詔征定河北遂服幽都將定胡寇特加禮命疇即受署陳建攻胡蹊路所由率齊山民一時向化開塞導道供承使役路近而便令虜不意斬蹋頓於白狼遂長驅於柳城疇有力焉及軍入塞將圖其功表封亭侯食邑五百而疇懇側前後辭賞出入三載歷年未賜此為成一人之高甚違王典失之多矣宜從表封

無久留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

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空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違

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

賞宐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魏書

載世子議曰昔蓬敖逃祿傳載其美所以激濁世勸貪夫賢於尸祿素餐之人也故可得而小不

可得而毀至於田疇方斯近矣免官加刑於法為重魏略載教曰昔夷齊棄爵而讓武王可謂

愚闇孔子猶以為求仁得仁疇之所守雖不合道但欲清高耳使天下悉如疇志即墨翟兼愛尚

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外議雖為復使令司隸以決之魏書載荀彧議以為君子

之道或出或處期於為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各因而成之鍾繇以為原思辭粟仲尼不與子

路拒牛謂之止善雖可以激清勵濁猶不足多也疇雖不合大義有盜推讓之風宜如世子議

臣松之按呂氏春秋魯國之法魯人有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人而辭

受何改 耳何增 近何遠 何減以字 令何改 特何改

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文帝踐阼高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隣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隣里聞之為之罷社年二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視者脩親隱恤之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為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彊懾服舉孝廉脩讓邴原融不聽融集有融答脩教曰原之賢也吾已知之矣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不能任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

患無位之德以遺後賢不亦可乎脩重辭融答曰掾清身繫已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時天下亂遂不行

頃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復署功曹時膠東多賊寇復令脩守膠東令膠東人公沙盧宗彊自為營塹不肯應發調脩獨將數騎徑入其門斬盧兄弟公沙氏驚愕莫敢動脩撫慰其餘由是寇少止融每有難脩雖休歸在家無不至融常賴脩以免袁譚在青州辟脩為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脩後獻以事當死脩理之得免時人益以此多焉袁紹又辟脩除即墨令後復為譚別駕紹死譚尚有隙尚攻譚譚軍敗脩率吏民往救譚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別駕也譚之敗劉詢起兵潔陰諸城皆應譚歎息曰今舉州皆叛豈孤之不德邪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必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為賊所殺譚更以統為樂

皆一本作背

大北宋

執御覽

安太守譚復欲攻尚脩諫曰兄弟還相攻擊是敗亡之道也譚不
悅然知其忠節後又問脩計安出脩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
將鬪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
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
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
譚不聽遂與尚相攻擊請救於太祖太祖既破冀州譚又叛太祖
遂引軍攻譚於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
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
祖乞收葬譚屍太祖欲觀脩意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表氏厚恩若
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傳子曰太祖既誅表譚
臬其首令曰敢哭之者
戮及妻子於是王叔治用子泰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亡義何以立世遂造其
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自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 臣松之按田疇傳疇為袁尚所辟下
被譚命傅子合而以脩為督軍糧還樂安譚之破諸城皆服唯管統以

志一奉作
以脩訂其
讀未詳

樂安不從命太祖命脩取統首修以統亡國之忠臣因解其縛使
詣太祖太祖悅而赦之袁氏政寬在職執者多畜聚太祖破鄴籍
沒審配等家財物貨以萬數及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
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各乃禮辟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
遷魏郡太守為治抑疆扶弱明賞罰百姓稱之魏略曰脩為司金中郎將
陳黃白異議因奏記曰脩

謂荆棘之林無梁柱之質消流之水無洪波之執是以在職七年忠議不昭於時功業不見於事
欣於所受俯慙不報未嘗不長夜起坐中飯釋餐何者力小任重不堪而懼也謹貢所議如左太
祖甚然之乃與脩書曰君操身浴德流聲本州忠能成績為世美談名實相副過人甚遠孤以心
知君至深至熟非徒耳目而已也察觀先賢之論多以體識之利足贖軍國之用昔孤初立司金
之官念非屈君餘無可若故與君教曰昔過父陶正民賴其器用及子鳩滿建侯于陳近桑弘羊
位至三公此君亦龜之兆先告者也是孤用君之本言也或恐眾人未曉此意自是以來在朝之
士每得一顯選常舉君為首及聞袁軍師眾賢之議以為不妄越君然孤執心將有所底以軍師
之職聞於司金至於建功重於軍師孤之精誠足以達君君之察孤足以不疑但恐傍人淺見以
益測海為地盡足將言前後百選不用之而使此君沈滯治官張甲李乙尚猶先之此主人意
待之不優之效也孤懼有此空聲自實遂亂耳假有斯車亦庶鍾期不失聽也若其無也過備
何志昔宣帝察少府蕭望之才任宰相故復出之令為馮翊從正卿任似於左遷上使侍中宣意
曰君守平原日淺故復試君三輔非有所問也孤揆先主中宗之意誠備此事既君崇勳業以副
人意公叔文子與臣俱升獨何人哉後無幾而遷魏郡太守

魏國既建為大司農郎中令太祖議行肉刑

六字从
御覽補
贊何改

其子不與... 其子不與...

其子不與... 其子不與...

其子不與... 其子不與...

其子不與... 其子不與...

其子不與... 其子不與...

其子不與... 其子不與...

脩以為時未可行太祖採其議徙為奉常其後嚴才反與其徒屬數十人攻掖門脩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頃之病卒官子忠官至東萊太守散騎常侍初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終皆遠至世稱其知人

之敗文王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僕曰貴在軍帥文王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殺之子張字傳元少立操尚非禮不動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異痛父不以命終絕世不仕立屋墓側以教後世且夕常至墓前拜輒悲號斷絕墓前有一柏樹常所攀援涕泣所著樹色與凡樹不同詩至哀矣父母生我勞悴未嘗不反顧流涕泣下沾襟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營諸生有密為張刈麥者張遂棄之自是莫敢復佐刈者張門人為本縣所役求張為屬張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禁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捉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見已整衣出迎之於門張乃下道至土牛磨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泣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諸生一縣以為恥同縣管彥少有才力未知名張獨以為當自達常友愛之男女各始生其許為婚彥果為西夷校尉彥後更以女嫁人彥弟張問張曰吾薄志畢願山藪自處姊妹皆遠吉凶斷絕以此自誓賢兄子墓父於帝都此則洛陽之人也豈吾欲婚之本指張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張曰安有葬父河南隨妻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遂不婚邴春為根矩之後也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游學身不停家鄉邑翕然以為能係其先也張以為

春性險俠慕各意多終必不成及後春果無學業流離遠外有識以此歸之張常以為人所行其當歸於善道不可以已所能而責人所不能也有致遺者皆不受及洛都傾覆寇賊起張宗親悉欲移江東張戀墳龍賊大盛乃南遷泰山郡張思土不肯去賊害之漢晉春秋曰張與濟南劉兆字延世俱以不仕顯各褒以父為文王所濫殺終身不應徵聘未嘗西向坐以示不臣於晉也魏略純固傳以脂習王脩龐肅文聘成公英郭憲單固七人為一傳其脩清聘二人自各有傳成公英別見張既傳單固見王浚傳餘習憲二人列於脩傳後也脂習字元升京兆人也中平中仕郡公府辟舉高第除大醫令天子西遷及東詣許昌習常隨從與少府孔融親善太祖為司空威德日盛而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常責融欲令改節融不從會融被誅當時許中百官先與融親善者莫敢收血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曰文舉卿捨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哀歎無已太祖聞之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徙許東土橋下習後見太祖陳謝前愆太祖呼其字曰元升卿固慷慨因問其居處以新後徙賜穀百斛至黃初詔欲用之以其年老然嘉其敦舊有藥布之節賜拜中散大夫還家年八十餘卒郭憲字幼簡西平人為其郡右姓建安中為郡功曹州辟不就以仁篤為一郡所歸至十七年韓約失眾從苑中還依憲眾人多欲取約以微功而憲皆責怒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陽達等就斬約頭當送之達等欲條疏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達等乃止時太祖方攻漢中在武都而達等送約首到太祖宿聞憲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以問達等達具以情對太祖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與達等並賜爵關內侯由是名震隴右黃初元年病亡正始初國家追嘉其重復賜其子爵關內侯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黃巾起原將家屬入海住鬱洲山中時孔融為北海相舉原有道原以黃巾方盛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

其北... 同... 字之說... 每以... 本作為... 增

字美原借政至
度所畏忠也不
得俱有二字
連讀

孝方云徵事
已見霍光傳
今蓋復置故
初

季方云鄭君
門人盧植圖
崔琰

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州縣敢有藏
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魏氏春秋曰政投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邪原匿之月餘時
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
政以其為已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
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
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皆得歸故郡原在遼東一年中
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後得歸太祖辟為
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
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
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太祖乃
止徙署丞相徵事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初置徵事二人原與平原王烈俱以選補崔琰為東曹掾記讓
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

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代涼
茂為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太祖征吳原從行卒原別傳曰

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隣有書舍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
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為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
而為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
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叢之中疑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欲遠游學詣安丘孫松松辭曰君鄉里
鄭君君知之平原答曰然松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鈞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
驪廐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可謂苦藥良鍼矣
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
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君以僕為西家愚夫邪松辭謝
焉又曰交謙之士吾多所謙未嘗若君者當以書相介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為求
師啓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書何為哉乃藏書於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
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續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滂博
海郡則親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
今當違別因見晚餞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松解不致書之意後為郡
所召署功曹主簿時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為計掾彭璆為計吏原為
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嘆之融患其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
解原獨不為請融謂原曰眾皆請而君獨不原對曰明府於某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
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某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
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於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
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為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
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

字美原借政至
度所畏忠也不
得俱有二字
連讀

張按記讓
者官是奉
記讓原不
仁者遠下

介

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已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乃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為戲者哉融無以答是時漢朝峻選政以簡成源乃將家人入醫洲山中郡舉有道融書喻原曰修性保真清虛守高危那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容雋必我祖求定策命懇憫國之將傾不恤緯家之將亡纒紫放流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為已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乃武晏晏居身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原遂到遼東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悲其由已而成淫祀乃辨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為社供後原欲歸鄉里止於三山孔融書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諸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咏久故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福福動靜告慰亂離未已阻兵之雄若某奕爭泉原於是遂復還積十餘年後乃道還南行已數日而度甫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那君所謂中白鶴非鶴鴉之類所能飛矣又吾自遣之勿復求也遂免危難自反國土原於是講述禮樂吟詠詩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十時那亦以傳學為解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以高遠清白願志清淨口無雜言身無雜行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那那之學魏太祖為司空辟原署東閣祭酒太祖北伐三郡單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那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且度皆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那祭酒耳語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謝太祖大喜單履而起遂出迎原曰賢者該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儀虛之心謁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太祖怪而問之時荀文若在坐對曰獨可省問那原耳太祖曰此君名重乃亦傾士大夫心文若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潔公空盡禮以待之太祖曰固孤之宿心也自是之後見敬益重原雖在軍歷署常以病疾高枕里巷終不當事又希會見河南張絕名公之子也其志行有與原符其相親敬令曰那原名高德大清規遊世履然而時不為孤用聞張子願欲學之吾恐造之者當隨之者貧也魏太子為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家事君若不奉世子此典

此語張地則去
後大節之何日
語心受福之
生矣

制也於是乃轉五官長史令曰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匡勵之雖不利賢能不惡惡太子燕會眾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為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眾人紛紜或父或君時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詰之於原原惇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是後大鴻臚鉅鹿張泰河南尹扶風龐迪以清賢稱荀綽冀州記曰鉅鹿張龜字邵虎祖父泰字伯陽有名於魏文選字叔達者莫之能測也宦歷二官元康初為城陽太守未行而卒永寧太僕東郡張閎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閎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敦然似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傳子曰齊相管仲之後也昔那氏有齊而管氏去之或適魯或適楚漢興有管少卿為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節九世而生寧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其贈贈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須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那原相友俱遊學於異國竝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

孝方云原未所
能皆能終
進者義類謹
巖皆非無謂也

烈等至于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

傳子之
不知何去
所出

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為司空辟寧度

子康絕命不宣傅子曰寧往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為廬鑿環為室越海避

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陳組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

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度庶十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為號而內

得而怪之聞知寧所為乃各相責不復關訟隣有牛暴寧中者寧為牽牛者涼處自為

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關訟之聲禮讓移於海表

字彥方於時名聞在原寧之右辭公孫度長史商賈自穢太祖命

為丞相掾徵事未至卒於海表先賢行狀曰烈通識達道秉義不回以桓川陳太

丘為師二子為友時賴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

韓元長皆就陳君學見烈器業過人歎服所履亦與相親由是英名著於海內道成德立還歸舊

廬遂遭父喪泣淚三年遇歲饑饉路有餓殍烈乃分釜庾之儲以救邑里之命是以宗族稱孝鄉

善遠惡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隆行皆成寶器門人出入容止可觀時在市井行步有異人皆別之

州閭承風咸競為善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已後將為改過子既

以赦宥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吉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問此人既為盜長君聞之反與之

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既此盜人能

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恥惡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為善也問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

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失劍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

去懼後人得之劍主於是永失欲取而購募或恐差錯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

老父擊其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于路木自若子之仁請子告吾姓各

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遂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人

也烈歎曰韶樂九成虞賓以和人能有感乃至於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時人或訟曲直

將質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時國土皆親驟乘適烈私館疇

諮政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會董卓作亂避地遼東躬秉農器編於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

樂東域之人奉之若君時衰世弊識真者少朋黨之人互相讒誘自避世在東國者多為人所害

太祖為司空辟寧度

子康絕命不宣

難者皆來就之

以不見成德言

得而怪之聞知

字彥方於時

為丞相掾徵

韓元長皆就

廬遂遭父喪

善遠惡益者

州閭承風咸

以赦宥幸無

布何也烈曰

悔其過懼吾

代擔行數十

去懼後人得

老父擊其袂

吾將以告王

也烈歎曰韶

將質於烈或

諮政令察孝

樂東域之人

烈居之歷年

太祖累徵召

本作者考漢

漢書注可據

方官寫學考

非定也北齊

考考

考考

考考

考考

考考

考考

考考

考考

考考

考考

考考

考考

考考

考考

考考

考考

考考

考考

考考

考考

李玄扶之
之意

者顯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爲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
真正足以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玄即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必
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論道

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 遂下詔曰太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

清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

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義而黃初以來

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

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考德不降則鳴鳥弗聞尚書君
爽曰考

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則曰其有能格鄭玄曰耆老也迫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
不降志與我並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况乃曰有能德裕於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以

秦穆之賢猶思詢乎黃髮况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夫哉

今以寧爲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

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真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

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

使朕虚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

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以曷

爲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

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廚食上道先

奏寧稱草莽臣上疏曰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

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答

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痾寢疾彌留逋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

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

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以禮發遣光寵竝臻優命屢至怔

營竦息悼心失圖思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修章

表是以鬱滯訖于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

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

李玄孫言元
行之道

滋當作
守通耶

才之全實節
勝者喜也

孝之善為
教詳

以未嘗箕股稱
之則當時之人不
皆先坐但胡床
行耳向相傳云
坐板床積久通
有膝痺之指之
慶六以能先坐
莫之

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
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奈稅駕
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膏又年
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聞闔徘徊闕庭
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填於衢路自黃初至
于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為
守節高乎審老疾尪頓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為州吏與寧隣
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阜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
入闈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彊改加衣服著絮
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
識形象常特加觴泫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
深灑手足關於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者

艾智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為守高高士傳

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中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

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

遁俟時而動是以鸞鷲鳴岐周道興隆四皓為佐漢帝用康伏見

太中大夫管寧應一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淵

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黃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間奧

韜古今於胸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王

綱弛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始匿景

藏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化傍流暢於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

皇帝疇諮羣公思求雋乂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

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即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

嘉美其德登為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

父孫中
何錄未
收

漢書

八十志無衰倦環堵篳門偃息窮巷飯糲糊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命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衮職有闕羣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下良佐况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棲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故典賓禮雋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俾於前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絕海內無偶歷觀何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問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敘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

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

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也

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

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後為博士初寧妻先卒

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

本心哉

傳子曰寧以衰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者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歌以原原本世系又多不載每所結姻親知舊隣里有困窮者家儲雖不盈簞石必分以贍救

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教以悌言及人臣誨以忠親甚恭言甚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其柔而溫因其事而導之於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寧之亡天下知與不知聞之感若此不亦至乎時鉅鹿張璠字子明潁川胡昭字孔明亦養志不仕

璠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表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

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

縣太祖為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

累上璠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

版謁璠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

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青龍四年辛亥詔
書張掖郡玄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于川西崑
然磐峙倉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
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

尚書顧命篇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
序注曰河圖出于河帝王聖者之所受事班天下任令于綽連齋以問錞錞

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

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與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

瑞也正始元年戴篤之身巢錞門陰錞告門人曰夫戴篤陽鳥而

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

歲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

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

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

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

來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為司空丞相

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

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

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

昭聞而步涉險遂生於嶠澗之間止生不肯昭泣與結誠生感其義乃止昭因與研桑樹共盟
而別昭雖有陰德於帝口終不言人莫知之信行者於鄉隣建安十六年百姓聞馬超叛避兵入
山者千餘家飢乏漸相劫略昭常遜辭以解之是以寇難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

固被書調丁夫當給漢中百姓惡憚遠役並懷擾擾民孫狼等因

興兵殺縣主簿作為叛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

招集遺民安復社稷狼等遂南附關羽羽授印給兵還為賊寇到

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

川賴昭咸無林楊天下安輯徙宅宜陽

高士傳曰幽州刺史杜恕嘗過昭所居
草廬之中言事論理辭意謙敬怒甚重

徵供河改

可對鵬
鳥集

唐汪之何自
大司農壽躬
見於史至元
幹之波而大

宋本北宋本俱
無此四字

季方云云皆
善年與其完
節且見時史
世襲家久能
然泥而不浮者
也

馬太尉將 正始中驃騎將軍趙儼尚書黃休郭彝散騎常侍荀顛鍾

毓太僕使疑 案庾氏譜疑字劭然桓川人子儼字玄默晉尚書陽翟子疑弟道字德先太

道之孫太尉文康公亮司空 弘農太守何植等 文士傳曰植字元幹廬江人有文學器幹

而彌篤玄虛靜素有夷皓之節空蒙徵命以勵風俗 高士傳曰朝廷以

事且須後之昭以故不即徵後頭休復與使疑薦昭有詔訪於本州評議侍中韋誕駁曰禮賢徵

士王政之所重也古者考行於鄉今顯等位皆常 伯納言疑為卿佐足以取信附下罔上忠臣之

所不行也昭宿德耆艾遺逸山林 至嘉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拜

子纂郎中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顛韋誕並有名尺牘之

迹動見模楷焉 傳子曰胡徵君怡怡無不受也雖僕隸必加禮焉外同乎俗內秉純潔心

有隱者無先河東人也魏略曰先字孝然中平末白波賊起時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

武陽牛小有母光與相扶接避白波東客揚州取婦建安初來西還武陽詣太陽占戶先留陝界

至十人年關中亂先失家屬獨竄於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時太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為亡士

欲遣船捕取武陽語懸此狂癡人耳遂注其籍給廩日五升後有疫病人多死者縣常使埋藏童

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捨拾不取大德飢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

為家科頭徒跣身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曰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為牀布草為其上

至天寒時構火以自炙呻吟獨語飢則出為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而後出於道中避人

相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草茅之人與狐兔同羣不肯妄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

淺河水輒獨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其不狂至嘉平中太守賈穆初之官故過其廬先見穆拜

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國家使我來為卿作君我食卿卿不肯食我與卿語卿不應我

如是我不知為卿作君當去耳先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語其明年大發卒將伐吳有竊問先今

討吳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歌曰祝祝祝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為當殺羊更殺其殺雞邪

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疑羊謂足殺雞謂魏於是後人僉謂之隱者也議

郎河東董經特嘉異節與先非故人密往觀之經到乃奮其白鬚為如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開

乎念共避白波時不先熱視而不言經素知其昔受武陽恩因復曰念武陽不邪先乃曰已報之

知生本

作如故

知生本

作如故

知生本

作如故

知生本

作如故

知生本

作如故

知生本

作如故

知生本

作如故

知生本

作如故

知生本

作如故

知生本

作如故

知生本

作如故

知生本

作如故

列史耿輔以先為仙人也北地傳云謂之性同禽獸並為之傳而莫能測之魏略又載扈累及
與貧者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歷風角身情
常食苜蓿每旬似如五六十年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初累年四十餘隨正方遊學人
謂之得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二輔亂又隨正入漢中漢中壤正入蜀累與相失隨
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黃初元年又徙詣洛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醜駝為障施一廚
林食宿其中書曰潛思夜則仰觀星宿吟詠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嘉平中八九十裁
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裨糧糧盡復出人與不取食
不求美衣弊緇故後一二年病云寒食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是時長安有
宿儒樂文傳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內事於眾輩中最玄默至十六年關中亂
南入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詠到二十五年漢中破隨
眾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體如無所勝目如無所見獨居窮
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寡於廩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
其姓字口不肯言故因號之曰貧也或素有與相知者往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其不癡車
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捕糶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一胸糶一升
而止臣松之按魏略云焦先及楊沛並作瓜牛廬止其中以為瓜當作蝸蝸牛螺蟲之有角者
也俗或呼為黃犢先等作園舍形如蝸牛故謂之瓜牛廬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
有國於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謂此物也

評曰袁渙邴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臣松之以為清蹈非言平躬履清蹈近非言平蓋是貢

禹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名行亞範可謂能弟矣田疇抗節王修忠貞足以矯俗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珩胡昭

闔門守靜不營當世故并錄焉

季方云以貢禹兩龔以諸君意旨顯其待魏室之輕重亦有生矣蓋借祥讓為
篡奪始於漢之二季若效魏咸其開天下後世以巧奪之局一也永祚日見兩朝
故尤謹之而寓其意於論賢出處之間示進退於列傳之先後之際其用心良
苦矣師按龍高兩龔此素絲之節不謂龍龔無餘生也然此段議論
固好

故疑衍
十何改

宋本無殺
及故謂之
瓜牛六字
北宋本有

卷之三

